



Beautiful World

By Kikushiro

全文完整版



本文整理自碇真嗣吧，原文地址：<https://tieba.baidu.com/p/631897423?pn=1>

声明：本文所有权属于百度贴吧 id @kikushiro，本人不具有对本文的相关权利，如果原作者提出要求，本人愿意根据相关要求对本贴进行修改、增补、删除等

Die Besten Wuensche

2022. 8

目 录

1. Rebuild.....	1
2. Tonight.....	10
3. Flesh.....	17
4. Worship.....	23
5. While.....	29
6. Pains.....	35
7. Shower.....	40
8. Care.....	45
9. YUI.....	50
10. Pure.....	57
11. Girl.....	63
12. Temper.....	69
13. Sick.....	76
14. Accident.....	83
15. Circle.....	90
16. Snow.....	96
17. Kaoru.....	102
18. Asuka.....	108
19. Shinji.....	115
20. Rei.....	119
The last thing.....	125
番外 (Another story)	128

本人处女作……咳咳……shinji 主的，有原创角色。时间是动画完结两年后… 下面第一章

1. Rebuild

思念这种东西，大概是使会使人变得无比愚蠢的吧。

永远无法抵达的距离，伸手触碰不到的形状，却还是慢慢地充斥在空间中。

人就一直浸润在这种液体中呼吸着的。

碓元渡捧着一束花在直升机机翼煽起的乱流中走下来，一尘不染的皮鞋踏到这块肃静的土地时，发出一记轻微的碰撞声。

这个时候本来这里人就很少，再加上上周连续的战斗境况，更是再少有人会惦记着死去的人了。在碓元渡视线可及的地方，除了一个已经走得很远的纤瘦身影，再找不到别的拜祭者了。连自己的生死都顾及不到的时候，情感也变得廉价起来了吗？碓元渡扯起一个苦涩的笑容。

心和心之间的隔阂，没有达成的补完，究竟是人的胜利，还是再一次的挣扎。均匀的脚步声贯穿了墓地，像是季风般刺透看不见的高墙，哒哒的声音在落寞的墓碑间碰撞、回响。最后停在了刻有“碓唯”的那一个面前。

“唯！”碓元渡略带沙哑的语句被夕阳染上了暖暖的色彩。我来了。我很想念你。这些没有说出来的话，可不可以变成雨水降下来，融到土里，让你听见。明明知道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还是一点也抑制不住这样的傻念头。

放下花束时，看到地上的那束新鲜的非洲向日葵，碓元渡不自觉地愣了一下。眼镜反射着落日映照下的强光，一时看不清表情。

“双向回路开通，同步率 62.7%，系统正常。”赤木律子双手撑在操作台上：“谐波均为正常值，可以发射了。”

从屏幕上显示身影的清瘦少年怯懦地应着“是。”

“没事的。”葛城美里安慰着双手一直轻颤着的少年：“不会有事的。如果意外外部电源断开的话，靠内部电源也可以支持 30 分钟。而且，不是安装了那个强化诱导模式（induction mode）了嘛。到时候就算你失去意识，它也会代替你战斗的。当然啦，我们还是以保护驾驶员为最优先的。”

葛城美里看着一直低着头的少年，转换了更柔软的语气：“不是测试过很多次了吗，你一直都是很出色的啊，秀崎君！”吉成秀崎更紧地握住了操作扳机：“可是，那只是模拟练习而已。”这句没有底气的话虽然被压得很低，却还是清晰地传到在场的人耳朵中。不过，少年还是深吸了一口气，撇出一句：“我明白了，可以出发。”

葛城少校发出：“EVA 初号机，发射”的指示后，忍不住别过脸去，自言自语般地说道：“真像啊，那两个孩子。”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他才可以驾驶初号机的。”赤木律子头也不回地回答道。

葛城美里双手怀抱在胸前，眉头深深皱起道道褶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美国那边传来的消息真嗣君最快明天才能到。秀崎的第一次实战啊，连没有驾驶员硬上去这一点都如此相像。不过，不管怎么说，两年来科技的进步还是可以给予那个孩子一点帮助的。像是新能源和储存技术的开发，内部电源可维持的时间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不再是以前听上去就让人尴尬的五分钟极限。再加上强化后的诱导模式，是以扳机操作为优先，而神经连经于装载在初号机上的真嗣的傀儡思维模型之上的。科学在第三次冲击后的长足发展，终于为保护人类做出了一点实质性的贡献。不会有事的。同步率也比真嗣第一次坐上去的时候高得多，况且好歹秀崎君此前也是接受了长达 8 个月的同步测试和 4 个月的模拟训练的。

“加油呐！”葛城美里坚定的话，与其说是勉励，更像是命令。随着一阵顿顿的自上边传来的撞击声，面前的隔板降下，从眼前的屏幕上，可以清楚的看到已然全副武装的第三新东京市。秀崎一边不断地在心里安慰自己“这只是练习！”“这只是练习！”一边提醒着自己“不可以掉以轻心，不然会死！”恐惧和不安弥漫在整个 LCL 液体中，吸进肺里的每一口气都压得这个 14 岁的少年生疼生疼的。“EVA 初号机，就这样保持待机状态。使徒你在正

前方12点位置上空平流层，照目前前进速度，预计会在23分钟后与EVA初号机接触。”“是。”秀崎看着仪器上那个正向这边过来的代表使徒的红点，不断想起上周战斗回来的只能称得上一堆废铁的零号机和全身缠满绷带的凌波学姐。他只能强迫自己把注意力放在屏幕右下角的倒计时上，然后极力将想要逃走的想法压下去。

在第三新东京市郊区的专为使徒攻击预备的避难所里，拥挤着各种不安的情绪。人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做着自己的事。甚至有人还在这时候看着书，与其要夸赞他的勤奋，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避世方法。因为两年没有收到攻击，Tokyo-3变得繁华多了，毕竟是个新兴高科技城市，所以现在连这个避难所都显得比以前拥挤多了。洞木光环顾四周，兀自想到。比起上个星期那次，这一次果然大家镇静了很多啊。洞木左边的男生甚至用棒球帽盖住脸，正靠在旅行包上睡觉。这种情况下，真的睡得着吗？有着雀斑的女生忍不住这样想着。比起这件事，自己右边的女生会不会显得有点太亢奋了呢？

“呐！呐！班长，你有没有亲眼见过EVA的机体那？”浅井悠不断摇晃着洞木的胳膊，异常精神地问着。洞木盯着女生闪着光的双眼，轻描淡写地说：“没有啦。”浅井悠嘟起了嘴巴：“真是的，亏你以前还和驾驶员们是同学呢。虽然现在凌波和明日香也在我们班，但是我都不常见到她们的。我以前在美国的时候就特别想见见驾驶员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初号机的……”

洞木轻叹了一口气，想着还是不要告诉他相田和铃原曾经溜出去看过EVA战斗的事好了。说不定浅井悠这个人从美国回来并不是因为母亲工作的调度，而是她自己想看EVA吧。

“班长，你见过初号机的驾驶员吗？”母亲在NERV工作的浅井悠可以轻易地说出“初号机”而不是“那个robot”却碍于机密无从知道驾驶员的状况。

“啊，见过啊。”洞木眼前浮现出真嗣第一天来到班上低着头自我介绍的样子。

浅井悠伸出手掌在洞木眼前晃了晃：“班长干吗一脸担心的样子。不要紧的，EVA和NERV一定会保护我们的。”

“嗯。”洞木捏着校服裙子的一角：“……不过……明日香回了德国还没回来……凌波同学听说又受了伤一直没来学校……碇的话……没事没事……肯定是我杞人忧天了，我们一定会打赢的。”

“请中小學生以班级为单位，居民以居住区为单位集合，负责人请清点人数，第 334 避难所将在 5 分钟后关闭。”人们习以为常的听着广播里的指令。

“喂！那边的小子，不要乱跑了，马上这里就要关闭了。”靠近门口的一个中年大叔冲着一个向出口跑去的身影喊道。洞木这才发现刚刚躺在身边的男生不见了，她连忙拉住站起身来的浅井悠：“小悠，太危险了。”

“我就去看一眼，看一眼马上回来。”

“你这是在用生命开玩笑，我不会允许你去的，不管是作为班长还是你的朋友。”

“班长，刚刚那人——”

“那人大概是去拿什么重要的东西了吧，他很快会回来的，你看，他连包包都没有带，也不像有带着 DV 的样子。”洞木指着那人留下的旅行包：“好啦，现在你给我坐下。”

“初号机离活动界限还有 21 分钟 18 秒。”

“力场干涉波，增幅 124.5%。”

“EVA 初号机力场减弱 0.8%。第一装甲板受损，受损度 E”

葛城美里担忧地瞪着屏幕上的秀崎和捕捉到的 EVA 初号机和那个昆虫状使徒的实战画面。秀崎的抽泣声从扬声器里传出来，让在场所有的大人都揪紧了心。

“力场减弱 1.1%。初号机离活动界限还有 19 分 45 秒。”

赤木律子抓过话筒喊道：“秀崎君，冷静一点。小心不要让使徒的那个闪光的触角碰到你。”

正说着的当下，伊吹就惊慌地喊道：“遭了，使徒电信号干涉系统与 EVA 初号机发生接触，强度不可测……啊~”

一阵电流闪现在键盘上，吓得伊吹尖叫起来，随即战斗指挥室的大屏幕变成了一片雪花。

“kuso！”葛城美里狠狠地敲着桌子，又是这样，上次零号机就是因为这样失去联系的。

“现在实行 B-2 计划。”赤木律子飞快地在键盘上敲入一串代码后，重接捕捉到的战斗

画面传到了屏幕上，扬声器里传来秀崎带着哭腔的呼喊：“听得到吗，这里是 EVA 初号机……怎么办……怎么办。”

“秀崎君，冷静一点，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吗？我是赤木博士。”

“恩……”秀崎吸着鼻子说道：“听到了。”

赤木律子松了一口气，看来应对使徒的反干涉方案成功了：“秀崎君，你听我说，现在按一下那个红色的按钮，你知道在哪的吧？”

“恩……啊……”正说着，使徒的突然袭击让初号机跌到一边。葛城美里抢过律子的话筒：“秀崎君，你快按那个键啊，不然我们无法看到初号机里面的图像，也得不到你的同步率啦”甚至无法对强化诱导模式进行有效的监测，一旦转到由它控制，和暴走没有什么两样。

夹杂着沙沙声的扬声器里传来的话让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冷气：“可是，我已经按下去了……哇。”

使徒朝初号机右臂发射了光柱状攻击。

“EVA 初号机右臂损伤，回路断开，受损度 89.4。右臂战斗能力失去。已将控制神经断开。离活动界限还有 15 分 12 秒。”

秀崎凄厉的哭喊声伴着顿击声传来，葛城美里下达指令：“听着秀崎，到回收点去，快点，快去！”

“可是，让初号机回来的话……”日向支支吾吾说道。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难道留在那里当活靶。”赤木律子闭上了眼睛。

葛城美里咬着嘴唇“EVA 初号机，撤退！”

跌跌撞撞爬起来的初号机向着预订回收点而去，脑子里一片空白的秀崎全然没有留意到身后使徒的动向，直到葛城小姐喊道“小心后面！”才回头瞟了一眼。可是，这时候，已经被踏踏实实地踢到了，一股剧烈的冲击力让初号机不受控制地偏离回收点朝一边滑去。

秀崎本能地闭上了眼睛，听到那句“让开，前面有人！”才睁开来。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指挥室的人看着初号机就这样撞塌一座座建筑物朝着一个人影冲过去。

竟然还有没有去避难的人！秀崎眼看着自己马上就要压倒前面那人了，无论他怎么喊着“让开！快让开！”那人就是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他只能拼命地想着“停下，快停下来！”拼命扯着操作杆往上拉，眼泪弄花了整个脸。尽管如此，初号机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扬起的巨大的风甚至吹掉了那人头上的棒球帽，它在天上打了几个转然后掉落在瓦砾之上，就在所有人都要绝望的时候，屏幕上那架紫色的机体伸出没有受伤的左手撑住地面，巨大的摩擦使得装甲发出颗颗火焰，然后因为重心不稳而跌倒在另一边，扬起一阵烟尘。

葛城美里抚着自己的胸口，对秀崎说：“干得好。”秀崎慢慢抬起头来，从侧面看了一眼，那个少年模样的男孩子依然在那。

葛城小姐的话在秀崎的心里搅起了一阵漩涡。他无意识地听着葛城小姐说着“打开插入栓，让那个人进来。等下再确认身份。”然后她转向赤木律子，摊了摊双手：“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他就这样出神地按着指令办事，直到有人咕嘟一声进入 LCL 液体的时候，他才觉得一阵罪恶感从心底里犯上来。刚刚明明因为害怕而放开了操作杆，双手抱头闭上了眼睛。明明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

“神经系统发生异状，中枢神经元开始出现拒绝反应。”这是意料之中的反应，毕竟是进去了异物。

赤木律子对着眼前的波状图看了后后，皱起来眉头：“可是，这个数据真是奇怪！”还没等自己看清楚，葛城美里又挤了过来，抓着话筒喊到：“EVA 撤退命令不变，秀崎君你快回来！”然后是再一次的强烈撞击，虽然这次初号机算是用左手挡掉了，但是使徒第二次的信号干扰攻击还是结结实实地打在了初号机上。

在葛城美里一声声的“秀崎君！”叫唤后，大家还是没有搞清楚究竟是失去意识了，还是和驾驶舱的通信中断了，不论是哪个原因，都一样的棘手。

赤木律子转过身来：“EVA 初号机失去联系，暴走的可能性很大。这里所有人员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秀崎君……”葛城美里担忧地捶着台面。“EVA 初号机离活动界限还有 10 分 39 秒，驾驶员情况不明，无法与诱导模式程序取得联系。”

在这十分钟里，初号机就会像是坏掉了遥控器的机器人一样活动了吗？那个所谓的诱导程序也许就像是真嗣的潜意识一样。那么，现在的初号机会按着真嗣的本能来行动吗？如果是那个孩子，他会怎么做呢？赤木律子想道，然后苦笑起来，那不过是一个人为编的还不成熟的程序罢了，难道真的要把所有人的命运寄托在那个之上吗？

虽然连主要开发者都并不信任它，大家还是惊讶地发现初号机笨拙得阻挡躲避着使徒的攻击。看上去甚至比秀崎操作时还要熟练点。葛城美里虽然知道自己的想法很幼稚，还是在心里想着“回来吧，回来吧。”一个不受控制的机器人要自己找到回收点的概率恐怕是 0 吧。

使徒甩过来的一大块大楼的残骸狠狠地砸在初号机面部，几块外壳剥落下来，然后它就这样停止了动静。

“EVA 初号机眼部装甲损坏。损伤度 D。”

“等下……EVA 初号机的神经连接相继断开……”

“怎么可能呐？！”赤木扑过来看仪器上的指数。就算是秀崎失去意识的话，也不可能断开所有的神经连接。难道说！“为什么初号机不动了，难道刚刚的攻击连诱导系统也损坏掉了！”葛城美里提高了嗓音的分贝。

“不。”赤木律子转过身来，面对着葛城“也许从一开始那个系统就损坏掉了。”

葛城美里一时之间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只见停下运动的初号机突然起身躲避过了使徒的攻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EVA 再启动！”

“离运动界限还有 9 分 11 秒。”

“怎么回事，这些数据！”日向头上都渗出了汗滴。

葛城美里看着初号机凌厉的动作，完全无法思考“怎么可能！”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初号机抬起右臂，随着泛出的类似与摩擦产生的火花，右臂从组织到皮肤再到装甲重新覆盖上了蓝紫色的机体。

“右臂……复原！”伊吹瞪大眼睛说道。“初号机 A.T Field 展开，正在中和……不，已

经侵蚀。”

“果然！”赤木律子扶了扶眼镜。

初号机一个空中翻转跳跃避过使徒掀起的各种乱石残骸，单膝跪地落下身来，拣起之前被使徒打落的来福枪。

“不行，那个已经坏掉啦！”葛城美里冲着初号机的影像喊道。

初号机将它扛在肩上，调整了一下身体的平衡后做了些许的准心调整然后按下扳机。然而枪口并没有任何弹药弹出，此时使徒已经全速在向初号机冲过来。扔掉来福枪，左肩上的装甲升起打开，初号机随即用刚刚复原的右手拔出高振动粒子刀（Progressive Knife）。敏捷得弯腰闪过使徒到处伸展的触角，用右肩撞击使徒身体，接着惯性和助跑的冲击力讲使徒掀翻在地。接着双手握住离子刀，毫不犹豫地刺了下去。

“使徒……使徒沉默！”指挥室随即传来一阵欢呼声。

葛城美里仍旧愣在原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赤木律子盯着屏幕上停下动作的 EVA，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赶上了吗。

碓元渡向伊藤司令说明了自己这两日的行程：“前日去为妻子扫墓，昨日去军部汇报了关于零号机的情况。此外，军本部那边说明天将有一位特别人员转属过来，希望我们以将官级别厚待他。”

伊藤司令看着军部发给自己的文件：“关于这件事，我昨天已经收到正式通知了。好的，你去忙吧。”

“关于今天中午 EVA 初号机的战斗？”碓元渡问及。

伊藤司令出神地看着文件上的一寸照片，回答道：“这件事冬月会跟你说的。作战一课的汇报大概明天才能到。没有什么别的事的话，你出去吧。”

“是”碓元渡还是有点难以忍受伊藤健一郎这个人太过浓重的军队做派。但是，自从两年前那个事件以来，NERV 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再放任不管了。所以调用这个原是联合

国武装部队的将军过来接管这个地方，也不是什么不能理解的事情。反而，保留碇元渡的副司令头衔及其他人的工作职务已经出乎了他的意料。但是不管怎么说，NERV 和 EVA 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也不是那种可以轻易丢弃的东西。人们害怕不能确定是否会来到的第四次冲击，而一周前的事件证实了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必要的。那么，他碇元渡又还是为了什么要继续待在这里呢？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想不明白这个问题。

手刚刚想按下门的开关，那扇金属门却刷得朝一边打开了。

门那边比房间里更亮一点的光线在对面的人身上投射出一个鲜明的轮廓。“好久不见。”碇真嗣微微斜了斜头，微笑着说：“碇，副司令。”

2. Tonight

伊藤司令背着手在真嗣面前踱来踱去：“碇，真嗣……吗？”

“是。”真嗣面无表情地回应道。

桌上的人员转属表格静静地躺着。

碇真嗣，17岁，两年前离开NERV到美国。之后一直由联合国国家安全情报部门保护，两年来在美国接受着正规训练，似乎加入了军部，并且被授予了一些军队里面的头衔，就算是名誉上的，从那份通知上来看，也是不能小觑的。至于去美国的原因，上面说是因为腿伤需要治疗，但怎么看那都和两年前的第三次冲击有关吧。

“今天的事我需要你的解释！”伊藤在真嗣面前站定。

“是。在初号机与使徒的接触中，我被允许进入插入栓。在驾驶员失去意识的情况下，擅自驾驶了EVA初号机。事情就是这样的。”

伊藤打量着眼前的少年，看来两年间已经成熟了不少啊，谈吐间有了军人的风范：“我们接到的指示是你明天才会到达。”

“事实上我乘坐的客机是前天抵达第三新东京市的。”平静的语调，“有一些私人的事，要去处理。”

“既然到了，为什么不先和NERV取得联系？”

“正像您得到的指示，碇真嗣来报到的时间是明天上午8点。”伊藤从鼻子里呼出一口气来：“那么，现在你为什么在这里？”

“因为行李丢在了避难所，”听不出感情的话，“身上只剩NERV的ID卡了。”连帽子也不知道被吹到哪里去了。

伊藤被真嗣的这句话带出了一个宽厚的笑容，说到底，不过只有17岁呢，他瞟了一眼真嗣右边胳膊上还未完全结住的划伤，目光从他有些凌乱的衣衫移到脸上，然后抬起手，整了整他的衣领，手指摸了摸他眼角的一大块淤青。

少年禁不住皱了皱眉头，当伊藤触碰到脸上的伤口时。虽然那时的同步率没有达到400%，但是那记正中初号机面部的撞击着实让真嗣痛得牙疼。这也是他下定决心拔了秀崎的神经传

传感器的原因。那时装在初号机里影响协调性的异物，说是吉成秀崎反而更恰当一点。本来只是想提前回来拜祭母亲的，结果就在大街上听到了避难的紧急通知。

伊藤放下手：“去医务处处理一下！——还有，在 NERV 总部为你安排了房间。之后，如果想搬出去住，也可以。”

“是”

“嗯。最后要说的是，”伊藤直视着少年的眼睛：“你干得很好！”

秀崎像是游魂似在走道里向前挪着，被救出来后不久就恢复了意识，至于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自己是记不得了。大概是想着如果是梦就好了，然后就真的没出息地睡过去了。最讽刺的事，葛城小姐以机密为由连发生什么都没有告诉自己。以至于到现在，秀崎还笼罩在一种浓郁的不真实感中，头也疼地厉害。

在内科一课接受了简单的检查没有精神污染的迹象，然后高木医生在接到护士拿来的一份病例后紧张地研究起来，像是打发自己一样让他自己去找佐藤医生检查检查。

虽然的确是没有什么外伤，但是秀崎没来由地觉得身上各处都在疼。停在写有“外科一课”的门外边，秀崎打起精神，敲了敲门。

佐藤裕子并没有像平常一样答着“进来！”而是直接来开了门，见到秀崎后，和蔼地笑了笑：“有事吗？”

“高木医生让我来这里的。”怯怯的声音。

佐藤搭着男孩的肩膀：“那进来吧，动作轻一点。”

秀崎在看到躺在长沙发上斜躺着裹着毯子睡着的男生时，才明白“轻一点”的含义。那人均匀地在睡梦中发出呼吸声。脸上有外伤，露在毯子外边的右手臂上绑着绷带。生面孔，这是吉成秀崎的第一反应。

30 分钟后，佐藤看着秀崎的各项显示没有异常的检查报告，微笑着对面前的男孩子说：“恩……放心吧……小病而已。我给你配的药吃了就没事了。”说着刷刷地开出一堆营养剂的处方交给护士。对于这样的病人，安慰剂是必要的。

佐藤看了看表，倒是另一个的确需要打一支破伤风：“秀崎君，你稍等一下，我去看一下外面的哥哥。”

“嗯，好。”秀崎觉得现在自己好多了，“对了，他是？”

佐藤想了想说：“和你一样，是 EVA 的驾驶员喔。”

秀崎拎着自己的药，看着佐藤温柔地把沙发上的真嗣叫起来，真嗣揉着眼睛直说：“不好意思，时差还没有完全调过来。”

“没关系的。今天下来一定累坏了。”佐藤边打针边说。“不过，要睡的话，回房间去睡比较好。你的房间在左区的一号 301。”

“左区是在？”真嗣努力的回忆着。

“我带你过去吧！”秀崎急迫地答道，“你是今天刚到的吧？我可以带你去。”

“嗯。谢谢！”

和记忆里些须有些出入的过道，那些岔岔出来通向各个方向的支道。在刷开了两道门后总算是有了一点熟悉的感觉。

再过去是病房区，接着就离存放 EVA 的格纳库很近了。

而一直在左前方兴奋地带着路的吉成秀崎，真嗣总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什么地方让他误会了，直到对方问起：“那真嗣哥哥是哪架 EVA 的驾驶员呢？”

真嗣心不在焉地看着墙壁上的区域编码：“啊……初号机。”

“耶~”秀崎惊声尖叫起来：“我也是啊，这么说来，虽然真嗣哥哥比我大，我也算是你的前辈了。”

“啊？！”这么说来，那时在初号机里，真嗣的确也是没有看清楚里面的人。

诶……等等……什么地方……秀崎意识到他们已经进入病房区了，一脸抱歉地压低了声音：“那你知道初号机以前的驾驶员吗？好像关于他的事大家都决口不提的。”

果然有什么地方。

“啊，知道。”真嗣想着要怎么跟秀崎解释：“算是吧。”

“听说他同步率可以和初号机保持 400%，真是不可思议呢，我训练了那么久才只有 60 多一点。还有，真嗣哥哥，我以前因为训练还哭过鼻子哦，那个插入栓里面总觉得有股血腥味，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奇特的气息。”秀崎自顾自地说着，全然没有察觉真嗣想要插嘴的为难表情。

突然之间，真嗣停住了脚步，秀崎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是写着“凌波”的病房：“喔，那是零号机的驾驶员，上次受了伤，好像还蛮严重的。是个漂亮的姐姐，就是不怎么理人。”

“吉成君，为什么要来驾驶 EVA 呢？”不知道为什么就问出了这个问题。

一会儿没有得到答复后，真嗣转过头去看见地下了脑袋的秀崎，许久才听到蚊子般大的声音说道：“听说是被选出来的……本来不想来的……反正，父亲……父亲他也正好是这里的技术人员……”最后的话，不知道是没有讲还是轻到实在听不清了。“真嗣哥哥，你呐？”

真嗣盯着“凌波”那两个汉字：“羁绊……嘛。”

“羁绊！？ ”秀崎重复着这两个字。

“噢！不是。”真嗣回过神来，继续往前走：“大概是因为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

那时，凌波丽飘渺地说出来的话，突然就浮现在眼前了。凌波是因为什么要来驾驶 EVA 的呢？羁绊。羁绊？！……和我父亲的吗？不……和每个人的。以及那时的扎进心里的那句“再见”和女生在月光下闪闪发亮的透明的肌肤。

葛城美里在真嗣房门口见到一起走过来的真嗣和秀崎时，着实吃了一惊：“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起的？”

“嗯，刚刚碰到的。”真嗣有点恍惚地看着很久没见的美里小姐。

“在佐藤小姐那里。”秀崎补充道。葛城美里想起什么似的，略微弯下腰对秀崎说：“吉成少尉在准备室那里等你噢。”

男孩子瞬间两眼放光：“真的，父亲他，他今天有空吗？”

葛城微笑着点了点头：“所以，不要让他久等了。”

“嗯，谢谢，葛城小姐——那么，真嗣哥哥，我先回去了。”

“啊，好的，吉成君。”秀崎一边向来时的路跑去，一边回过头来说：“叫我秀崎就可以了，再见。”

“你不觉得他和你很像吗，真嗣君？”葛城美里转向已经和自己差不多高的碇真嗣。“秀崎那孩子也是母亲很早就去世了——不过呢，他比你幸运的是，吉成少尉比碇司令更懂得与人相处。”

真嗣只是沉默不言。葛城接着补充道：“原来马尔杜克选出来的其它孩子都无法和初号机同步，只是秀崎那孩子第一次哭着坐上去时，初号机突然平静下来啦。”

“真的和自己很像，”真嗣垂下眼帘，“两年前的自己。”

葛城美里一把环山真嗣的肩膀，将他压弯下来，一下不复刚刚的深沉稳重：“你小子装什么大人样啊，明天就搬回来和我住吧。”

真嗣努力抵住肩膀上的压力：“不了。我住在这里他们更放心一点。而且，听说美里小姐正在和加持先生同居中呐。”

葛城放开真嗣，看着眼前样貌和个性都有了很大变化的男生：“那我也不勉强你了。很晚了，明天你还得去学校报到，早点休息。”

“美里小姐也是。”说着转过身去转动门把手。

“真嗣君。”葛城叫住他，“欢迎回来。”

凌波丽用她那赤色的眼睛盯着上面的白色天花板，模糊混乱的记忆仿佛并不是单属于她一个人的。

游荡在房间里的愤恨、快乐和心酸到底是谁的过去。

痛楚并不是那么清醒的东西，它静悄悄地拥抱着身体。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

碇元渡抚摸着碇唯的照片，那张背着三岁的真嗣的唯的旧照片在玻璃下面反射着淡淡的光。

缓慢流动着的除了袅袅升起的香烟雾气，还有不听话的思念。

这个赐予自己现在名字的女人，这个在自己面前消失的女人，这个让自己变得狭隘自私的女人。

这个傻女人。

碇真嗣静静地站在落地窗户前，惊讶地发现从他的房间竟然可以直接看到初号机硕大的侧影。

耳朵里塞着耳机，大提琴的沙哑嗓音，轻轻哼唱。音符碰撞着耳膜，从空调里出来的人造风回旋碰撞着素色的床单、孤单的椅子、沉默的冰箱和安静的茶几。

赤木律子放下手头的文件，将身子往椅子后背更紧地靠了靠，摘下眼睛，闭上了眼睛。

台灯下，一杯咖啡已经放凉了。

那个歇斯底里的自己总是在这样的夜里来挑衅理智的承受力，就这样独自待一会儿，不想被她来打扰。

葛城美里看着加持熟睡的侧脸，上面的胡渣像是春天刚刚冒出来的那些坚强的草籽般挺立在下巴之上，从他结实的臂弯里传来均匀的心跳声和年青男子的气息。

她翻了个身，背对着加持，用脊背紧紧贴着他的身体，闭上眼睛。

吉成秀崎忘记了明天要交的作业，忘记了明天 NERV 训练的安排，甚至忘记了今天上午的可怕经历。他只记得刚刚和父亲一起吃的那道金枪鱼鱼片很美味。

他屏住呼吸仔细倾听，假装自己可以听见隔壁房间父亲打鼾的声音。

明日香不顾护送人员在后面提着行李追赶，拼命地往前跑着。

坐了那么长时间的飞机再加上那么长时间的车程，现在的她只想快点冲回房间去洗澡睡觉。什么日程安排，什么入学通知，什么初号机战斗报告，都让他们见鬼去吧。

飞速冲完澡出来的明日香不等头发吹干就横倒在了被褥上面，搂着被子甜蜜地来了一句“Good night!”就爬不起来了。

Good night!

3. Flesh

真嗣在房间内置的卫生间里洗了把脸，然后对着镜子拉扯着衬衫。

原来以为昨晚会睡不着的，完全是多余的担心。差点就连闹钟都没有听到。还好，房间里的冰箱有牛奶和速食食物，待会儿随便打发一下就行了。

拍了拍自己满是水迹的脸，真嗣对着镜子说：“新的一天啊，碇真嗣。”

佐藤裕子敲门进来的时候，正看到真嗣匆忙地往嘴巴里塞吐司，瞄了一眼牛奶杯子外面的水珠，皱起了眉头：“早饭要好好吃啊，去总部的餐厅嘛。牛奶也不热一下。”

真嗣再次扫了一眼床头的钟，然后把杯子里的牛奶一饮而尽，冰冷的感觉让他觉得食道都打了个寒战：“对不起，佐藤小姐，我要迟到了。有什么事情回来再说。”

佐藤叫住了拎起书包要走的真嗣：“等一下。有些事，我想必须先跟你说清楚。”

她看着一脸疑惑的真嗣：“没关系的，班主任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她会先跟大家说明你的情况的。迟到一点没事的。还有，从今天起，我是你的主治医生兼监护人。”

没有听到闹钟声音的今天早上除了葛城美里还有直到 8 点 30 才睁开眼睛的明日香。于是她的尖叫声彻底把这栋大楼给叫醒了。

头发怎么梳都梳不通，就这样让梳子留在头上到处找校服裙子，然后发现洗面奶牙膏面霜都还放在行李里没有拆开来。

怎么可以以这么乱糟糟的形象回学校的，这样那些暗恋自己的男生大概再也不会往自己的储物柜里放情书了吧。好歹也是她明日香两个月后从德国出差的回归第一日啊。

KUSO！

于是，她深呼吸几下，平静下心情。拿出刀切开塑胶袋，找出自己的洗漱物品，然后镇定地将头发梳起扎好，对着镜子刷了几下睫毛膏，才叉着腰满意地对着自己笑了笑。这才是明日香嘛！随后抓起书包奔向车站，她已经不忍再看手表了。

到达学校时，意料当中的静悄悄还是让她咽了咽口水，大步跨上楼梯后，整了整裙摆，

拿出小镜子理了理刘海，然后将书包双手提着摆在身前，淑女的小步走到班级门口，用甜的腻死人的口吻说道：“抱歉，迟到了。”

“啊，你们的事我已经和大家说明过了，进来吧，明日香同学。”几个月不见，班主任似乎和蔼了许多。

明日香“谢谢老师”后跨进了班级，果不出所料地大家对她行了注目礼。几个女生凑到一起小讨论了几句。男生则是彼此交换着眼神。

只是，只是似乎还有什么被忽略了的事情。大家在见到她之后还是没有卸下期待的表情。

想着这些的明日香将书包甩在桌上，坐了下来。

她托着腮扫视着教室和许久不见的同学时，门口再次响起的“抱歉，迟到了”的声音让她一下子振奋起来了。还有比自己更晚的笨蛋那。

“啊，没关系，快进来。你的座位在那边。”

顺着男生的脚步，全班的视线和他一起向明日香移过来。

明日香愣愣地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男生。

柔软的头发的，略略遮住眼睛的刘海，崭新的制服衬衫，还有盖住脸很大一部分的黑框眼睛。不可否认是个干净的男生，但是黑板上这才看到的“转学生”的字样和大家报以的比自己更大的关注让明日香相当不爽。

“难道不该先自我介绍一下吗，没礼貌的转学生先生。”明日香拍案而起。

身后的洞木光班长悄悄扯了扯明日香的衣服：“喂……那个……”这个时候直瞪着对方的明日香全然没有注意到相田他们几个老同学的手势，满脸敌意地站在位子上。

男生愣在那里，想了想，然后扯出一个看不出意味的笑容，抬手摘下眼睛，隐藏在下面的淤青暴露出来。“你好，明日香。我是碓真嗣。请多多关照。”

“好了，明日香同学，我已经为大家介绍过碓君了。额，在你还没来的时候。”班主任摆了摆手，“你们快坐下来。”

“你……你……戴什么眼睛？”明日香结巴地说。

真嗣把眼睛戴回去，继续笑着：“因为近视啊。”然后越过明日香往后走。只听到明日香高分贝的嗓门喊道：“你应该剪头发啦~~~”

上课时，真嗣的电脑上经常跳出各种聊天的对话框，无非是问关于自己是不是 EVA 驾驶员的事，看来以前班上的老同学已经被做过安全情报工作了。

想着早上佐藤小姐的嘱咐，他只得一律回复：不是，对不起。真的不是有意想欺骗你们的，所以，对不起。不过环顾四周，这个班里不知道这件事的人大概只有一半一半吧，看来 NERV 把他安排在这里也是做了长足的打算的。

浅井悠看了一眼那句“不是，对不起”沮丧地低下了头，果然不是那。那天在解除警报后第一时间跑到了战斗现场，结果只看到工作人员回收的最后工作，如果看到初号机的装甲碎片残骸也算是见到了初号机的话，好吧，算是见到了。

但是，在那里见到了那个人哦。碇真嗣。跑得太急没看清楚，撞上了弯腰在那找什么的真嗣君，虽然对方说脸上和手上的伤不是被自己撞倒弄的，果然心里还是很不安呢。

问他是不是在找初号机碎片，对方却摸着脑袋说：“怎么会，在找我的帽子，新买的。”这种不经大脑思考就说出来的傻话怎么看怎么是借口，那么，果然那天他看到初号机了吗。不过肯定不是驾驶员的，那个时候出现在那种地方的话。

早该知道的，浅井悠叹了一口气。

从打开着的窗户里吹进来徐徐的微风，教室里的空气在午后 2 点时酝酿出一种浓烈的睡意。再加上讲台上老师恰到好处的催眠，这个二年 B 班的教室里，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陷入了夏眠状态。

真嗣用完好的左手撑着脑袋发着呆。学校啊。和那里不同的地方。不过说起来，这才是这个年纪的自己应该待的地方才对。

明日香橙黄色的发梢在微风的吹拂下小幅度地摆动着，真嗣出神地望着这些毛发不安分

的小动作。什么都不想，也什么都不做。

明日香突然转过头来，当两个人的视线交汇时，明日香突然用唇语说了一句“Baga！”脸红地转了回去。

现在会在直视对方时逃走的那个人，不是我了吗？真嗣意识到。

葛城美里探进头去：“可以进来嘛，佐藤医生。”

佐藤裕子从里屋走出来：“当然，葛城少校。”

佐藤泡出一杯红茶端到葛城面前，葛城开门见山：“我就不绕弯子了，我是为真嗣的事来的，裕子。”

“嗯，”佐藤自己又给自己冲了一杯：“我猜到了哟，美里。”

“那么，”葛城认真地说道：“我希望继续当真嗣的监护人。”

“美里，你认为 NERV 为什么要在总部为真嗣安排房间？”佐藤在葛城面前坐下“监视吗？我承认这是原因之一。但这也是保护他的手段。”

葛城美里握紧了拳头，的确，明日香同样也被调到了总部居住。

“还有，”佐藤递给她一份上面印有“极秘”的文件，“你看看这个。”

葛城美里随着视线的移动，不禁叫出来：“这是……”

“没错，这是那孩子的身体检查报告。腿上的伤要不是这次急着赶回来的话，还在复健期。”

佐藤放下手中的茶杯：“而且，饮食不规律和精神紧张使他一度得过厌食症。这种病，复发的可能性很大。”

葛城想说什么，却全都梗在嘴巴里。“

他那个房间的对面设有完备的医疗设施，我想以我的专业水平足以成为他的主治医生。当然，我也会好好照顾他的，美里。”

“那么，”葛城把头转向一边：“拜托你了，裕子。”

“什么嘛，100 多度你戴什么眼睛啊” 回家路上，明日香对真嗣发表着牢骚。

“这个其实是佐藤小姐的主意。” 早上跟自己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例如在学校尽量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还有不要和同学发生冲突，现在自己正处于联合国军部的直接保护当中，一旦人身受到伤害，对方可能要负相当严重的责任。然后在出门前提起“真嗣君，你似乎是近视噢，这是为你配的眼睛，这几天带上吧。”

“眼睛也要这样啊，是不是有点过度保护了！” 真嗣犹豫地看着那副和自己不是很搭的有框眼睛。

“不是哦，还是遮一下你脸上的伤比较好。第一天上学不要给人家留下不好的印象” 佐藤裕子微笑着说。

明日香一边倒着走一边和真嗣说着话：“这么说你现在也住在总部咯。怎么也没人告诉我你回来了。”

“是吗？难道不是明日香你自己忘掉了。” 被这么一说，明日香想到昨天堆在桌上的一堆没看的纸页里似乎是有这么个东西。

“话说，为什么要我陪你来这个地方呢？” 明日香扶着栏杆问道。

山丘上的风有点猛，吹得真嗣有点睁不开眼睛，从这里往下去，可以看到整个的第三新东京市。这里是三年前，美里小姐带自己来过的地方。

准点的时候，警报响起，然后一栋栋高楼从地下升起，在黄昏的暮色中闪闪发亮。灯亮起来，然后天黑下去了。“这是我们的城市。我们所保护的城市。” 那时的这句话就像魔法一样，在心里升起了一座美丽的城池。

“明日香，你会后悔吗？像现在这样的世界，” 真嗣的头发被吹乱了“是不是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心里描绘的如果，也许没有一个是和现实重合的。在最开始的地方修改决定的话，一切是不是都会不一样。时常在醒过来的那一刹那，分不清楚是梦还是现实，身处过去还是现在。

“我不知道，”明日香迎着晚风倾吐出话语。“现在我不知道，但是后不后悔并不是当时就可以知道的事情。”

有些声音的确像是沾了魔法一样的，你知不知道，你当时的话，在我看来，就是魔法。

“回去吧，天黑了。”

假如没有灯光、人造的光，星星是多么明亮呀。

真是一种讽刺。

可是，如果没有光明，就感觉没人住。

人类就是因为害怕黑暗，才使用火来赶走黑暗从而生存下来的。

4. Worship

刚刚完成同步测试的真嗣揉着自己的肩膀向 NERV 的内置澡堂走去，这种时候果然还是应该像传统的日本人学习泡澡最舒服了，虽然房间里的淋浴更方便一点。在入口正好碰到出来的秀崎，他在自己之前进行的初号机测试，现在已经洗完了，头发还有点湿漉漉的没有干。

“哟，秀崎！”真嗣叫起了低着头的男孩。

吉成秀崎抬头看了真嗣一眼，仓促地嘀咕了一句“HI，前辈”就夺路而去了。真嗣无奈地看着秀崎的背影，努力思考着自己到底是哪里吓着他了，果然，是因为之前没有告诉他自己是初号机以前驾驶员的缘故吗？

秀崎快速地逃离真嗣的视线范围，停下来时才发现因为紧张刚刚洗完澡的身上又出了一层汗。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是表现得太逊了。

真嗣回来后的第二天进行了 EVA 初号机和二号机的同步测试，换驾驶服的时候，秀崎还和真嗣说了类似“不要紧张！”之类的话。在看到真嗣和 EVA 初号机的同步成绩后，秀崎简直合不上自己的嘴巴了。本来想要以过来人的姿态去安抚真嗣的，本来是想终于自己不再是垫底了，本来想着总算有了可以炫耀的资本。一下子变成了小丑。原本想象着无数遇到初号机驾驶员的情景，自己应该会冲上去要签名的吧。在秀崎心目中，那是偶像般的存在，是自己永远无法超越的标的。他猛猛地跺了一下脚：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在看到等在那里的吉成光辉时，不甘心和无地自容瞬间被愉悦积散了“爸爸，今天也可以回家睡吗？”

“啊，”吉成光辉看着儿子开心的脸，想着那件事还是下次再说吧。

路口再次遇到的长达 50 多秒的红灯让明日香本能地骂出来一句脏话，然后她故意提高嗓门说道“这个磨磨唧唧的交通灯就和某人一样。”没想到这句话还是没有打断真嗣的沉思，胳膊上还缠着绷带的凌波叫了他的名字：“过马路的时候还是专心一点比较好。”

“啊。嗯”

明日香本想对着他的脑袋敲下去的，想想现在大家都不是 14 的小孩子了，边上还有凌

波在场，只好作罢，鼓着嘴跨着大步离开队伍先过了马路。

“呐，凌波，秀崎他是不是在讨厌我？”

凌波眨了眨她血色的眼睛，然后慢慢开始往斑马线上走：“我不知道。”

“是吗？”

“但是，有时候想要接近却不自觉地摆出一副怯懦的表情，这就是人类吧。”凌波转过身来：“过去吧，又快红灯了。”

“嗯。”在绿灯的闪烁中，真嗣向着两个女生跑过去。

晚饭后，吉成光辉在看着电视的秀崎身边坐下，秀崎本能地往一边挪了挪。

“学校里的课业怎么样？”父亲式的问句。

秀崎回忆了一下最近应该没有在学校闯祸，小心翼翼地说：“还好……”然后想着要怎么跟父亲说自己在第一次阶段测验中考砸了最在行的数学的事情。但是不想父亲失望，希望得到表扬的心情一直以来都没有变。

没有想到吉成光辉在一句“再有一年就升学考了，加油啊！”就结束了这个话题。

“零花钱还够用吗？”

“嗯。够的。”

“这个电视剧好像还埋有意思的。”

“对了，我买了些水果放在冰箱里了。”

“啊……哦……”

果然不对劲，这样的谈着不搭介的话题的父亲，甚至连这几天接连回家来住这一点也变得可疑起来了。

“有什么事吗……父亲？”

难道是瞒着父亲的考试成绩被知道了，或者更糟，想要把自己赶回旧东京吗？

“嗯……那个……”秀崎揪紧了自己的裤子。

“爸爸在和一个阿姨交往，我们想……”

秀崎低下头，低低地说：“为什么……问我？”为什么要来问我？为什么现在才来问我？

“数据分析完成，图像为蓝色，确认为使徒。”葛城少校对着屏幕问道：“零号机呢？”

赤木律子回答道：“修复工作只进行到 78%，战斗可用性为 0。”

“让二号机迎敌，初号机待命。明日香，真嗣，了解了吗？”

赤木律子看着好友的倦容：“真嗣君的出战准许还没有下来吗？”

“这种时候了，难道要等到大家都死了，才来什么准许文件吗？所以我就说，最讨厌军部的这种毫无效率的行为方式了。”

“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真嗣君和使徒的再一次直接接触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我知道，所以才讨厌。”葛城为难地说。

“等一下，你们看这个地面部队传来的侦察报告。”伊吹摩耶打开刚到的文件。

“这个是！”赤木律子冲着通信器喊道：“真嗣，快上去把明日香拉回来！”

“喂——律子！”葛城惊讶地盯着失态的赤木律子。

一个小时后的作战会议室葛城烦恼地看着放映的战斗分析：“这种特殊的高压对流看上去就像是——”

“没错，”赤木律子接道：“就像是飞行员会遇到的那种会使身体上的缝隙裂开的压力。身上的伤痕抵挡不了就会裂开。驾驶员和 EVA 同步率越高，这种危险就越大。”

“那初号机和二号机现在怎么样？”

“损伤不是很严重，应该可以在使徒恢复攻击前整備修缮完成的。但是，你准备怎么做。葛城少校？”

“从 N2 弹就可以对使徒造成这种伤害来看，它的 A.T Field 应该大部分用来维持那个防御场了，只要用 EVA 对它进行近距离攻击的话……只是……”葛城没有接下去的话让会议室瞬间笼上了压抑的气氛。

“驾驶员吗？”赤木律子捋了捋头发，“光是擅自让真嗣出战这一项，恐怕就要重新考虑你的少校职务了。不过，我会在报告里为你解释的，毕竟当时是我让初号机发射的。”如果不这么做的话，现在明日香大概得进重症监护室了。赤木拍了拍葛城的肩膀：“其实驾驶员的话，还有一个。”

离使徒自我修复完成 10 个小时，A-17 计划实施前 9 小时 30 分吉成光辉在为初号机的枪支做最后的调试，他知道初号机的数据已经在刚刚被改成吉成秀崎的了。这种事情，并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了的，自己这个只是作为第二监护人的父亲。自己这样一个父亲，或许连儿子的，其他的，事情也决定不了。他看着面前庞大的初号机，就像是看着那天晚上突然说着“为什么要问我？”的儿子，觉得从来都没有这么陌生过。

真嗣在看过明日香没有什么大碍后来到换驾驶服的地方，从初号机上下来 3 个小时了才想起把驾驶服换下来。等他系上衬衫扣子，才发现了窝在角落里的秀崎，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待在那里的。

“秀崎，你！”想问你为什么在这里，但是这时秀崎的心情真嗣却好像非常了解。你不想去的话，不用勉强自己。我代替你去。这种话怎么也说不出口。无法兑现的承诺，比说谎来得更加恶劣。

“明明……”秀崎低声说着：“明明你们比我优秀得多……什么同步率差一点反而可以成功……初号机里有多可怕，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我，我一个人……为什么什么都不和我说，为什么把我当成傻瓜……决定好了的事，还装成询问的样子来问我……”男孩喉咙里越来越大声的哽咽声让真嗣不知所措起来，越来越混乱的话听上去好像不只是在抱怨着要驾驶 EVA 这件事。

“对不起。”这句真嗣想说的话却被秀崎提前说出来了。“不是真嗣哥哥的错……明明哥哥那么优秀的……我其实，我其实……”羡慕吗？尊敬吗？还是不可思议的仰视着？明明

想要靠近，却越来越远的距离……吗？

真嗣蹲下来，“我给你看样东西。”然后卷起右边的裤腿，一道狰狞的伤疤缠在那里，紧紧地拥抱着脚踝。秀崎只是用看的就觉得很疼。

“第三次冲击的产物。”真嗣抓过男孩的手按在伤疤上，不平整的肌肤下有一个硬硬的凸起，很突兀的搁着手指。

“腿骨断裂，里面留下了两颗螺丝。”已经停下哭泣的秀崎吸着鼻子，听着眼前比自己大三岁的人平静地讲着。

“美里小姐胸前也有一道长长的疤痕，明日香的眼睛做过移植，凌波的手臂现在还没有拆石膏。”真嗣放开秀崎的手：“我现在并不是在比谁更加悲惨。我只是想要你明白，每个人呢都是背负着伤痕活下来的。时间让它们变硬，变得坚强，心也是一样。”

秀崎看着真嗣，觉得彼此之间的差距远远不止三年那么少，自己从很久之前就不再有长进了。

“其实我也没有资格和秀崎你说这些，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为什么不肯放过自己呢？为什么不敢原谅自己呢？“虽然只有五十步，但也确实是逃跑了啊”

葛城看着秀崎说着“EVA 初号机，发射”的表情，转头对着真嗣：“你对他说了什么？”

“没什么。”

“啊！讨厌啦，现在小真有心事都不和我说啦。”

赤木律子严厉的说“葛城少校，请严肃点，现在还在战斗中。”

葛城美里只好哈着腰说着“是！是！”“EVA 初号机 A.T Field 全开。同步率稳定。”

“成功进入使徒防御区。”

“秀崎，干得好。”葛城美里表扬道。“不过还是不要掉以轻心哦。”

当初号机对着使徒准准地开完了所有子弹后，所有人都送了一口气。就在这时，仪器上重新检测到的使徒 A.T Field 的反应再次点燃了紧张的气氛，慌乱中，秀崎将高震动粒子

刀丢掉了。

“秀崎，不要愣在那里，现在使徒的 A.T Field 已经被侵蚀了。只要你用全力，普通物理攻击也可以打败它的。”葛城美里担心的喊道。

此时，同样心急如焚的还有吉成光辉：秀崎。

物理攻击，怎么攻击，正思索这个问题的秀崎听到了“使徒，正面进攻”的提示。真嗣冲到屏幕前，双手撑在台面上，毅然说道：“相信我！”伴随着这句话的是初号机用射完子弹的来福枪枪托狠狠地击向使徒的场景，然后巨大的爆炸声后，伊吹宣布“使徒，歼灭！”

“厉害，简直就像真嗣君可以声控初号机一样。”葛城再次开起了玩笑。

赤木律子盯着数据看了一下：“刚刚那下，刷新了秀崎和初号机的同步率记录那。”

碇真嗣站在格纳库的桥梁上，对着走下来的秀崎说着“辛苦你了。”然后努努嘴示意一边等在那里的吉成光辉，秀崎奔过去的时候，他张开了臂膀。

边上的水管开始向初号机喷水，霎时间整个格纳变得潮湿而温润。

“你也是。”

碇真嗣转向 EVA 狭长的双眼。辛苦你了。

5. While

黄昏的太阳斜射进教室的时候给人一种很温暖的视觉感受，灰尘静静地悬浮在桌面上空。

从黑板上被擦落下来的粉笔灰使得房间里充斥着一股略略刺鼻的味道，明日香一个“阿嚏”声让正在擦黑板的凌波停下来道歉“对不起。”

明日香将横在桌子上的双脚放下来，抹着鼻子解释：“不关你的事。是因为冷啦。”

洞木光挤着抹布回应：“是啊，都已经快到十一月份了呢。”

真嗣拉着拖把在地板上画出一条长长的湿痕：“其实明日香你去美里小姐那里好了，我和凌波做完再一起过去。”

明日香撅着嘴：“不要。”

“那你也像凌波一样帮我们快点干完不就行了。”

“不要！”

“真是拿你没办法——对了班长，今天浅井同学有什么事情吗？”

本来今天是碇真嗣和浅井悠值日的。最后确是洞木光替她留下来的。

“就是，就是，小光，最近小悠都一幅怪怪的样子。尤其是今天，我都可以感觉到她身体里泛出来的花痴气场啦。莫非是去约会啦？”明日香一脸坏笑。

洞木踮起脚擦着窗户的上部：“据说是去约会……不过……”

“不过什么，莫非是像加持先生一样的帅哥？呐呐”

洞木放下脚尖，迟疑地说：“很奇怪……她说今晚要和……要和，EVA初号机的，”洞木将视线转向真嗣，“初号机的驾驶员共进晚餐。”“耶~~~~”

“哈？！”

“是吗。”明日香、真嗣、凌波的反应都在洞木光的意料之内。

和班长道别后，三人向加持和葛城的家的方向走去，华灯初上的第三新东京市到处都是闪烁的人造光源，三人的影子长长地拖在身后。

“今晚，浅井同学也要去吗？”凌波一贯没有什么抑扬的语气。

“我倒没有听说啊”真嗣实话实说。

明日香再次打了一个喷嚏：“阿嚏……说不定我们的真嗣先生约了人家吃饭自己却忘记了呢。”

真嗣将脸侧向明日香，突然抓住了她靠自己这边的手。明日香刷的慌了神，语无伦次起来：“你、你、做什么？”

“果然。”真嗣说着放开手，脱下自己的制服外套，拿给明日香：“手那么冷，又一直打喷嚏，小心着凉。”

明日香红着脸：“谁、谁要、你的衣服啦。”

真嗣思忖了一会儿：“你不要我给凌波啦。”

“不行！”明日香立刻夺了过去，仓促的了“谢谢！”快步往前走了一段。

凌波握着书包提手的手更紧地用着力，有种陌生的情绪在身体来乱窜，没有地方可以发泄。从心里泛出的泡泡不断升起，又在没有找到出口后碰着皮肤破裂了。

真嗣转身对着一直愣在那里的凌波：“怎么啦？”

“没什么。”

藤岗静香听到门铃声后，把双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然后将它取下挂在一边，一边说着“请稍等”，一边向玄关走去。停在门口的穿衣镜前理了几下头发，才打开门来。看到门口的人后立刻将笑容的幅度增加了：“快进来吧。”

吉成光辉示意秀崎，然后男孩说着：“阿姨好”将手上的果篮递过去。

藤岗静香本能地想要摸摸秀崎的头，顾虑到对方已经 14 岁了，于是将这个想法打发了。

领着两位进屋后，细心询问起来：“秀崎想要果汁还是可乐？”

“随便”

“可乐吧，静香。”吉成光辉给苦恼着“随便”到底是什么的静香一个台阶。他看了一

眼拘谨地坐在身边的儿子，想着果然这孩子不擅于这种场面啊，不过原来以为秀崎会一口拒绝的，没有想到那孩子却应了下来。对于见见未来的妈妈这件事。

这时，厨房里传来一阵小跑的声音，然后一个清丽的女声冲着吉成秀崎叫唤起来：“啊，没有想到是这么可爱的正太……啊，不，男孩子啊。真是太幸福了。”

藤岗静香无奈地向显然收到了惊吓的秀崎解释：“真是失礼了，她是我的女儿，浅井悠。”

“嗯……”秀崎咽了一口口水：“……爸爸跟我说过了……姐、姐姐的事。”但是没有说过是这副样子的。

明日香在葛城公寓门口将外套扔回给真嗣，葛城美里的生日宴会注定是无比热闹的。站在门外的三人已经听得到里面传来的喧闹声，这种声音在葛城打开门后更直接地钻进了耳膜里。

“秀崎，平常都喜欢玩什么啊？”

“你在学校里是不是很受欢迎的啊，长得这么 cute”

“呐呐，EVA 初号机长什么样？”藤岗静香终于忍不住喊住了浅井悠：“小悠，你给我适可而止吧。不要老是问秀崎 NERV 的事，这是机密。机密！”

浅井悠缩缩舌头：“妈~~我关心一下未来弟弟有什么错啊。”

“我看你关心的不是秀崎，而是 EVA 驾驶员吧，你们这些小孩，就是科幻片和言情剧看多了。”

“我才不像老妈一样一边抹眼泪一边看午夜场呢！”吉成光辉插进母女之间，打起圆场：“好了，静香，小悠。”

“哼，我不跟你一般见识——秀崎，尝尝这个。这是我做的喔！”吉成秀崎对着小悠夹过来的漆黑的不明物体端详了一会儿，迟疑着要不要吃。小小地咬了一口，比想象中的好一点。除了外表奇特外，却是正常的味道。

“秀崎，别客气，多吃菜。哎，那个也很好吃的。”藤岗静香不住地给秀崎夹着菜。筷

子在碗碟之间碰撞出清脆的声音，或许，这就是世间最宁静的声音了。不是任何乐器演奏出来的旋律，也不是什么溪流明月的清唱。只是在这栋普通的住宅里，在四个人之间，静静流淌着的平和的氛围。即使不用说话，即使不用睁开眼睛，即使不用去用力，都可以感觉到。

“静香阿姨做的菜，很像妈妈呢。”吉成秀崎的这句话突然让餐桌安静了下来，随即恢复正常。吉成光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垂下眼帘，这样的话，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

说什么“男人怎么可以不喝酒呢？”，加持良治拼命压着真嗣灌酒。律子实在看不下去了：“你就饶了他吧，逼迫未成年人喝酒和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同罪哦，加持良治先生。”知道真嗣胃不太好的葛城难得也站在同一边：“算了算了，你喝醉了，亲爱的。”

“诶！美里竟然叫加持先生亲爱的啊。”明日香叫起来。

葛城喝了一口啤酒：“你也可以这么叫真嗣啊。”

“这怎么可以！”三人异口同声的说。随即真嗣和明日香对视了一下后一起将目光转到凌波丽身上，被注视的女生显然不知道应该在这种时候说些什么，只能将头低下，任由火热火热的红色漫上自己白皙的脸颊。此时，浴室的门突然打开，吸引去了大家的注意。一只脖子里戴着金属项圈，脖子上挂着毛巾的企鹅一脸自得地穿过客厅，然后旁若无人的进了卧室。

“penpen！”真嗣惊讶地站起身来，“它不是已经……”听说是在第三次冲击时出的事。

葛城露出悲伤的神奇“是啊。它是另一只。”

“是吗。”真嗣有点颓废地坐下来。

“不用这么悲观啦，少年。”加持将双手搭在真嗣肩上“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失去然后得到新的。”

“名字呢？”明日香问着葛城：“小白？卡卡？拉拉？”

葛城大力地将啤酒罐子砸在桌子上，眯着眼睛笑道：“它叫 penpen 哦。”

“诶~~~”

每一个平凡的夜晚的到来总是那么理所当然。

碇真嗣在日志上记下 10 月，然后化掉，写下 11 月 1 日。学校里的制服换成长袖已经整整一个月了呢。无聊的物理课、催眠的历史课，看腻了的班主任，和在同步测试后还得存在的作业。无聊的日子呐！连使徒都不来了。突然意识到这种想法实在很罪过的男生摇了摇头否定了。这样有什么不好。

佐藤裕子敲了敲开着的门：“真嗣，还不睡吗？”

“嗯……做完这个就睡……那个，third impact 冲击的原因么……”笔尖在选项间移来移去，最后伤脑筋地戳了戳头。什么吗，根本就是歪曲了事实的，就像第二次冲击一样。不过嘛，真嗣最后在空格处填上了“B”，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好吧，不要太晚。”佐藤掩上门。

应着“哦！”的男生像答应的一样在 30 分钟后伸了个懒腰，关上了台灯。

借着黑暗中的光还是可以看得见天花板上灯具的轮廓，将手抵在眼睛上的真嗣很快便被睡意击垮，陷入了更深的黑暗当中。做梦了吧。一定是的。LCL 像海一样多的环绕着自己，自己所在的小船摇摇晃晃地漂浮在那里。大得离谱的月亮一半沉在水底，一半苍白地悬在天上。用手捞了一把液体，并不是熟悉的初号机里的味道。一股淡淡的陌生的血腥味，很悲伤，很悲伤。然后，一阵凄厉的哭声传来，真嗣猛地站起身，激烈的动作一下子让船失去了平衡，随着整个人向右斜过去，真嗣屏住了呼吸，准备迎接落水的冲击。

一下子坐起身来的碇真嗣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冷汗沿着鬓角淌下来，头昏昏沉沉重重地压在肩膀之上。

一旦视线辨认出自己的房间后，松了一口气的害怕开始扩散开来，懒洋洋地拥抱着真嗣。然后，在意识更加清醒之后，不安却渐渐积聚起来，代替松懈挤占着内心的空隙。

房门外面嘈杂的脚步声、金属碰撞的声音，还夹着依稀可辨的人压低了声音说话的声音。

“怎么搞成这样？”

“比起去医院，还是这里比较近。”

“再去取 1000cc 血浆来，O 型的”

不由自主走下床的真嗣连拖鞋都没有穿，凭着印象中的方位向门口摸去。意识还未完全清晰的他怀抱着“是梦吧。”的想法，梦游般地扶上门檐，转开把手。

眼前那扇虚掩着的门，也是好多次都出现在自己的梦里。有时候在还没来得及打开的时候就清醒过来，有时候犹豫了很久也没有勇气打开它，似乎也有打开的时候吧。门的那一头是什么。想见的人。可怕的东西。有时只是白茫茫一片，什么都没有。

缓缓触碰到门的手轻轻地颤抖着，当手上的力道传达到上面的时候，连声音都没有发出，它就一点一点移开身躯，被它藏在身后的事实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

中央的手术台上沾满了血迹，旁边的简易床和放到的柜子上也都有人。

声音隐退了，只有红色漫在眼睛里，很扎眼，翻开的伤口，露出里面鲜红的肌肉。胃里一阵抽搐。一股力量想把他往回拉，脚却一步都移动不了。

在狰狞的画面里，辨认出一个熟悉的身影，喉头开始涌上腥味和灼热的酸楚，挪动了两步想看清楚，才发现腿抖到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

世界渐渐暗下来，变成暗红色，斜靠着门“哐”地撞上墙壁，敲击出紧张气氛里突兀的响声，才引起里面慌乱人群的注意。

靠着墙就势跪坐在地上，捂住嘴巴干呕起来。有什么东西钻进思想里，一片空白。

佐藤被响声惊了一下，手术刀抖歪了很大的一弧度。高木直树看了一眼男孩：“铃木，把真嗣带出去。”

一瞬间，真嗣希望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日子真无聊啊”这样，这样该死的话。

11月1日，NERV总部技术一课的专用车在离总部15分钟车程的地方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就近送到本部治疗，4人重伤，1人不治身亡。

同日，吉成秀崎成为孤儿，移居到NERV本部。

11月5日，吉成光辉被追封为中尉。

6. Pains

这个季节的雨水性情和夏天那种很不同，总是显得拖泥带水很多。不情愿地挂在枝头、叶脉之上。被水润湿的街道、驯鸽翅膀扇出的风、洗过一般的电话亭、偶尔呼啸而过的电车，怎么一切沉默都会显得如此合乎情理呢。

身穿黑色礼服的碓真嗣疲软的坐下来，用手按着小腹，小心地皱起一个眉头。

“没事吧。”凌波的黑色蕾丝裙摆随着她的下蹲动作扬起一个好看的波浪。

“哼，好像那种得了风湿的老头子一样。”明日香戴着黑纱手套的双臂怀抱在一起。

佐藤裕子将精 endpoint 的手包从右手换到左手，然后拍着真嗣的肩膀说道：“你先回去吧，正好有辆车要先回去总部。”

真嗣缩着脑袋点点头，然后扶着椅子站起来，在牧师的诵经声中走向那个比自己还要瘦弱的身影，缓缓将他圈进自己的臂弯里，一点一点地感觉绝望从对方的战栗中传来。而自己却连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找不到一句话可以不带锋利的抛向对方。仿佛现在周围的风都是可以轻而易举地划破他的悲伤。已经不再像是 10 岁以下的小孩一样大声哭喊出来，然后在周围人的溺爱中成长下去。妈妈那时候，自己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的，只是在大人的扼腕痛惜中感觉到有一点悲凉而已。于是在对方摸着自己的脑袋说着“真可怜”的时候终于哇哇大哭起来。而现在，吉成秀崎连哭出声音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被巨大的如同幕布般的痛苦压得毫无还手之力。

真嗣放开秀崎，然后转向正被浅井悠扶着的藤岗静香，微微颌首，退出屋内。

“笨蛋，自己那个样子还不是很让人担心。”明日香注视着真嗣的背影。

佐藤裕子不做声，只是将双手搭在女生的肩膀上。救不了秀崎父亲这件事，已经让佐藤裕子动摇了，而更让她觉得自责的是，因为那天无意中看到了惨烈的场面，真嗣的厌食症再次复发了。明明很想握紧手掌，却使不上力气。明明很想做到，却无能为力。明明很想道歉，你却说不是我的错。

如果说有可以怨恨的对象的话，只要将所有的过错和责难都推到他身上，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说着“和我没有关系。”这样，就可以在面对他人时，露出博得同情的表情。这样，就可以抱着怨恨努力的活下去了。真嗣走近那辆停靠在路边的印着 NERV 专用的

汽车旁边，然后，前排的挡风玻璃降下来。

伊藤司令招呼着男生：“吉成父子两的事 NERV 会好好处理的。现在最重要的是摆正心情。”

男子打量着男生瘦了一圈的脸庞“……我们不能让损失扩大啊！”

是指不能再失去初号机的另一个驾驶员了吗？真嗣苦涩地想着，然后应着“是”拉开了后车门。那一瞬间，碇真嗣觉得秋天下过雨的午后，路面水潭上反射进眼睛里的光那么扎眼，扎得忍不住要掉下眼泪来。

后座上的碇元渡往里边挪了挪，用真嗣熟悉的没有温度的声音说着“上来吧。”

明日香这次在闹钟只响了一声的时候便按下了它，然后迅速地翻身起来穿衣服。等到麻利地准备就绪来到真嗣房门口的时候，等在那里的凌波丽侧过身来，对她问候着“早上好。”回着“你早啊，洋娃娃！”的明日香还在思考着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进去的时候顺手推开了门。

真嗣毫不掩饰厌恶的往自己嘴巴里送着吐司的样子让明日香感觉像是在逼着自己咽一只蛤蟆。

听到门口的动静后他放下吐司，尽量让自己显得精神一点，微笑着说“早，明日香，凌波。”

“早上好。”

“不要摆出一副那么勉强的笑容啦，看着就累。”明日香还是那么直白。

“对不起。”

“真嗣君不用为这种事情道歉的。”凌波幽然的语调。

“笨蛋真嗣！”佐藤裕子在三人出发后来到真嗣的房间，看到没怎么动过的牛奶和大半的吐司，深深叹了一口气，将手上的记录册抱在胸前，琢磨着今晚还是再注射营养剂吧。

“今天浅井又不来吗？”

“诶，诶，你们说，会不会她被选为 EVA 的驾驶员了，她平常不都一副花痴地想要见那机器人吗？”

“才不是呢，我听说是家人出事了，不，不，好像是马上就要成为爸爸的男人却突然事故去世了。”在围在一起八卦的男生群体发出“诶~~~！”的时候，明日香叉着腰站起来，冲他们喊道：“在背后随便说别人的闲话，你们！到底有没有身为男人的自觉啊！”

相田剑介凑到真嗣旁边，压低了嗓子：“唉，她不会真的也被选为 EVA 的驾驶员了吧？就像，就像冬二那次一样。”

真嗣只是把朝向窗外的视线转到男生雀斑眼睛的脸上，并不做声。然后，男生像是被默认了一般，更加进一步自己的揣测：“莫非……莫非，在启动试验中不幸发生了意外，她——”

“剑介，你可不可以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哦，好。”

“剑介，”真嗣叫住了准备走的相田，“没有的事，浅井同学过几天就会回来上课了，不用担心。”

相田扶了扶眼镜：“嗯。我知道了。真嗣君你也要注意身体啊，脸色不太好。”

“恩，我会的。谢谢。”

葛城美里翻着手里的文件资料：“律子，秀崎怎么样了？”

“你不是才去看过他吗？”

一直窝在 NERV 总部的房间里，什么人也不见，什么事也不做。虽然藤岗静香希望秀崎住到自己那里去。但是两人毕竟还没有正式结婚。而且，如果第二监护人逝世的话，第一监护人将履行对 EVA 驾驶员的抚养义务。也就是说，现在吉成秀崎唯一法律上的家人应该是战斗一课的高桥贵志先生。

“我是说驾驶 EVA 这件事。”

“本人并没有说要拒绝驾驶 EVA，上头也没有文件下来。所以，秀崎君现在仍是 EVA 初

号机的第二专属驾驶员。”

“只不过……”葛城担忧地说，“不要太小看了那群孩子哦，美里。”赤木律子拿起一边的咖啡啄了一口：“不要把自己的心情强加给他们。或许一直放不开过去，一直限于怨恨里不能自拔的只是你我而已。”

“啊。希望如此。”葛城将身体靠向椅背。

“喂，真嗣，这个是什么？”相田剑介指着碇真嗣滑下去一点的袜子而露出来的伤疤问道。

“没什么，战斗时留下来的疤。”说着，将袜子往上提了提。

室外活动课永远都是那么阳光灿烂的，就算是阴天也好。女生们娇嗔的笑声，男生们挑衅的口哨声，在围栏的两边此起彼伏。时而从薄薄的云层中探出身子来的太阳在地面上顺势划过一条光带，刺透游泳池，穿越人群，直向少年所在的地方攻击过来。裸露在外的腿部感受到阳光的抚摸时，真嗣不由地往里缩了缩，用背部挡住上方的窥视。

太阳的温度，很烫。本来也是无所谓的事，像游泳这样的事，今天却以腿伤为由，向老师告了假。那个人高马大的老师看了无精打采的真嗣一眼就准了，甚至嘘寒问暖地硬要真嗣去医务室歇着。“没关系，我在一边观摩老师的课就可以了。”这么说了以后也就随他去了。

总觉得今天的水特别冷，不用去试，就可以了解到的冰冷刺骨。一下去，就会溺死的。被笼罩上来的无处发泄的不知名的情愫。这样确信着的真嗣一直抱着腿在泳池边坐到了自由活动时间，直到老师、相田依次过来慰问也还是没有要挪动一下地方的欲望。

身上都是水池里溅起的水花和没有关联的流入耳朵中的谈笑。离自己近的一堆男生围着一个有着傲慢语气的人谈论着的话题就像那束规避不及的阳光一样直向真嗣刺过来。

“你母亲真的要再婚了吗？”

“那你不难过吗，对方是怎样的人？”

“哼，谁晓得我妈是怎么想的，反正那人我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还带个小我三岁的拖油瓶儿子。”处于中心的人吐出的不屑和鄙夷的话。“诶~不会是个有钱的中年大叔吧？头发稀

少的那种。”

“正好相反，是个穷鬼，说不定就是吧着我老妈的钱才贴过来的。”

真嗣用眼白瞟了那人一眼，虽然现在大家穿着一样的运动服和短裤，还是那种一眼就能辨认出来的富二代。就算光着身子，也和其他人有着本质的不同。

“不会吧……嗯，不过也不是没有可能，像小岛你家这么有钱。”明明想要反驳却赞同的话，常人可以理解的附和。

“就是，就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吗，我一点也不喜欢他。”被称作小岛的男生扯起一边的嘴角，“真希望出个什么事故啊，这样就不用叫那种人爸爸啦。”

人群中发出的略带不情愿的笑声在泳池的其他人看来不过是哪个男生又讲了一个色色的笑话吧。就像你在电车上或者在小餐馆里时有会看到的场景。只要不知道其中盘算着的真实的罪恶的话。

碇真嗣缓缓站起身来，坐的太久而略略发麻的双腿随着脚步的移动踩在地上，神经有点疼。咽了一口口水，吞下去时，声音出奇的大。

小岛突然感觉到眼前的光线被挡掉后，抬起头来，看到的是一个不太熟的面孔，当他努力在脑海中搜索着这个名字时，只听到对方面无表情的对着自己说：“你，稍微，有点事。”

等到自己懒洋洋地爬起来时，左脸狠狠地遭到了一记重创。

毫不留情的，被愤怒染透的，骨头碰到骨头的。

疼痛。

凌波和明日香在围栏的另一边听到这边的动静而像其它女生一样聚拢过来时，只见到一群人拉扯着拖开压在一个男生身上拼命揍他的碇真嗣，然后一直处在下风的那个不认识的男生借着站起来的冲劲向真嗣扑过去，拖拽着他一齐向泳池倒了进去。

溅起的巨大水花，像是降下来的又一场雨。

7. Shower

碇真嗣犹豫地按了号码，那边的响声那么大而突然，不出所料的，接电话的并不是父亲。

真嗣表明了身份并让其转给碇副司令。当时，突然冒出这样的想法，完全就不是父子见的对话吗，传达一个命令，还是一个应酬？当碇元渡的声音沿着电话线传过来的时候，竟然一时答不上那一句“什么事？”不温不火，永远都是这样，好像没有夹杂任何感情。

“学校里……有些事……你、你来一下？”用的是问句。

“非要找我去吗？”虽然有问的语气，却像是命令。

“……嗯，找监护人也可以，还是你……来吧。”

“……”

“其实，那……算了，就让佐藤小姐过来吧。”

“究竟什么事？”

“我、我……打架了，对方要——”

“我来好了，别给人家惹麻烦。”没有说再见就挂了，如果是佐藤或其他人，应该会问“你有没有受伤？”之类的话。碇元渡的最后一句话仿佛是从10年前传来，心里一阵惊慌。转过身来，一边是气势汹汹的母子两，一边是很伤脑筋的校长。真嗣垂着眼走过来，那个和他儿子有着相同傲慢神情的女妇人用她那夸张的绿色眼影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哎……总算是做对了。

“那个……碇同学，不通知那边真的不要紧吗？”有点年纪的校长觉得脑门有点热。

“啊，没关系。”

不要和同学发生冲突，现在自己正处于联合国军部的直接保护当中，一旦人身受到伤害，对方可能要负相当严重的责任。这些个叮嘱，碇真嗣还是没有忘记的。尤其是，真嗣移动一下右腿，好像伤口被扯到了，不知道瞒不瞒得过。该死！

在接下来的等候中，整个校长室里除了偶尔那个妇人庸俗的电话铃声和她或矫情或呼喝

的答话声，再没有别的什么噪音了。碓元渡近乎破门的巨大开门声使得除了碓真嗣以外的人全都将视线转投向门口，说着“打扰了”的他边向众人走去，边打量了一下那个贵妇身边的男生，就视线可及的面部而言，出手够狠的，这是可以得出的结论。

“碓先生，您是真嗣同学的父亲吧。”大概知晓碓元渡身份的校长怯怯地伸出手招呼对方坐下。

“啊，是的。”趁着坐下去的当下瞄了真嗣一眼，没有什么外伤的样子。这也是当然的，动真格的话，怎么说也算是在军部受过训的。只是用来打架的话，军部那些人恐怕要咬牙切齿了。

“哼！”女妇人将手提包甩在办公桌上：“有其父必有其子。没有教养的家伙。”

窗外那棵树上停靠过几只鸟，刚刚掠过那小块天空的飞机是什么型号的，好像军事课上学过，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了。

真嗣认真研究从校长室窗外可以看到的景物时，那个女人荒唐的讲演已经进行了 25 分钟了。中间碓元渡旁若无人地接听了一个 NERV 的电话，更是让女人暴跳如雷。而后，她自己也像变脸似的用腻死人的语气接了一个电话，继而再接再厉她的说教。

碓真嗣和碓元渡大概从来没有对一件事情的态度保持过如此高的同步率过。碓元渡甚至觉得委员会那些人都不及这个女人啰嗦，而碓真嗣是真的开始后悔打了她儿子了。可怜的校长抹着汗，担心着搞不好自己会丢了饭碗。但能够让这个女人闭嘴的种种原因都属于极度机密。最后，碓元渡和碓真嗣说的“对不起”“实在很抱歉”怎么听怎么都没有真正道歉的意思。等到女人和她儿子走出房间后，校长支支吾吾的“这个事件……？”

“没有向总部报告的必要。”碓元渡看了看表。

“是。”

“一起走吧。”叫着一边的少年，如果不抓紧可能赶不上今天的测试了。后半句则是对着校长说的：“不过我对你们招生的准则保留态度。”

继吉成光辉的葬礼后再次和碓元渡同乘一辆车的碓真嗣没有像上次那样不知所措了，又或者是在加上在办公室的时候，这次已经渐渐习惯了长时间的和这个男人共处一室。说是习惯，

也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罢了。两年前来这里的原因很久以前以为自己找到了。就是为了听一句父亲赞扬自己的话。以为只要抱着这句话，就可以生存下去了。傻的可以。那么，现在又为什么还在这里。这个问题，坐在身边的碇元渡也时常问自己。为了完成谁的期望？为了达成自己的愿望？为了在经历了两次冲击后的人类的未来？对别人说的那个理由和埋葬在心里的那一个，长着不一样的脸孔。

突然的急刹车和爆炸的冲击波让真嗣不受控制地像碇元渡身上压过去，而对方条件反射地伸手接住自己的动作还来不及让男生觉得受宠若惊，熟悉的声音已经压迫性地袭来“下车去，快点！”

不容置疑的语气。这个时候的真嗣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小孩子罢了。那些骄傲、那些冷静、那些倔强，在这种场面下变得幼稚不堪。慌张和惶恐占据了整个的心脏。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在这条人烟较少的街道发生了枪战。然后有一个带着墨镜的人说了句“副司令，我带你们到安全的地方”领着两人朝一条小道跑去。

安全科的人吗？平时就一直有察觉跟着他们三人上学的人有点多余，想不到还真的有一天会派的上用场。

“副司令，恐怕是一些恐怖组织或者是暗中反对 NERV 的组织组织了这次行动。没关系的，很快总部就会有人来接应我们的。”那人持着枪在前面探路，几分钟的跑动后，几人已经来到了一条荒废的巷道。比起刚刚已经平静下来很多的真嗣开始回忆着以前学过的应急措施和 NERV 手册上的相关事宜，并且开始环顾起周围的情况来。

无人的巷道，要是在这里遇到伏击就遭了，NERV 倒是破例给自己发了佩枪，但是好像忘在车上的书包里了。就算死在这里，也只能怪自己了，这下……

碇元渡突然抓住自己的手，让真嗣一下子漏掉了一拍呼吸，连父亲在这种时候也会感到害怕吗？就和自己一样。

“喂。你觉得他们这次的目的是什么？”碇元渡问着前边的人。

“大概是冲着副司令你来的吧。引起 NERV 的恐慌或是制造压力都有可能。”正说着，从前边墙角射出来的流弹着实让三人都吓了一跳。接着窜出来的人影不可避免地 and 那名安全

科人员发生了打斗。扭打中的枪响后，倒下的是敌方的那个。

“赤道上空发现不明物体，图像为蓝色，确认为使徒。”葛城立即发出“全员第一战斗准备”的指令，然后对着赤木律子说：“真嗣他们呢？”

“明日香和丽已经回来了……真嗣那边，从刚刚开始就一直联系不上。”

“可恶，偏偏这种时候。”

刚刚才将对方潦倒的人才站起身来，就因为背后遭到偷袭而让手里的武器落到了一边，随即的格挡加反攻倒是起到了作用，当他看清楚攻击他的是碇真嗣，并且另一边还有举起枪指向自己的碇元渡时，他下意识地俯冲过去，在对方开枪没中的情况下，娴熟地一把扭下碇元渡手里的枪，抵住了他的头。抬起头来才看见指着自己的枪口和握枪的少年。太小看他了啊，那个小子。趁自己转移注意的时候捡起了自己的枪吗？

“怎么会暴露的？”男人冷冷地问。

“NERV 安全科的任务是什么，你们事先没有调查清楚吗。保护适格者的人却一句都没有问过真嗣吗。”即使被人用枪抵着也能这么冷静的大概只有碇元渡这个男人了吧。

“是吗？”男人冷笑了一下。

“大叔，说谎的时候不要说太多是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会随便将自己的揣测说出来完全不像是 NERV 那群人会做的事。最让真嗣感到异常的是父亲抓住自己手这一点，果然是想让自己集中注意吗。

“少罗嗦。”被小孩子说教后有点恼怒：“快把枪放下，不然的话。”说着更用力地按着枪口。

切，这种桥段为什么烂俗得像是电视剧一般呢，连说出来的台词都是，真嗣忍不住要骂一些脏话。

“果然。”碇元渡直视着真嗣：“目标是真嗣吗。”

这种情况下要真嗣放下枪的理由，既不逃跑也不开枪的理由。果然只有这一个吗。Kuso，

低估了这对父子呐，枪支开了保险，握枪的姿势也很标准，虽然呼吸的幅度很大，但是握枪的手都没有怎么抖，看来前两年在美国受训的传言是真的。

这时，天上砸下来的稀稀拉拉的雨水让真嗣不得不闭上一个眼睛，流到里面去了。最要命的是，觉得刚刚的激烈动作让腿上的伤更严重了。只是这样站着不动就疼得要命，还要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来。不行，不行，集中精神。这个时候分心的话……

不过，再怎么坚强也不过是个 17 岁的孩子，为了活捉他，自己刚刚都已经亲手杀了一个组织里的同伴了，不可以失败。深呼吸，“把枪扔到一边。我们的目标只是你，不会把他怎么样的。”观察到少年的脸上神色有了些许变化的男人继续说：“你也不想你父亲死在你面前吧。”

这个时候，依旧不露声色的碇真嗣在碇元渡看来是那么陌生，与记忆中的，两年前的都完全不同了。他所知道的碇真嗣是会歇斯底里的哭泣，蜷缩在背光处里不住发抖的少年。不认识的这个少年，被雨水濡湿的头发贴在额头上的少年，沿着枪口直视着自己的少年，碇元渡，忽然欣然微笑了一下。

开枪吧，你一定想这么说。

今天的雨真冷啊。

第三次冲击后，这个城市再次有了秋天。怀念的季节。

你了解我吗？

突然很想睡觉了呢，怎么办？

回去一定会被裕子和美里小姐骂的，明日香也会吧。

你以前不明白我，现在也是一样。父亲。

“哐当”

金属擦着水泥地旋转了几圈，最后停在一个水坑中。

8. Care

“大家都明白这次的作战计划了吗？”葛城美里环顾四周。

赤木律子见大家都不做声“这个计划，一定要机动能力强的初号机做前锋的。”

“我知道。”葛城抓了抓头发。“所以恐怕真嗣君要在被司令审问前先和使徒做个了断了。”

先是瞒着 NERV 让碇副司令代替监护人去处理了学校的冲突，接着又在回来的路上遭到反对 NERV 组织的袭击。要不是安全科的支援即时赶到的话，大概还要背上个违背了保护自身安全最优先的准则，弃械被俘的罪名。最糟糕的是……

“诶诶……啊……轻点，裕子小姐。”

只是这种程度的触碰就疼成这个样子的话，可能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了。

“佐藤医生，腿骨扫描出来了。”

“啊，谢谢。”吸着气让自己的疼痛消减下去的真嗣，朝面露难色的佐藤裕子摆出询问的表情。佐藤并不打算隐瞒真嗣的情况，毕竟他不是秀崎：“固定右腿踝骨的一颗螺钉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松动。”佐藤放下 X 光片子“不过还算好，只要没有移位的话，有办法通过牵引和物理恢复让它重新贴合骨节。”凑过去看了一眼自己的光片却一点所以然也没有看出来的真嗣点了点头。

“刚刚接到作战一课的通知，需要初号机出战。”她蹲下去帮真嗣穿上鞋子：“作为你的医生，我建议你拒绝。”

要怎么应付没有见过没有听过的事？在最初登上初号机之前，真嗣大声责问过这个问题。就算是被写进剧本的桥段也会因为演员的发挥而出现偏离预订的状况。就像是支援的二号机因为一个更换外部电源的据点被使徒破坏了而晚 5 分钟到达预订的地点。就像零号机不慎被打掉的来福枪。这些没有在葛城计划之中的因素和之前种种一起构成了碇真嗣悲剧的一天。使徒连续几下对着初号机右腿的攻击让指挥室的人都倒吸冷气。

“没、没关系……吧？”日向没什么自信地问。

“虽然打了封闭，但一定很疼。”伊吹难过的说。

当零号机的粒子刀贯穿使徒后，初号机瞬间瘫坐在了地上。立刻奔过去的葛城美里看着被技术组人员扶出来的真嗣在踩到地面后便跌坐下来。她拨开人群，俯下身去：“没事吧？！”满头是汗的少年摆着手，拒绝自己的搀扶：“别动我，美里小姐。”随即赶到的佐藤裕子担忧地嘀咕道“不会是螺钉掉出来了吧。”真嗣抬起头，勉强笑了笑：“更糟，我觉得它嵌进去了。”

吉成秀崎扶着墙边，看着混乱的人群收纳 EVA 机体，担架把碇真嗣抬走，然后从 EVA 里下来的另两人向手术室那边跑去。他静静地看着身边的这些上演，格纳库里淡淡地漂浮着一股新鲜的血腥味。他一直这么待着，直到清洗机体的水喷射出来，模糊了视野。

伊藤健一郎扫了一眼一边的碇元渡，然后继续对佐藤裕子的查问：“这么说的话，要完全恢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咯？”

完全恢复吗？佐藤在心里揣摩着这个词，说不定永远都做不到呢。

“是的。先前松动的螺钉因为与使徒的战斗中受到的直接物理攻击而偏离原来的地方嵌入了骨质中。已经进行了手术把它复位。但是介于原来的手术是由美国方面的专家进行的，所以之后的护理和恢复工作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知道了。”伊藤司令将双手交合在桌上，小幅度地揉搓着。这么严重的事故的话，要美国那边不过问也是不可能的。还有，介于真嗣的身份，军部那边也施加了不小的压力。“佐藤医生，还有别的事吗？”

“是。考虑到初号机驾驶员目前的身体状况，我希望司令可以对他之前的错误从轻处理，尽量不要打扰他的休养。”

“可以。”

“另外，前段时间由于吉成中尉的事使得初号机驾驶员的厌食症复发了。这种病，主要还是依靠心理治疗的。”佐藤悄悄看了碇元渡一眼“我希望总部可以允许他暂时搬出去和家人住在一起。”

“这个吗……需要先考虑考虑。没有了的话，你可以出去了。”

“是。”确认碓元渡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后，佐藤退出了房间。

“那么，”伊藤司令将凳子转向“碓副司令……”

相田剑介问着明日香：“今天你的那口子怎么没有来学校？”时，并没有等到他预想中的“你说谁那，笨蛋！”，明日香没精打采地拿出课本：“那家伙受伤了，可以有一段日子不会来学校了。”

“不会是因为昨天和小岛打架的事吧？”

“诶……什么什么？”不知情的人开始议论起来。明日香已经没有要和他们争辩的力气了。然后，浅井悠走进教室，她的出现吸引了一下大家的注意，然后在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打完招呼后，其他人继续干起各自的事来。

浅井悠放下书包，来到明日香的座位边：“那个，明日香同学，秀崎他？”

凌波微微侧过头来。

女生并没有像以往那样意志高昂“……昨天那个警报，所以我有点担心秀崎。”

“没事的。”明日香架起腿：“昨天去的是真嗣那个笨蛋。”浅井悠明显松了一口气。“不过，秀崎那小家伙也很让人担心啊。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有可以倾诉的人，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明日香直视着前边的虚无“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抛弃了。”她转向女生“这种感觉，你们不会明白的。”

潮水打过来的时候忍不住想要后退，哪怕你很清楚它根本对你就是无害的。听着海潮的声音，没有海鸥的鸣叫或是船笛的拉响。

很奇怪的，传入耳中的是自很远很远飘过来的火车的齿轮声。它要驶向哪里？谁在上面呢？随着声响的变大，离自己越来越远的距离。当车头的大灯直打在眼睛上时，强光让人忍不住闭上了眼睛。等到再次张开时，才依稀辨认的出看过很多遍的天花板，旁边还有因为自己的动作而略略摇晃着的药剂袋子。呼出的气息黏在氧气罩上，一会儿又消失不见了。

佐藤裕子将自己伸向碇真嗣视线可及的地方，然后露出一个令人安心的笑靥：“醒了吗。”她核对了一下自己的表，在随身带的册子上记录了一些东西“麻醉的药效还没有过，你可以先睡一会儿。”她向一边包扎得十分严实的腿看了一眼“待会儿可是会疼的。”

闭上眼睛，海潮的声音又在靠近了，中间的杂音听上去好像是医院里那种仪器的滴答声。又或者是，那是自己身体发出的声音。

“裕子……小姐，”微弱的声音把正要离开的佐藤叫了回来。

“嗯？”

真嗣努力睁着眼睛，还是耐不住渐渐消沉下去的意识：“……真奇怪……我……觉得……肚子……饿……了……”

看男生随后再没有动静后，佐藤裕子走了出去。对着门外等候的人说：“大概再有半小时就会清醒过来了。不要吵着他哦。”

“喂，佐藤医生你为什么要对着我说不要吵着他啊？！”意识到自己说这句也很大声的明日香捂住了嘴。

佐藤越过凌波和明日香，对着跟在身后的人说：“浅井同学是吗？秀崎在 303 室，你跟我来吧。”

“麻烦您了。”女生礼貌地鞠躬致意。

在开门之前，浅井悠尽全力想着要如何安慰那个孩子。可是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些平时活跃的脑细胞和滔滔不绝的才能此刻却不知道藏到那个角落里去了。敲门，没有答应。

“我进来咯。”浅井转开的房间里漆黑一片。黑暗就像是要把自己吞噬一般，四面八方的涌进来。

“秀崎……我是姐姐呐……”摸索着在门边触碰到类似开关的东西了，想着按下去的瞬间却突然松开了手。辨认出床边坐着人的浅井悠慢慢地朝人影走过去，然后在床沿磕到小腿时，俯身坐下来，和那个身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沉默。什么也不做地待着。注视着黑暗中虚无的一点，浅井悠只听得到自己的呼吸声和一点点小动作轻微的摩擦声。

人类就是因为害怕黑暗，才使用火来赶走黑暗从而生存下来的。但有些时候，人却更加习惯与黑暗独处而拒绝他人的介入。你看不到，就不算是哭过。我的脆弱，我的外壳下的软弱的心，我的不想被你知道的伤心的事情。都在这黑暗中悬浮着。所以，请你不要来打扰我们。

浅井悠先开口打破了沉默：“其实……我亲生父亲他——”

突如其来的拥抱让女生忘了要继续说下去，在那句话穿透黑暗的瞬间，吉成秀崎突然转过身来，一下子抱住了她的脖子，把脸埋在那里，先是抽泣，然后在女生抚上他的头的时候变成了嚎啕大哭。滚烫的液体顺着脖子流进衣服里。

哭泣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啊。一直一直都在想着要变得更加更加坚强，为他人留的怀抱，可以依靠的肩膀，还有粉饰过的众人面前的自己。

如果可以传达得到，我的心情。

其实，我亲生父亲也是车祸去世的。

9. YUI

伤口是需要时间来平复的。

吉成秀崎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进行和 EVA 初号机的再次同步，而这段时间，碓真嗣已经可以拐着脚到处走了。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是美国那边派来了人员直接“保护”真嗣，不过，平常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动作。

考虑到真嗣的身体状况，目前的同步测试大部分都是秀崎进行的，就像今天，真嗣只是像平常一样依靠着房间里的落地窗户观察着 EVA 初号机的试验。

“情况怎么样了？”难得到指挥室来的碓副司令这次特地来看零号机的傀儡试验二期实验。

“同步率比我们预想地还要好，不过成败还要看完全切断了丽的神经连接后的情况。”赤木律子回答。然后她转问伊吹：“初号机的情况？”

伊吹将零号机的画面缩小一半，再调出初号机的情况放映到屏幕上：“比较稳定，协调率比昨天上升了 0.7 个百分点。”

碓元渡仔细看了一眼初号机的画面，发现了后边站在窗边的碓真嗣。

虽然上次伊藤司令想要让真嗣搬过去一起住，但是为了养伤着想也就放在一边了。现在他再次提起，自己还是没有想好要怎样答复。待在一起只会彼此伤害而已。所以倒不如什么都不做的好。

“脉动逆冲！”

“中枢神经元开始产生拒绝反应。”

“发出停止信号。”赤木律子指挥到：“切断电源”

又是这样嘛，看来傀儡系统仍然是存在着很大的漏洞呢。不过幸好，为了应对暴走，只为零号机加载了两年前的电池，要不然，失控 30 分钟的话，EVA 足以毁掉整个地下城市。

“EVA 零号机切换到内部电源，五分钟后到达活动界限。”挣脱拘束器的零号机咆哮着毫无章法地在实验场所里乱攻击。人们则在耐心等待五分钟的去，一边思忖着实验失败的原因。

“出什么事了吗，律子博士？”

“零号机的试验出了点问题。你只要待在初号机上就可以了，秀崎。”才这么说着，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零号机撞坏了两间格纳库中间的门，冲到了初号机所在的场所。第一次零号机撞向真嗣房间窗户的力量立刻就让玻璃像是水珠一样散落开来。

钢化玻璃虽然不至于划上人，但是砸在身上还是很疼的。真嗣条件反射的在那一瞬间背过身去护住头，玻璃打在背上的时候心里凉凉的，可能那就是升起的恐惧吧。

“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诶？”第一次听到的语气，不再是风平浪静，不再是面无表情。觉得失去了思考的能力。控制不了腿，也控制不住思维。那一刻的惊讶让少年完全忘记了应该对那句话回以的行动。

碇元渡冲他扑过去的时候，碇真嗣只听得见自己心里的“诶？”无限放大般地回想着。除了缩紧胳膊外，他再也找不到应对那双向自己张开的臂膀的方法。

其实，哪怕是一个陌生人，碇也会这么做的。哪怕不是碇元渡，任何一个 NERV 的人也会这么做的。为什么偏偏是你呢？

于是，真嗣只是感觉脑袋上被碎玻璃砸到的地方突突地疼的时候，很惶恐的看着父亲朝自己扑过来。那个宽阔的粗犷的怀抱压住伤口时很疼，可是真嗣完全没有感觉得到。

心里泛起的那阵潮热是怎么回事。

就这样被拥抱着，被保护着。

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比现在更想死去了。就让我死去吧。

结果零号机的第二波攻击被初号机生猛的一拳打散了。墙壁并没有预想般塌落下来，依然倔强地挂在那里。真嗣却因为被扑到时狠狠地撞在了墙上，流了很多血。碇元渡也被玻璃划上了。

真嗣愣愣地看着眼前的父亲，他觉得自己当时的表情傻极了。事实上，轻微的脑震荡让他一直不能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串联起来。只觉得头上被父亲的大手抚着的地方热乎乎的。缓缓、抬手去摸那边的头发，触到了父亲粗糙的指节和粘稠的液体。伸过来一看，全是血。真

嗣顿时皱起来眉头，条件反射地眼底沁出了泪光。

“……痛……”

碇元渡这才想起来松开了手，左手上还留着新鲜的血液。看着真嗣坐在那里，按着头上的弄破了的地方，扁着嘴说着“好痛”，他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好像很多很多年以前，偶尔想起来陪着小真嗣玩耍的他，最后将他的玩具车弄得再也动不起来的时候，还停留在孩童时代的真嗣跌坐在那里快要哭出来的样子。可怜的要死。

“阿拉，爸爸你又做了什么惹哭小真了。”唯总会适时地推门进来，抱起孩子，安抚他，用母亲的方式。

时光穿过那条窄窄的单行道，一地玻璃渣泛着光，空气中弥漫着两个人的血腥味。还有一股让鼻子发酸的委屈。

门开了。那边的光射进来，打在屋内人的身上。

唯。

医护人员将真嗣扶起来，然后过来看着碇元渡被划伤的手：“副司令，您受伤了。”

“啊，我没事。”，我没事，唯。

碇真嗣一度不知道怎么面对凌波丽，当他知道她是碇唯的复制品之后。然而，母亲是谁也无法代替的。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见到的除自己以外的人。

我还没有想的那么远，何况，不是还有第三种选择吗？我也在考虑要不要当个主妇。当然前提是要有合适的人。

他是个很可爱的人喔，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而已。

对残存下来的人类来说，要毁灭人类是很简单的事情。一切都按照命运的安排，我也是为此才会在 SEELE 的啊，这也是为了真嗣。

孩子的名字，男的就叫真嗣，女的就叫丽。

我想让这个孩子看看光明的未来。想让你看到光明的未来。

这是碇唯的最后一句话。

伊藤司令面对美国方面情报科人员的质问时，显得有点底气不足：“这次发生这样的事，我感到万分抱歉。对初号机专属驾驶员保护不周的失误，我们 NERV 日本总部将会承担相应的责任。”

“伊藤司令，” 监察官仍旧义正言辞：“我想，你们在接到初号机专属驾驶员的转属通知时，已经清楚地知道了你们对他的安全富有绝对的保护责任。上次的劫持事件，我们都已经给予了 NERV 最宽容的态度和处理。”

“是。” 伊藤心里盘算着这次恐怕是逃不过了。

“这次零号机试验前就没有人去确保他的安全了吗？”

“是我的失职。非常抱歉。”

“我对你们 NERV 的设施的抗冲击能力也感到很遗憾啊。像那样的攻击就能让整堵墙壁坍塌下来，如果不是当时初号机也正好在进行测试的话，你打算怎么收拾局面，减少损失呢？”

“真的非常抱歉。”

“作为一个军人，我想你应该清楚道歉于事无补。”

“是。”

“军部已经决定择日将碇真嗣转回本部，他本人也将回到美国接受保护。”

“这个……” 伊藤司令惶惶地表示反对。

“这个恐怕不太好吧，目前的情况 NERV 很需要该名驾驶员。” 碇元渡插进话来。

检察官走到碇元渡面前：“恐怕你没有资格说这个话吧，作为他的第二监护人，碇副司令。” 见不再有反对的声音后，监察官接着说：“既然如此，这件事——”

“等一下，检察官阁下。” 众人随即看到了进门来的碇真嗣，扶着墙有点蹒跚地走到中

间。

“我想作为我的第一监护人的佐藤裕子小姐也和碇副司令抱着相同的想法的。”他视线环顾在场的所有人，最后停在监查官脸上：“这次的事只是意外而已，并且也没有造成什么无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碇真嗣，我希望你清楚自己的身份和任务，”监查官并不回避少年的眼神：“你享受的所有权利都是须要遵守规则的。”

“我知道。”同样也是不退缩的口吻。

“真的吗？上次的劫持事件你弃械投降的事，就是你软弱退怯的证明，还是说，”监查官转头看着碇元渡：“为了父亲不顾自身安危，”继而又转向少年：“感情用事的小孩子气？”

监查官已经做好了赢得这场比赛胜利的表情，所以他在听到少年的回答时，难免有点措手不及。

“那么，您认为那种情况下，我开枪射中目标的概率是多少，就当天的视野可见度而言？又或者，您认为我在脚受伤的情况下可以从一个受过训的人手中逃脱的概率又是多少？”

无懈可击的反击，打得对方没有站得住脚的地方。

“还有，就算是父母离婚，孩子的抚养权的判决，法官也会着重考虑孩子的想法。美国不是号称是最尊重人权的地方吗？”碇真嗣更加逼近略略出汗的监查官：“不管怎么样，我现在还是一个刚满 17 岁的未成年人。”

“但、但你目前住在 NERV 本部，你的监护人也是——”

“如果伊藤司令允许，我的监护权可以马上变更成，不，送还给碇副司令。”少年的视线离开彻底失去了底气的监查官，望向一边的碇元渡：“我，我也可以，立刻搬去跟我的父亲住在一起。”

碇真嗣回到学校的时候，多少知道他受伤缘由的同学都抱以了同情加褒奖的眼神，不但有人主动替下了他的值日工作，相田还夸张得要搀着自己下楼梯。

“我们无敌的真嗣先生才没有柔弱到这个地步吧。”明日香站在一边说着风凉话。

凌波丽也帮着腔：“相田君没有关系，他可以自己走的。”

“就是就是，要不他是怎么从 A-3 区到这来的，用爬的。”真嗣只能对明日香的这句话抱以苦笑来赞同。

“剑介真的没关系，”在劝说无用的状况下，只好用了有点无赖的说法：“要不然，下次 EVA 初号机出战时，也让你来扶我好了。”这句话倒是很有效地让相田有点歉疚地放过了真嗣，但还是觉得这样有点对不起相田，毕竟是人家的一番好意。

习惯性地要和两个女生往熟悉的方向走去时，凌波提醒道：“真嗣君，你应该往另一边走才对。”

真嗣不好意思地摸着头：“啊，对哦，又忘记了。那，明天见了，凌波，明日香。”

在走道昏暗的灯光下掏出钥匙，喀嚓声后从门缝隙里露出来的光线让少年停住了动作。低着头对着自己的鞋面发了一会儿呆，拉了拉衣服下摆，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将门推开更大的幅度，走进了房间明亮的灯光里。

“我回来了。”

“噢。”看着报纸的人完全没有要抬起头来的意思。

碇元渡在 NERV 总部也有专用房间，但是他却执意保留了位于第三新东京市 A-3 区的这间普通公寓。第三次冲击后，降职为副司令的他也就少了许多需要彻夜工作的理由，于是回来这里的次数也变得频繁起来了。

碇真嗣走近沙发，将书包放在上面，看了一眼一直用报纸遮着脸的碇元渡，拐着脚进了自己的房间。

说是房间，也是堆放杂物的地方收拾出来的。原本以为作为单身汉生活的父亲会有个多么邋遢的房间。没有想到，整个房子都收拾得很干净。

少年在桌子前面的椅子上坐下，拿起一边的陈旧的铁盒子，边缘上粗糙的锈渣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点感伤。这是昨天从房间角落里发现的，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里面的东西有些是要努力思考才能想得起来来历的。譬如那颗不再有光泽的红色玻璃球，譬如那幅退了

一点颜色的蜡笔画，譬如那叠闪闪发亮的塑料糖纸。都是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碇元渡进到自己的房间里，在那张有些落寞的双人床上坐下，把手里的烟按熄，盯着一边的枕头发呆。刻意留下来不愿扔掉的东西，故意藏起来不想再提起的话题，永远都那么相似的无眠的夜晚。被谁打翻的过去，又不断的被想起。

这个房子里，不断不断地响起，名叫 YUI 的叹息。

双唇轻合。Mama。

第九章 完~

其实我想在这里打上 end 的……

总觉得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直接 end 的说。

虽然到这一章看上去所有人的矛盾都得到了缓解。功德圆满的感觉……

但是呐，我心目中的补完还是没有完成的~

所以在我写到结局之前，不知道这个暴走的故事会有怎样的发展呢~~

大家不要催的太急了~以免影响质量。

好了~在我整天常微分、概率论的时候还是来发文了~

天气变冷了~和文里面的时候很吻合呐~

以后大家可以叫我 kiku 酱~

以上

10. Pure

被冠上了各种形容词的日子，像是“刻骨铭心”的，“突如其来”的，“难以忘怀”的。变成了纪念日，被刻录在时光中，贴上了各式各样的标签，等到需要的时候慢慢翻阅，细细回想，而在这中间流淌着的，更多是是没有特殊标记的平凡的每一天。其实对于第三新东京市这所中学的大部分人来说，生命中的绝大多数时候都充斥着这些平凡的日子，没有同步率，没有 NERV，没有突如其来和措手不及。

被阳光打湿的黑板逆着光，看不清楚也不想看清楚，那些无法反映出头绪来的运算符号和函数定义，与 A.T Field 一样，是只能用“我不明白”来形容的事物。典型数学老师形象的五十岚城此刻又在给这个国中二年级的孩子们出难题了。他狠狠握着粉笔写下公式，从指间滑落下来的粉笔末旋转着静止在地板上。“那么，这道题的解题思路大致就是这样，谁来为我们解答出最后的结果呢？”五十岚掩藏在镜片之下的眼睛环顾教室，搜索着大家目光里的零碎信息，接触到这一探询状锐利目光的人不约而同地闪避过去，除了……

“……那么，吉成同学，你来试一下。”

少年在反射性的答应并站起来后才意识到自己刚刚神游的严重后果，吉成秀崎并不是那种特别擅长应付考试和课堂提问的人，加上刚刚的确是走神了好一会儿，现在的他嘴巴里连象征性的“……呃……嗯”也说不出。

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了。

怎么办。

怎么办才好。

全班大概只有五十岚老师没有体谅吉成秀崎的窘态，继续以礼节性的宽厚微笑等待着从男孩嘴巴里听到答案，以验证自己教学的成功性。秀崎已经抵挡不住那种期待眼光的注视，不自觉地将视线从五十岚老师的脸部往下移，转换成一副羞愧的表情，将“抱歉”从胸口掏出来放在嘴边。用手指抠着桌面，在差不多的时候将那几个音节说出口。

突然……这个要用“突然”来概括的变故，只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在既定的轨道上分岔出来的小路，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拉着我逃离了原本的方向。秀崎因为背上的触感而

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面孔猛地抬起头看着前边。细微的，坚定的，温柔的，一笔一划的，可以辨认的出的。

“……3……7……三十七。”顺着背上可以辨认出来的笔画，呢喃的说出来的数字。

“嗯……很好。”五十岚将先前一直挂于脸上的微笑放大，欣慰地示意秀崎坐下，然后转身将“37”写在等号的后面。

秀崎在坐下的一瞬间开始升起一股特别的感觉，微微侧过头去，后座的女生斜着脑袋，对着男孩绽开一个特真诚的笑容。秀崎感到头顶发热的时候再转过身来已经来不及了。他从耳根红到脖子的番茄脸已经被女生还有看到了整个过程的其他同学的窃窃偷笑完全刻录下来。

答不出问题的男生。在背上写下答案的女生。芭蕉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挺拔的相互拥抱着的文竹，秋天总是显得忧伤的各种落叶，躺在午后阳光里睡觉的大猫，那边又有低着头送情书的穿着校服裙的女生了。这些，还有那些，都是什么滋味。也许，过了这么多年，我们还是这么蠢。没有明白其中的意味。

为迎接新年而准备的文艺演出总会惹得班上几个狂热分子躁动不已。而这次当洞木光班长在讲台上说着我们这次要演舞台剧，而且还是原创剧本之后，这种躁动瞬间席卷了整个班级。

“呐，班长，是不是后宫剧啊？”八卦的人。

“呃……的确男主角有两个要好的女孩子啦。”

“诶~~~那我要演男主角。”爱起哄的男生。

“我想演女主角，可以穿漂亮的戏服。”花痴的女生。

“如果她演女主的话，那我的男主角就算了。”先前起哄男生的挖苦。

“哼！三木你也不照照镜子，就你那样。”女生的反驳。

“好了，安静！”洞木拍了拍桌子，“这次的剧本是由浅井同学写的，所以关于演员的选拔和导演工作，全权由她负责。”

在班长的示意下，浅井悠拿着一叠装订过的纸页上了讲台，象征性地咳嗽了两下后，模仿着大人的口吻说：“其实，这次的演出，男主角我们已经有人选了。”

当女生的目光停留在碓真嗣脸上超过五秒钟后，明日香张大嘴巴说了句“骗人的吧~”男生将托在右侧脸颊的手放下来，回视了一眼那些不明所以的视线，无奈的回问：“为什么是我？”

“这个么……”浅井悠攥着那剧本：“男主角的设定是默默掩藏自己身份，其实是从事危险的工作，驾驶机器人保护我们的城市的男孩子。”

听着浅井的叙述，明日香有一种头上都是黑线的感觉，这女人再这样搞下去说不定会被NERV安全情报局的那群人盯上也说不定。

“啊？！那为什么一定要让真嗣演呢，这种角色谁演都差不多嘛。”虽然知道其中缘由，还是忍不住发问的相田剑介。

“就是，像这种废柴男。”应和声很多。

“咳咳……因为在我的设定里男主角需要有一段大提琴表演。”浅井悠将那些不满回瞪回去。

相田小声嘀咕着：“什么嘛，根本就是照着真嗣写的。”

“还有，”浅井悠看了一眼剧本，“女主角的话，明日香同学——”

明日香听到自己的名字，立马接过话茬：“只要真嗣不对我做奇怪的事情，我来演也无所谓。虽然我在德国的时候，只参加过市级以上的演出，像这种小儿科办家家的活动从来不会放在眼里。但是，作为班上的一员，我还是可以做出牺牲的。嗯，就是这样。”

“……啊……这个……”此刻满头黑线的人换成了浅井悠，心里的小人委屈地撅着嘴：我只是想问一下明日香同学，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而已。但对方都这么说来，也不能不给她台阶下吧，“好吧……那女一号就定下来是明日香啦。”

“哈？！这样一来另一个女主角非凌波莫属了嘛~”在这个年纪，不乏这样的流言。成为流言对象的女生还是像往常一样镇定地端坐着，面无表情地。

明日香摆了摆手：“算了吧，像优生这样的是不会喜欢这种幼稚游戏的，是吧？”

皮肤白皙的女生没有预兆的站起身来，定定地站了一会儿，用平日里惯常的悠然嗓音说着：“我演。”所有人对冰山美人这次的反应都回以难以置信的唏嘘声。

浅井悠扶着额头，阴郁的想着：到底谁才是导演啊。

察觉到自己一直被某个视线注视着的小林秋姬抬手擦了擦汗，放下抹布，转身对着男生：“有事吗？”

“啊……”吉成秀崎显然没有想到女生会这么直接的问：“那个……也没什么……”的确是没有什么，“今天谢谢你。”

秋姬明显是思忖了一会儿，意识到秀崎说的是数学课上的事，“没有什么啦。”注意到男生只是愣着，没有下一步的行动，秋姬又追问了一句：“还有别的事吗？”

“啊？……没，没有。”秀崎的窘迫再次引来女生舒展开一个甜甜的笑靥，他支支吾吾加摆手的样子肯定丢脸极了，就在他刚想走开的时候，秋姬叫住了他。“那个，吉成君这个周末有空吗？”

“诶？！”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秀崎感觉胸口热热的。

“新开的民俗博物馆这周对外试行免费开放，一直想去来着。”女生这样的话，秀崎迟钝地推理着话里的意图。

“问了其他的朋友，都没有时间，你那边怎么样？”等待着回答的女生真诚的望着，秀崎看到她头顶上有一根翘起的不和谐的碎发，鼻尖上因为刚刚的劳动沁出了几颗汗珠，这么近的距离，女生白净的脸看上去有一点毛绒绒的感觉。嗯。“嗯。我去好了。”说完这句话，他看到秋姬表情慢动作的变化，舒展开的眉头以及锁在其间的情绪，应该是对自己笑了，和平常的笑不太一样。但具体是在哪里不太一样，秀崎说不清。

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一样，在下午四点之后，气氛被一种慵懒挤占满了。斜射进来的夕阳染黄了教室的一块，浅井悠感觉身体左侧传来的热度后，往右移了两步，将身体置于阴凉处，其它演员已经走得差不多了，几个主角的戏份比较重台词又多被留下来继续排练。

明日香的部分已经结束，她还是习惯性的留下来等着大家一起离开。此刻的她双手抱头仰靠在后桌上，一副监督大人样的看着真嗣和凌波对台词。

虽然那股子骄傲还是平常的样子，总觉得眼神和肢体散发出一股不满啊。浅井悠瞟了一眼明日香，想道。果然是因为下面的场景是真嗣和凌波拥抱的缘故吗？不就是拥抱嘛，又不是什么尺度很大的桥段，至于吗？浅井导演在头脑里抱怨起来。当时大家刚拿到台本，明日香看到男女主角竟然有接吻的剧情时，那个表情，那个尖叫，那个支支吾吾，那个脸红叉腰，都把小悠吓得不行。

“我怎么可能和他……”说着这句话的明日香突然想起两年前美里不在的那天晚上的事，瞄了一眼大概也想起这个来的男生，不再讲下去。

“哎呀，反正绝对不行。”真嗣也很苦恼：“浅井同学，这就算了吧，你把剧本再改改。”

“好啦好啦，到时候又不会让你们真亲的，只要感觉出来就可以了。舞台那么远，怎么看得清。不是有一种东西叫‘借位’的嘛，借位总可以吧。”

真嗣在自己要下电车前和女生道别，正在埋头涂改着剧本的浅井悠举起手来挥了挥夹着一句简短的“明天见”结束了和男生同行的这段路程，离她要下车的地方还有四站路，那么在此之前把这个场景的台词再润色润色吧。今天排练的拥抱场景也不顺利，过几天再练练。

碇真嗣下车后将外套紧了紧，然后吸吸鼻子向 A-3 区的家，呃，更确切的说是居所吧，向那走去。

腿上的伤已经没什么大碍了，只是右脚着力时还是有一股隐隐的疼痛传达过来，弄得人很不舒服，那种顿顿的刺痛以及每走一步都要不自觉地侧着身体不让整个人的重量压倒左腿上去，此外它也并没有怎么困扰着真嗣。

从 NERV 搬出来已经一个多星期了，习惯了改成和浅井一起坐车回到这里，习惯了一路走过街的沿街店铺，习惯了每天楼下的老奶奶跟自己打招呼，甚至习惯了和碇元渡生活在同一张餐桌上。习惯了的东西，说是习惯了的东西，却还是在细微的地方有着一点不同，细微的刺痛感。

“那个……我回来了。”

“噢。”

语气里的温度还是那么低。一边脱着鞋，真嗣思索了一下，还是补充了一句“……嗯……因为学校里有话剧排练，所以回来晚了。”

“噢。”

“嗯……”长长吐了一口气，没在要说下去，径直进了房间。找不到那个可以接下话去的必要，没有要继续说下去的缝隙，或者说明明站在我面前，却是一副 A.T Field 全开的样子。

11. Girl

阳光射下来的角度细微的变化都是不同的心情，快乐的、悲伤的、不能名状的，一块一块黏贴在行走的路上。

眼角余光偷偷看了秋姬一眼，女生脸上被夕阳镀上了一层亮黄色，很温暖的触感，鼻尖上泛出的一点儿汗渍闪闪的，秀崎有好一会儿忍不住想伸手擦掉它们，想到对方是女生就作罢了。女生显然也是感觉到了这种偷偷的注视，侧过身子，眨着眼睛：“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秀崎立马移开了视线，把脸转向前方，摇着头：“没……没什么……”顿了顿又补充道“你……那个……你的和服很好看。”说完，又东张西望起来。

秋姬礼貌地微笑了一下，道了声“谢谢”，继续从容地迈着小步往前走着。和服浴衣的下摆随着她的移动轻轻摆荡着，右手的布制提包在女生纤细的手指延伸出的绳带下小幅度的打着转。难得见到将头发用精致的发饰固定在头顶上的秋姬，合身的绣着繁复花纹的腰带，以及木屐在十字路上敲出的清越的声响。

秀崎觉得现在这个穿着赤色和服浴衣的小林秋姬不同于以往见到的任何一次。那么轻松地就占领了自己的所有思绪。刚见面时被她的打扮惊得合不上嘴巴，直到女生有点羞怯的解释完：因为民俗博物馆是江户川时代风格的，觉得穿和服会好一点。这让穿着T恤牛仔褲的吉成秀崎完全无地自容，不好意思的抓着脑袋，搓着脚：“这样啊，我什么都没准备呢。”秋姬用袖口遮住嘴角的笑意，凑过去俯在秀崎耳边：“没关系啦，其实是因为上次烟火祭时，有事没能去，不想浪费了这件特定准备的衣服啊。”女生气息很重的话那么近的吹进秀崎的脖子里还是第一次，直接效果是他耳根到脖子红的和秋姬的衣服有一拼了。

博物馆里的东西无非就是一些旧旧的，看不出用途的，一旦看了解说你会发出“噢~~~”的感叹的东西。

问题是你给这个事件，加上了什么时间、地点和人物。

于是，就记得了那句“哇，这个好厉害哦~”

于是，就记得了那个趴在柜台玻璃窗上朝里张望的表情。

于是，就记得了那个时候你顺手牵起我的胳膊让我看那边时，我心底漏掉的那一拍心跳。

被贴上了标签，存进瓶子里，即使在柜子上有那么多个，我还是一眼就可以看到最闪闪发亮的它。

“呐。吉成君，那边有一家神社的，要去吗？”秋姬停下来，小巧的手指指向一条向上延伸的小山道。

秀崎向那边张望了一会儿，也没能从一片郁郁葱葱当中看见神社的影子。不过，女生肯定的表情和说着“去吧去吧”的眼神让他没有拒绝这个提议。

踏进那条被枝叶包裹的小道后，空气变得愈发湿润起来。秀崎的话还是不多，偶尔对秋姬说的“你看那边的石碑”和“这里有种很清静的感觉呢”发出“嗯”“是啊”的迎合声。如果你进到过宽阔无人的密林，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耳朵里不断听到轻微的嗡嗡声，埋伏在四下的虫鸣声，远近不一的鸟叫声，都在头顶旋转着。有时候，仿佛还听得到谁在轻声对你说话。细声细气地，温柔地，轻轻捂住你的耳朵，连那轻轻吐出的气息都很清晰。这段五分钟的路程里，吉成秀崎不断地、不断地吸收着来自秋姬口吻里的俏皮尾音，揉进耳朵里，化进了肌肤深处。

走出林荫小径，雾气散开，变得开阔的视野出现了神社的道场和古旧的门扉。原先被乔木挡去了的夕阳再次照射到两人身上。

“哇！厉害诶，真的有家神社呢，那个晚钟好大好壮观。”秀崎不禁感叹，“厉害呐！”

走在前边的秋姬回过身来：“哈~原来吉成君一直以为我在骗你啊！”女生有点不高兴地嘟起嘴。

“……没……这个，”不知道要做什么说辞，“你不要生气啊。”

“呵呵……”秋姬收回佯装的委屈：“开玩笑的。我没有生气啦。”秋姬双手提着手袋置于身前，悠然地解释：“只是觉得平常吉成君都不怎么合群，对各种祭典也打不起精神来，我想你一定不常来这种地方吧。”

被说中了，在印象中，除了小学班里集体组织的参拜，自己过来的情形，一次都没有过。

秋姬继续：“虽然也许你听起来会觉得幼稚，我还是相信。神明大人会在某处注视着我们。难过的事也好，快乐的事也好，那些我们以为自己独自承受的心情，是被注视着，体谅

着的。独自在黑暗中掉下来的眼泪，不是没有人谅解的。”

“我是这么相信着的。”秋姬眼睛不眨的说完这些话，秀崎看见她眼睛里闪亮的东西，突突的跳动着，然后提起一口气，狠狠地点了下头。“嗯。”

在干燥木头的气息中，听着暮鼓盘旋在空气中，秀崎陪着秋姬虔诚地完成了祭拜、祈福的仪式。秋姬和服裙摆上的穗饰摇曳着，头发上垂下的朱钗吟唱着歌谣。恍然，不知年岁。走时，秋姬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着“啊拉！”停住了脚步，拽住秀崎的袖子：“吉成君身上有硬币吗？”

“……呃……”秀崎在裤袋里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三个来：“……有的。”

秋姬用食指和拇指从秀崎温热的手心挑出其中一个：“嗯，一个就好了。”说着，略略提起裙摆小跑了一阵，将硬币含在掌心，双手合十，闭眼默默祈祷了一阵儿，然后将它置于神社的钱箱。听着它碰撞着其他硬币最后渐渐平息下去平躺下来的声音，女生满意的双手合十拍了两下以表心意。

秀崎不解地问着小跑回来的秋姬：“你刚刚不是已经投过一次了吗，为什么……？”

“虽然神明大人是在注视着我们的，但是他无法直接和人交流，所以才会有神社这样的地方，将我们的心意传达出去。只要诚心祝祷的话，愿望一定可以实现的。”

“哦”应和着女生的说法。秋姬捋了捋刘海：“刚刚那个硬币是你的啊，所以愿望也是替你许的。神明大人感受到上面的心意的话，一定可以保护你的。秀崎君。”

凌波将手环到真嗣腰上的时候，觉得内里有什么东西被掏空了，并没有面红耳赤，也没有双手颤抖，她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容器，只剩下一颗石子在里面突突的跳着，回声清晰。

手触碰到男生的校服衬衫时，对方轻轻的一个颤抖沿着布料穿透沉默的场景，海浪般地将自己完全打湿了，像一个坏掉的娃娃般，再也前进不了一步。

浅井悠用台本卷成的纸卷敲着自己的左手：“停！停！你们两个这样……真是太，太……

我都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了。”浅井抚着额头做叹息状。

凌波将双臂从真嗣身上移开，条件反射般地说着“对不起。”原先一脸木讷的碇真嗣终于将紧绷的脸部肌肉放了下来。

浅井走到凌波身边：“没关系，凌波同学。我们再试一次。”事实上这一幕戏已经排练了不下5次。

“你不要那么僵硬，这一幕戏是讲你们两个冰释前嫌后你上去拥抱男主角的。所以，抱的时候不要怯怯诺诺的，试着把你的感情放进去看。”

凌波仍旧波澜不惊的面孔让浅井并不知道她究竟听进去了多少，她深吸一口气，继续：“那你想像一下类似的场景，譬如……譬如，你有没有和好朋友久别重逢的经历？”

“没有。”

“那就想象一下很累的时候扑向床铺的情形。”女监督半开玩笑地说。

“也没有那么做过。”

“哈？！”浅井这下是真的彻底被打败了。一直气嘟嘟侯在一旁的女一号明日香打了一个哈欠：“小悠你不知道，我们的优等生的生活经历根本就是一张白纸。你还是考虑一下修改台本吧。”

浅井抓了抓头发，仍旧不甘心删掉这段戏：“那我们再试试吧。凌波尽量找找感觉——那个，碇君也放松一点。”最后叮嘱了男主角一句，退后几步，准备进行再一次试演。

“真嗣你要认真演哦，不要找借口趁机占优等生便宜哦~”明日香语调高扬地甩过去这句话。对方只能报以一个苦笑。

“好。”洞木光拍拍双手，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我们再试一遍。各就位。Action。”

碇真嗣深深地用鼻息呼出一口气，等待面前女生的动作。几次下来，结果还是不如人意，与其说是拥抱，不如说是一次无关痛痒的亲密接触更合适。蜻蜓点水般始终进不到主题里面去。在第八次试演“action”后，两人甚至傻傻的对视了10秒也不见凌波有什么动作。明日香原先酸溜溜的调侃也变成了无奈的叹息，洞木班长托着下巴思忖着到底该怎么办。此时最最压抑的当属脚本兼监督的浅井了，她将卷皱的台本一把甩在一旁的课桌上，大步走过去：

“要投入，要激情，明白吗？”她疲倦的面孔被一种不正常的亢奋浸染了。

“不要顾虑其它，不要把观众放在眼里。”谁都听得出来她声音里的急躁，“你是爱他的，爱他就要让他知道，用行动。”这些话是对着凌波说的。

“不就是这样抱一下，有这么难吗！”大概浅井悠说着这句话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她会采取的行动，包括她自己。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整个胸口突然被温暖环抱住的真嗣，对方太用劲了，别说挣脱连后退的空隙都没有留下来，必修加重腰上面的力道才不至于整个倒下来。他双手极不自然的胡乱张开着，不知该摆在哪里，贴在自己胸口的女生，头发有一撮蹭着下巴有点痒。他抿了抿干燥的嘴唇，没能发出什么声音来。然后，其它三个女生都回以了不同程度的惊叹，洞木班长捂住了嘴巴，明日香站起来身子，凌波虽然没什么大动作，血色的瞳孔还是在那一瞬间缩小了一圈。

直到足够久之后，我们的当事人才缓缓放开被她整个扑抱住的躯干，将两侧的头发往耳朵后面撩了撩，然后，随口呢喃着“……那个……嗯……”慢慢羞红了整个脸颊。

女人抿了一口高脚杯里的红色妖姬，伸出舌尖舔了舔唇角留下的液渍，被酒水软化掉的唇膏，三分留在了舌尖，七分黏在了杯口。用左手中指轻轻摩着酒杯，上面玻璃材质的镜面上，冲着向自己压过来的身影微微撇了撇嘴角，硕大的金属耳环从散在肩头的长发间不安的摇曳着，昏暗的灯光里扎眼的不时折射出那么一束强光。

从容逼近的男性荷尔蒙气息随着来人紧贴着自己坐下后变成了持续的热源从右侧源源不断的传过来。“喝酒的女人总是美的。”男人点了酒水后敲着台面浅笑道。

女人也不侧头：“或许你该说，喝醉酒的女人总是美的，加持先生。”

加持良治侧着身子对着邻座这个艳妆的女人：“现在不是在总部，不是吗？”

“所以呢？”女人终于将左脚架起，翘着脚调整了下姿势看向男人。

“不该表现得更符合时间、地点、氛围一点吗？”加持抓了抓头发。

女人微微低头，含着笑意对上加持良治的戏谑：“加持先生的意思是我应该更加性感一

点，还是放荡一点？”

加持直起身子，靠近去，双手撑在台面上，将女人娇小的身躯环在双臂之间，胡渣趁着女人光洁的脸颊，感受到她因为酒劲而微微发烫的皮肤，加持俯在她的耳边：“或者更加忠于自己的感情一点而不是理智一点，宇佐见少尉，啊，不，由美小姐。”

女人依旧淡然的喝着酒杯里残留的红酒，向加持耳朵边吹着气：“你这样就不怕……葛城少校可是会生气的。”

男人听到这个名字稍稍后退了一点，绕着女人打着漂亮卷的头发并不做声。顿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你又不是她，你怎么知道？”

女人转过来，长长睫毛下的眼神饶有意味：“你又不是女人，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呢？”

You don' t know about a girl。

12. Temper

没有办法把过去都作废，傻事做过了就是做过了，心里那一点羞怯懊悔也依旧痕迹清晰，更何况，当时还有其他三双眼睛见证了。

虽然浅井悠用她一贯大大咧咧表情动作夸张的手法将这件事一带而过了，其他人也没有再把它拿出来当做谈资。浅井还是在那天的日志里涂涂改改，前言不搭后语的将自己的心情、事故前因后果交代了三大页纸。然后，在回忆起那个瞬间的时候，愤然地抓一下头，到后来变成了不自觉地扯起一个浅笑。

就算表面上不说，就算还是像以往一样地打招呼、开玩笑、借笔记，也会在一些细微之处隐藏着名之不能的悸动，像是语气的尾音，像是视线的角度，像是变速了的心跳。

浅井在对碓真嗣说着“早上好”的时候，努力压抑住想假装不认识他而逃开去的冲动，拼命显得自然一些。

事后想起来，这些都是太过做作和矫情了。与此相反的，明明本能地想要避开这些带上了尴尬成分的会面，还是每天每天都因为傍晚的来临而略感欣喜。

那十分钟车程的单独相处像是鼓起在风里的鲤鱼旗般似以一种饱满的姿态吸引着视线。但是较于以前大大方方地跟男生打着招呼“一起回去吧”反而变成了慌慌张张地理完书包冲到车站，然后再在那里等足够久的时间，直到可以和略晚一步到的男生一起回去。

要是排练的日子，也非要等真嗣走出教室才赶忙拎了书包追出去。好像和众人在一起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以正常的自己来对他说话，大概只有在真嗣和凌波、明日香道别后，才能小小地恢复一下常态，还有那一段安排在每天日程上的从第三新东京市市立高中到 A-3 区的同车之行。

不被人看到的话可不可以当做没有发生过呢？没有其他人在的，这件事就只属于两个人了。要怎么表达？或者怎么隐藏？

“其实你是一个特别温柔的人。”不好。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的。”好像还是不行。

“我很喜欢你呐！”啊~~~这个肯定不行，这样的话从凌波嘴里说出来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恐怖的效果呢。“呜~~~~”浅井毅然用力划掉了这句话，修改台本是监督的权贵之一，现在变成了浅井掩饰尴尬的手段之一。

总算可以在两个人独处的时候找点什么不奇怪的事情来做了，并且是随时以之为话题的工作。有时候一起讨论台本啥的还能说上好一会儿话的。更多的时候，侧眼看一眼坐在旁边的男生，托着腮望向窗外，耳朵里塞着耳机，长长的线蜿蜒下来延伸到外套的口袋里，会忍不住猜测对方在思忖着什么。反正肯定不会是和自己一样的傻念头。

浅井悠头疼地撇着嘴转着笔头对着划掉了的那句台词始终下不了笔。“怎么了，想不到怎么写吗？”已经熟络了的男声询问着。

浅井没有去看他：“啊~~~这里有句台词不知道该怎么写才好。”

真嗣凑过身去试图看清浅井所指的台词，女生却因为这种无心的靠近而瞬间不知如何反应。避也不是，迎也不是，只能任由心里的不安分涌上来。

“其实我觉得哪一句都可以啊，原来的也挺好。”真嗣袒露自己的想法。

“怎么会呢，女孩子在那种情况下是不会这么说的。”浅井理直气壮。

真嗣坐回位子上，浅浅笑道：“说的也是。这个你们女孩子比较清楚，那你再考虑看看吧。”说着将捏在手里的耳机塞回耳廓。这段谈话便也告一段落。

浅井微微叹气，继续掏挖着自己的少女心思和文艺脑细胞。能够称之为朋友的男生，总会在很多话里用“你们”“我们”来说事，这代表了观念里的一切男女概念，清晰地将彼此放置其间。

浅井悠感觉到真嗣撞着自己胳膊而用疑问的眼光询问时，顺着男生的示意看到了窗户上划上的水痕。从容落下的雨滴因为疾驰的车速而在窗户上划下一道道狼狈而凌厉的轨迹，一种斜率很小的轨迹划着条条直线。

女生感慨着“下雨了呐”之后恍然想起自己并没有带伞。“啊！怎么办，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忘记带伞了。”

真嗣将刚刚自己一直放在座位边的长柄雨伞拿到女生眼前：“这个。借你吧！”NERV 的天气预报总还是很准的。

“嗯，不要了吧。”浅井摆着手：“我家离车站比较近，还是你自己用吧，可不要淋感冒了。”

“没关系的。”

“真的不用了。”女生的态度很坚决。真嗣不再坚持，将伞放回去，“那好吧。”

“那好吧”这三个字却在瞬间让浅井悠有一点小小的挫败感，明明是自己要拒绝的，还要在拒绝之后摆出一副失望的样子，这是我们女孩子都有的矛盾的骄傲，还是我一个人顽固的自作自受。想到这，浅井悠自嘲般地笑了笑。

当广播里报到 A-3 上区站台时，真嗣站起身来，对着低头涂写的女生说着“那么，明天见。”在浅井淡淡“嗯，路上小心”中走向了敞开的车门。

直到要下车的前一站，女生才将台本合上放进书包，侧头望向窗外，从模糊的视野里眯起眼睛开始担忧起来，又变大了呐，而且一时半会儿也没有要停的意思，淋回去肯定要生病的，还是叫妈妈来车站接吧。想着从口袋里摸出手机，低头时却被脚边斜靠着的东西吸引去了视线，一下子愣在那里，拿着手机的左手垂下来搁在腿上，右手缓缓抚上了右边座位边静静依靠着的黑色长柄雨伞。

碇真嗣笑着对楼下的奶奶关切的询问说着“不要紧”就一路湿漉漉地进了电梯，室内温热的气息从四周涌过来，脚趾头在球鞋里动来动去，浸进去的水泡着冷飕飕的。

电梯金属的内壁上照见自己的样子太狼狈，便抬头捋了捋头发，黏在一起的毛发被扯得不那么可怜一点。这才想起来将刚刚一直用来挡雨的书包拿过来检查里面 NERV 的通讯器、资料等，确认没事后松了一口气，又对着化开了字迹的课本、讲义等等皱起了眉头。

开门进屋后，用脚脱下了湿透的鞋子，踩上一边的拖鞋，无奈地看着门口自己折腾出来的一滩水迹，说了句“我回来了。”

“啊。欢迎回家！”听到回应后，真嗣惊讶地望向声音的来源：“裕子小姐？”

佐藤裕子过来接过真嗣的书包和直往下滴水的外套，嘀咕着：“怎么没有带伞吗？也不知道避一下啊。不要紧吧，快去把衣服换了。”

“不要紧的。要是感冒了的话不是还有裕子小姐在这里嘛。对了，裕子小姐今天？”

“哦，你搬过来都一周多了，来看看你，顺便例行检查一下。”

真嗣看到沙发上放着的一些简易医疗器械，点点头：“哦”

“对了，你父亲他今天有工作可能不回来了，晚饭我来帮你做吧。”

“嗯”应着的男生并没有流露出多大的异议，拿着换洗衣服进了浴室。

佐藤手里的衣服将她的掌心塞满了粘腻的感觉，打开冰箱，只能对着里面满满的速食皱起来眉头，房间倒是显得很干净，却是透着那种过于单调简洁的色彩，或者说是潦草。

本来这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但是亲眼看到之后，还是忍不住要困扰一下。她不知道让真嗣回来是不是真的对他好，但是那种情况下这已经是 NERV 最大的胜利了。形式上军部只说在真嗣房间修缮完成之前先搬出去住一阵子，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算是最大的妥协了吧。要做出这样的让步，看来对真嗣的容忍也是最大限度的了。出于一个监护人或者说出于一个母亲来说，佐藤一直希望能够这么做，起码让真嗣能够得到一个可以和父亲相处的机会，哪怕只是彼此伤害也好。但出于一个医者，她是无法不对那些可能对真嗣造成危害的因素视而不见的。

佐藤将外套放进洗衣机旁的篮子，看到盥洗台上挨得很近放着的两根牙刷，安静地，不着痕迹地。有时候，说不定就是该视而不见的，她想。

藤岗静香将水果放在两个人中间的茶几上，对着秀崎的“谢谢”回了句“不用这么客气的，秀崎。看你姐姐就从来不跟我说谢谢，是吧！”

浅井悠却像是没有听到似的仍旧托着腮愣愣看着前边，焦距明显并没有停留在上面的月九肥皂剧上。

“这孩子真是的，在考虑什么呐？”藤岗小声嘀咕着，搓着手回厨房继续对付那一堆碗筷去了。

吉成秀崎看姐姐没什么动静，便也沉浸到刚刚自己的胡思乱想之中去了。从电视里传出的对话随意地听进耳朵里：『呐，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歇斯底里的女二号。

『对不起。』说着抱歉的话的男主角。

『我不要听到“对不起”，这是最差的借口。』

『……我们两个不合适……』对呀，很抱歉你被设定成了无关痛痒的那一个。

『我对你那么好……为……为什么』开始带上了哭腔。

『……真的对不起……』

『我……我是……是真的喜欢……喜欢……你』当时确实是抱着“只要你要，只要我有”的想法对你好的。

『……我知道』可是你知不知道，你给我东西，我并不需要啊。

『……呜……差劲！凉介最差劲了！』男主角略略向前轻轻拥住了开始由哽咽变成痛苦的女人，这么做或许只是作为一个男人的自觉吧，与其他无关。那你要我怎么做呢？从一开始就把这种好意拒在门外？做不到的，不管是出于被人喜欢的那种优越感还是一个敦厚男子的温柔，我都想把每个女孩子的好接收进来，至于到底有没有放进心里去，怕是只有本人知道了吧。

“恋爱这种事还真是搞不懂呢~”秀崎小声地嘀咕着。

“……嗯~~~”悠不自觉地露出的气声让秀崎以为姐姐会笑话自己：“发出这样的感叹莫非我们的小秀崎开始恋爱了？”结果以同样很轻的音调从浅井悠嘴巴里念出来的却是：

“秀崎，你说真嗣君是个怎样的人呢？”

“啊~哦~”留意到浅井悠说这句话的时候仍然是保持着先前双手托腮、若有所思的神情，说是问句不如把它当成窃窃私语比较好，吉成秀崎便也没有用心去回答。“呐~女孩子究竟是怎样的人呢？”反而就顺着姐姐的话讲出了这样一个不痛不痒的问句。

客厅里回荡着那个刻板男主播磁性声音诉说着这个城市每天发生的政治局势和柴米家常，加持良治倚在沙发里面呆呆的看着这一切。

厨房里传来的断断续续的水声终于在一个水龙头被拧上的“吱”声后彻底没有了下文，葛城少校，不，在这里应该说葛城美里小姐擦了擦手拿下脖子上的围裙挂在一边，贴进沙发里的人身边，从背后缓缓地拥住他的脖颈，然后将脸颊恰到好处地埋进男人颈窝。青青的胡渣贴着面颊有一点点疼。

“我们的葛城少校也会有这么小鸟依人的时候啊。”加持抬手抓住了葛城环在自己肩膀上的手，因为刚刚浸在水里的关系而比自己的低了那么两度，冰冰的。

“我也不会想到我还会有围着粉色围裙在厨房洗碗的一天。”葛城轻声回应。

“谢谢你洗了碗，谢谢你倒了垃圾，谢谢你做了晚饭，谢谢你成为一个那么好的女人……”被握在手心的手指被温柔地揉搓着，渐渐被传递过来的温度包围，慢慢接近的彼此的体温，还有浅浅回荡在耳边的那些甜言蜜语。

这就是改变所带来的奖励吗？甚至都要变成以前自己会嗤之以鼻的那些家庭主妇了呢！把喝完的啤酒罐子收拾好，把家里的衣服及时清洗掉，连哪个超市的西蓝花会便宜一点都很清楚。那个在外人看来还是雷厉风行的、干练强悍的葛城在被冠上“同居”这个名词的时候不单只是和一个自己喜欢的旧情人开始一起负担水电房租而已。在你们不知道的地方，改变得更多更多。

“呐~”葛城将一只手抽出反握住加持，“我现在觉得自己好可怜呢。”

“诶？”可怜的不是因为要为你变成一个卑微的女人，“我变得比以前胆小多了。”

“是吗？可是我的美里可以面不改色地对付那些蟑螂老鼠，就连像使徒这样的不明生物也不会让你皱一下眉头。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胆小体现在哪里。”

葛城轻松地挣脱出双手，还原到最先环抱住加持的姿势，“可是我变得很怕一个人。”

不是怕你爱上别人。不是怕你心里不只有我一个。只是害怕在你继续前行的生活中，只有我是被落在了原地的。

很讨厌这样的心情。这样卑微，要落人笑话的心情。

怀着这样心情的自己。真是，最差劲了。

浴室里那件男士衬衫上边晕染开来的枚红色模糊出一个悲伤的形状来。

13. Sick

白天一直在考虑的事情到了晚上也不会那么容易就放过自己。碇真嗣试了好一会儿终于得出一个结论，用意志力刻意不去记那些台词反而会让你更加清醒。

随着文化祭的接近，排练也紧锣密鼓起来，比较庆幸的是凌波最近的状态还算不错，这个利好条件还是振奋了大伙疲劳的神经。

傍晚高强度的脑力加上体力消耗让真嗣觉得很累，可是闭上眼睛却尽是那些台词四处乱窜——这种经历，自从上次在美国参加的那个可怕的英语考试后就没有过了。再加上回来的时候因为把伞借给女生而淋了雨，头重重的。刚刚佐藤医生留下的药忘在客厅，现在更是不想费这个劲出去拿了。忍不住骂了一句“kuso！”翻了个身继续努力地想让自己睡过去。

外面房间传来的关门的声响以及压得很低的叹息声很容易就引起了并没有睡着的真嗣的注意，支起身子听了一会儿后确定是碇元渡后又躺了回去。

不是说可能不回来了吗？闭上眼睛等了好一会儿，却发现外面没了动静。觉得奇怪，起码应该听得到父亲回卧室的开关门声才对。右臂架上额头又呆呆的对着漆黑的天花板发了一会儿愣后，终于小心地起身摸索着套上了床边的室内拖，拉过一边的外套披在身上，在没有开灯的情况下拧开了自己的房门。疑惑着往隔壁紧闭的房门望了几眼，最后在黑暗中搜索后将视线定在了沙发里蜷缩着的那一团黑影之上。

明明天气冷得想要瑟瑟发抖，却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从自己肩膀以下被紧紧环抱在里面的那一团热气。于是攥了攥肩上的外套，把仅存的热量锁得更紧一点，慢慢向人影靠近。脚踝以下的部分被气温凌虐得有了那么一点除了冰冷以外的疼痛感。随着脚步的移动零星地抱怨着起了一个个小疹子。寒冷从指间漫进来，像是病毒一般快速地向内里进犯。

真嗣迟缓的动作最后在沙发前以一个俯身蹲下告一段落。碇元渡重重的呼吸在周围一片寂静中显得有点突兀，真嗣不自觉地就提上一口气屏住呼吸，静静地看着躺在那里的这一个中年男子。

黑暗中凸现出来的轮廓棱角，即使眯起了眼睛也还是看不清表情。那些流窜在褶皱里的细微光线无比沉默地勾画着这个男人该有的冷静和严苛。这种时候就呆呆的看着似乎不是理所当然的行为。可是碇真嗣稍稍思索了一会儿，也想不出来其它更为合理的动作。

拧起眉头，试图转换一下姿势而动了动左脚。不知道是因为寒冷还是蹲得久了稍微一动就立刻被酸麻袭击了神经，还好咬了咬牙露出一个无声的狰狞表情，条件反射般地伸过去扶着右脚。肩膀因为这一动作而倾过了一定角度，挂不住的外套在重力作用下滑了下来。赶紧手忙脚乱地去抓，却因此弄出了更大的声响，要不是训练过的运动神经还算出众，恐怕会摔得很难看才是。

碇元渡喉咙粗粗的干咳以及很大幅度的动作蹭得皮质的沙发一阵吱吱呀呀。“噌”地站起来的男生慌乱得将抓在手里的衣服胡乱塞在怀里，狠狠地把脚往拖鞋里塞了塞，猛然转身逃了几步。

一下子冲上大脑的热气让真嗣原先淡了一点的头痛更加清晰起来，“哄”地一下再一次占领了神志。

好不容易揪着胸前的睡衣冷静下来，辨认出来对方并没有什么动静之后踟蹰着将鞋调转了方向，确认碇元渡并没有醒过来，男生将右手从抓着的衣服里伸出，按在自己滚烫的面颊上，等待自己过于跌宕的心跳平复下来。最后实在觉得自己的行为实在可笑，于是想着还是回房睡觉得了。转而又觉得不该把碇元渡留在冰冷的客厅里，思忖了好一会儿该是拿个毯子来盖在他身上呢还是把他叫起来回房间去，最后采用了后一种。无论是可行性还是有效性，都是后者来得更加优越一点。

在戳了戳碇元渡的臂膀和刻意很大声的咳嗽了几声还是没有把他弄醒后，真嗣开始有点汗颜这个碇副司令的警觉性，所幸用了最后一招，啪地一声打开了客厅的大灯。

碇元渡拉伸着双臂，用力抹了抹自己的脸后睁开眼睛，继而又迅速闭上，眯起眼睛适应了一会儿才将视线投在突然亮起来的房间里。

“佐藤小姐说你今晚不回来了。”

“啊。噢。”其实不算是什么回答的语气词。

“我出来喝水的。”

“嗯。”

“那……那我回去睡了。”半个身子跨进卧室时听到那边浑厚的男子声音响起来：“大概有点感冒，早点回来了。”

真嗣并没有觉得“不舒服不是更应该待在 NERV 休息，干吗要赶回来”这样的逻辑有任何问题，只是听到了这样类似于解释的话后感觉一直都闷闷的胸口瞬间轻松了许多。于是飞快地说了一句“那你好好休息。”便关上了门。

刷地一下钻进被窝里才忍不住“嘶嘶”吸着冷气，蜷缩成一团等着身体慢慢暖过来。眼睛涩涩的，闭上之后倒是不再见到那些困扰的对台词和走台排练。刚刚床头的闹钟已经小声得嘀了两下，碇真嗣于是深深地把头埋进被子里，狠狠地和今天说再见。不，准确地说，是迎接已经到来的新的一天。

五个半小时后，被闹钟叫醒的碇真嗣揉着脑袋上的碎发昏昏沉沉地来到客厅，想着还是应该去把佐藤留下的药剂吃了好。懒懒散散地来到餐桌旁看着上面胡乱放着的面包袋子和半杯牛奶，门口的鞋放得也有点凌乱，还有茶几上佐藤留下的感冒药的空盒子。将所有事情串联起来，大概就是：NERV 发现总有一些事情不找副司令大人是搞不定的，于是，碇元渡在碇真嗣还在做梦的时候匆忙出门奔向了工作。顺便，将茶几上的感冒药拿走了吧！

真嗣熟练地收拾着桌子，家务对于他来说从来都算不上问题，今天却显得额外烦躁。拿起三明治闻了几下之后还是将保鲜膜盖好，放回冰箱。琢磨了一会儿，单纯的没有食欲吧。最后看表的时候才发现今天格外得动作迟缓，只好抓起一边的书包跑出屋子。到了走廊又想起什么，忙乱的拿出钥匙开门回来，在家用药箱里捣鼓了一会儿，掏出一盒感冒药塞进裤袋，连药箱都无暇盖回去，冲出门去。

最后总算没有迟到，对着明日香的挖苦“我们的真嗣先生连上学也要搞得和某些事一样踩着点来吗？”碇真嗣歉意地笑一笑，“对不起啊，明日香，下次训练我尽量早点去。”搬到 A-3 区后赶到 NERV 要花上不少的时间。

“噢~这种事不用和我道歉的啦！”明日香看着真嗣从书包里拿出课本，“……只是你今天那场戏不要拖我后腿才好！”

心不在焉的答应着“诶。”在反应过来女生在讲的是那场男女主角很经典很缠绵很犀利很狗血的……吻戏……的时候，瞬间像是被一颗 N2 弹砸到一般。意料之中的，真嗣那个一边扶额一边怨念出的“啊~~~~”深深刺伤了明日香的自尊心。于是，国文老师走进教室来上他今天第一堂课时听到的那句分贝和杀伤都很高的“你这个大混蛋!!!”是十分合情合理合

道德的。

超市买过来的便当里的土豆就快被真嗣叉成土豆泥的时候，明日香再次摔下筷子，忿忿不平：“难道要和我 kiss 就真的让你连饭都吃不下吗？！”

“啊？怎么会……不是这样的……”无精打采的回答只会引来明日香更多的怨愤而已。

“不舒服吗？脸色很差。”凌波总是可以准确地看出症结所在。

一旁连午饭时间都在修改台本的浅井悠听到凌波的询问也关切地望向男生：“诶？不要紧吧！”

“嗯。”真嗣摆摆手：“没问题的，不会耽误今天的排练的。”

浅井撅起嘴，小声地说：“我又不是在担心这个……”

这才注意到真嗣略显苍白的嘴唇和脸颊，明日香稍稍放下气势，口气却还是显得强硬：“……莫非是……厌食症……复发了？”说“厌食症”的时候压低了声音，不想落入周围不知情的同学耳中。

真嗣舔舔干燥的嘴唇，摇了摇头：“没有没有。大概是有点着凉了吧。”

浅井听到这句话的时候竟然脸红了，难道是因为自己昨天拿了他的伞的原因……还好其他人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异样。

明日香恢复了大嗓门：“原来我们的真嗣先生流感了啊。你今天排练的时候可不要传染给我那！”

“我觉得还是去一下保健室比较好。”凌波小小地塞了一口饭进嘴里。

“嗯……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浅井附和着。

“呵呵，没关系的。我有从家里带药过来。”说着，从宽松的校服裤子里摸出那盒感冒药，翻来覆去的研究着盒子上的说明。“嗯。这个好像说是要饭后半小时再服用的……呃？啊！……”

“怎么啦？”

“没……没什么。”挤出一个笑容，真嗣将东西重新塞回口袋。

家里还存着过期五年的东西呢，很像碓元渡的作风。说起来都是第三次冲击之前的产物啦，要不要把口袋里那盒长方形的东西送去给佐藤小姐化验化验呢？还是送去博物馆好了。

自嘲般地胡思乱想着的碓真嗣最后都失去了去保健室的气力，只好任由喉咙里的疼痛渐渐爬满了口腔。别人的滔滔不绝变成了令人厌烦的字符挤进耳朵里来，嗡嗡嗡地好吵。说不上是痛，但是脑袋重重的，盘旋着一种不可名状的艰难感受。喝了很多水还是觉得身上的毛细孔都因为缺水而张大嘴巴可怜地呻吟着。

班主任点到“IKARI”的时候，抿了抿嘴想从喉咙里发出“HA I”的声音，出来的却是一种带着苦涩气味的沉闷气音。只好艰难地清了清嗓子，努力地再次答了一声“到”。趴在课桌上等待着身体内的白细胞打败病毒——这个学过的，感冒什么的，自身的免疫系统完全可以自愈的。药物什么的，只是减轻症状而已，也许时间会长一点。人们这点时间都等不及，或者不愿去承受那一点点的辛苦。

恍惚地幻想着白细胞头上缠着布条，举着可爱的小叉子战斗的样子，然后突然跳转到了EVA初号机冷峻的侧颜。真嗣觉得自己真的已经病得不轻。眨了眨眼。自己的前发垂下来遮住了一部分视线。

这就是生病了啊！不是受伤，也不是精神污染。像一个普通学生一样因为感冒而爬不起来。有那么一点点，觉得很幸福呐。忍着疼痛又咽了咽口水，然后碓真嗣为这种想法而弯了弯嘴角，露出一个微笑，这是自己在还有意识的时候能记得的最后的想法。

四天后，午后8时。

NERV总部医疗部病房碓真嗣往开着的房门象征性地敲了敲，虽然没有得到回应还是说了句“打扰了”，有点狼狈地拉着点滴架进到里面来。

不太顺利地摇晃着架子来到病床边的凳子处，药水袋顺着离心力不满地奋力扭转着角度，连带着牵扯着输液管，让真嗣有好几次都担心那扎进手背静脉里的金属会掉出来。最后停下来时稍稍松了一口气，在凳子上坐下等待着最后几下晃荡直至平息。一坐下又不得不无奈得“……呃！”站起身来，犹豫了一下，望着背对自己侧身卧着的人小心翼翼地坐到了床沿上。

“那个……好像输液管的长度不够用呢。”稍稍解释了一下自己这个失礼的行为，他可不想在接下来的几十分钟里一直忍受扯紧管子输液的痛苦。

从进来就没给予任何反应的患者让真嗣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好。看望病人也好，面对女生也好，哪个都一样束手无策。没有其他的想法，也不打算就这样出去，做好了在这傻傻地待到结束的时候。

抬起没有扎针的那只手摸摸额头，琢磨了好一会儿也不甚清楚这样到底算不算退烧了。

说起来今天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这么伟大地一定要去完成那个文化祭的表演呢？明明早上还是头痛得要死。在灼热的舞台大灯照射下差点就忍不住昏倒在台上了。说起来还真是没有想到，会持续这么久呢，这场病。

“呐~”床上的人保持着背对自己的姿势，“今天学校剧场里的人多吗？”

真嗣回头望着散在枕头床单上的金色头发：“啊。坐的挺满的。”没有想到避难指令解除后的第二天举行的祭典能有那么多的观众。

“哦~是嘛~这样的啊~”

“……明日香！”

明日香将被子掀到腿上，猛地坐起身来，动作幅度太大而扯到了固定腿的石膏，很清晰地小声叫唤了一下，揪着被子骂了一句真嗣听不懂的德语。沿着真嗣手背视线往上最后定在了他的输液袋上：“看来我们的真嗣先生就算是病态也可以出色地完成任务呢。不管是 EVA 的驾驶，还是舞台剧的表演，处理起来都是游刃有余的。”

“……”

“对啊，没错。”明日香将视线移开：“真是了不起，总能完成大家的期待。”

“明日香！”

女生对着真嗣露出招牌式的笑容：“怎么样啊，闭幕时下面掌声一定很多吧。”

“……”

“嗯，还有小光她们好不容易做好的礼服在舞台上效果一定很棒！”

“.....”

“对了，优等生这次没有忘词吧。”

“.....”

“哦~还有.....那、那场 kiss 的戏。”

“.....”

“.....还真是有点想看看呐。”这句话的尾音轻到听不清。

碓真嗣微微皱起眉头，询问着什么般地对上了一直微笑着的明日香的眼睛。

想起来了。

之所以要去完成这场演出的理由。之所以回来要被佐藤小姐责备半天的理由。之所以听着你讲那些话会觉得如此气愤和悲伤，那是因为，全都是因为，是你说的吧。

无论如何都不能浪费了大家的心血。这种时候才更应该努力地做到最后。即使是没有掌声没有观众也不可以敷衍了事，欺骗自己。

一定要去的。一定。必须。绝对。是你说的啊！

14. Accident

碓真嗣微微皱起眉头，眼前被放大了好多倍的明日香的脸闭着双眼，焦点随意地落在了皮肤上那几粒细小的凸起之上。

因为贴得太近而可以清晰感受到胸前传来的女生的热度和熟悉的气息。明日香引以为傲的金发此刻有几撮落在真嗣衬衫领子里面，痒痒的。扣在自己腰上的手随着呼吸而小幅震动着。

大概是感冒的缘故又开始觉得口干舌燥，试着吞了一口口水，却发出了意想不到的响亮的吞咽声。

明日香睁开眼睛的动作因为距离的原因，真嗣只看见长睫毛弧度夸张地向上翻卷，随即女生水亮的瞳孔就近在眼前了。随着面部肌肉协调地舒展紧缩，最后呈现出明日香特有的捧腹大笑。

“Cut！”洞木光不解地问：“怎么了，明日香？”

“我……呵呵……不行了，你们看真嗣的脸……”众人的注视让真嗣本来就烧烧的脸更加滚烫了，这原本到也不是害羞不害羞的问题，不小心在课上睡过去了，没想到醒过来时已经是明日香推着自己催他去排练了。从那时起就一直觉得脸热热的，让相田探了探温度，没有觉得有发烧的迹象，于是只是当做过度午睡造成的脸部毛细血管排热不畅。被她们这么一看到真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一直若有所思地看着的监督浅井同学放下架起的腿，站了起来：“好吧。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反正还有时间，明天继续好了。那么，对于这场戏，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环顾众人，最后看到了女主角举起的右手：“明日香？”

“嗯。真嗣的呼吸吹得我很痒，正式演的时候让他屏住。”说着转向男生，对着他说：“还有，你今天呼出的气真的很热，有没有发烧啦，回去找裕子小姐好好瞧瞧！”

明日香亲密的动作和语气让浅井有那么一点点不舒服，对于她的意见不予支持，继续询问着：“其他人呢？”

洞木接下话：“我觉得呢，刚刚那个程度的借位还不够，明日香可以试着更靠近一点，

真嗣也可以试试抱着明日香看看。”

“嗯~~~”浅井咬了咬嘴唇：“……我倒是觉得不必做到那个份上吧……总之，我回去再研究看看。今天就到这里啦，辛苦大家了。明天还请大家继续加油！”最后的鞠躬为这次练习画上了句号。

只是“明天再请大家继续加油！”这句话，却意外地没有办法实现了。意外之一是碇真嗣的白细胞最后没能坚守城池，被汹涌而来的感冒病毒彻底击垮，第二天连上学都无法做到。意外之二是四个女生在帮忙搬运道具时，明日香不小心在楼梯的最后几步滑了下去，除了扭到脚之外倒也没有什么大碍。意外之三，大概也是最后摧毁了这句话实现可能性的意外就是，使徒来袭。

伊藤司令大力将文件摔在桌上：“你们谁来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做因为驾驶员身体异常而造成 EVA 初号机机动能力下降 28 个百分点！什么叫做碇真嗣因为病毒性感染并发了肺炎？”

“你们谁来给我一个解释？！”伊藤踱过葛城美里面前：“战斗科吗？”

接着是佐藤：“医疗科？”

最后停在碇元渡面前：“还是你呀，碇副司令？”

赤木律子扶了扶眼镜：“司令，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我们稍后再讨论将真嗣搬出 NERV 的权责问题。现在当务之急应该是歼灭使徒。况且只是战斗能力下降而已，不是说不能出战。比起之前带伤出战的情况，这次乐观多了。”只是流感这种完全可以避免的因素确实足以使人恼火，更糟的是还在放任不管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而引发了肺炎。

“他人现在怎么样？”

葛城美里回答：“已经搭上初号机，等候迎战。”

佐藤裕子补充道：“做了一点应急的准备……应该，应该没有问题。”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减轻症状了，好歹让那个瘫软在床的男孩子坐上 EVA 的时候看起来……呃……不那么可怜一点。

“EVA 各机。都清楚作战计划了吗？”

“是。”三人的回答中夹杂着真嗣软软糯糯的鼻音。

葛城补充着：“实在受不了了就换秀崎，明白了吗，真嗣？”

“嗯。”强撑起精神来点了点头。

“EVA 初号机，发射。”

抵着发射轨道往上升的时候，头痛又开始侵蚀意识，咬了咬牙镇定下来，看了看屏幕右下方的时钟：5：33。顺利的话可以在6点之前回来洗个热水澡然后狠狠地睡一觉。不，澡也不洗了，只想速战速决，回去躺着。

闭上眼睛承受着到达地面时的那一下冲击，展开左肩上的装甲，拔出高振动粒子刀：偏偏又是该死的近身战。

地面先锋部队并不起什么实际作用的攻击在 EVA 各机体周围造成的烟雾缭绕刺激得真嗣直吸鼻子，这一点使得他的情绪糟糕透顶。

“哇~真嗣你在搞什么！”初号机歪向二号机的攻击引来明日香的一阵叫唤。

“不要紧吧？”凌波的询问。

“嗯……对不起，明日香。”比起上次打了封闭忍着疼痛上场，精神上的疲倦来得愈加困扰，奋力集中起来的注意力不一会儿就消散殆尽。不时还要躲避使徒方面的攻击，或者身体只是条件反射般地行动着的。

二号机丢过来的来福枪及时挡掉了砸向初号机的使徒触角状部分，“喂!! 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啦！不舒服就不要逞强！不要上了战场还要让我们担心！”二号机敏捷得躲闪着跑近：

“这里，可是随时会死的。”

估计着可以捡到被扔掉的来福枪的时候伸长右腿支撑地面，没有在意料之中的右脚腕的抽痛却使明日香“啊~”叫了出来，眼看着就翻倒过去。初号机及时攥住了二号机赤色的臂部装甲才阻止了它倒下。

“怎么了，明日香？”葛城少校厉声问着。

“没什么，美里……白天在楼梯上扭到了……啊……该死！”顾不得回应葛城的担心，

望着初号机的侧颜将注意力转移到使徒身上，毕竟不是两年前那个小孩子了，不会有问题的。偏偏刚刚那下扭伤的地方开始猛烈的疼痛起来，已经不是忍忍就能扛过去的程度了。啊~懊恼地在心里嚷着，我明日香怎么可以让这种事阻碍自己呐~白天那件事……谁让自己不小心碰着后面的谁了，就那么呼啦一下跌下了楼梯。难看死了！

真嗣现在不得不张大嘴巴辅助着呼吸，高强度的动作场面反而让鼻塞更加严重。

赤木律子看着 EVA 传来的呼吸心跳数据不得不下令加大了 LCL 液体中氧气的浓度：“再坚持一下，大家都是！还有，将二号机的右腿协调率往下调 30%”

隔着驾驶服都能感觉手心渗出的汗使得自己不得不加大力道才不至于操作杆打滑。没有想到的艰难啊！瞄了一眼时钟，离 6 点只差 3 分钟了。Kuso！怕是潜意识里已经不耐烦了吧。这种拖泥带水的战斗方式，要是在平时倒也没什么。现在却像是身处放假前的最后一堂课，离结束遥遥无期。

一直沉默着战斗的零号机此刻专注着如何顺利地将粒子刀插进使徒头部的高能量反应区，无暇顾及四处挥舞的触角，侧身，弯腰，冲刺，格挡，急停，双手持刀举起来刺了进去。

感觉到危险的使徒飞速抽过来的触角将零号机的双臂隔开，当凌波注意到从背后逼近的攻击时似乎有点太迟了，身体某处升起了一股凉意，等待着被刺穿的疼痛袭来。

一瞬的冲击却让零号机的视野迅速地倾倒了 90 度。被什么东西压住的厚重感让零号机暂时无法动弹，然后传来了明日香的嚷嚷：“啊！！你们一个两个怎么都只会发呆呀！哇~痛、痛……”

趁着零号机被二号机扑到的瞬间，初号机迅速移到使徒面前，徒手抓住了不安分的两个触角，就扯着其中一个按到地上，靠着左臂的支撑，狠狠地照着零号机的粒子刀柄踢了下去。类似于玻璃碎裂的声音之后，控制室发出“使徒沉默。各机回收。”的指令。

要不是明日香一直嚷着“讨厌，真嗣你不要压到我身上啊！”才好不容易退后一步，脱力地坐到一边去。6 时 08 分。

不管怎么说，对于三人来说是艰苦的战斗，对于 NERV 来说却算不上——三台机体都没有什么大的损伤，真嗣的肺炎休息几天就好了，明日香的扭伤拜使徒所赐变成了肌腱挫伤，

幸好也只是卧床几天就可以解决的程度。

另外的一些事，对于 NERV 来说无关紧要，对于他们却不。譬如浅井悠事后打来的慰问电话，委婉地询问了后天的正式演出该怎么办。

电话那头的女生为难地说着：“要是明日香不行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换人看看……这样吧……那个……我、我一直都参加了彩排，实在不行我上也可以的……嗯……你……你……”

真嗣在医疗部走廊的椅子上坐下，那头的人看不到他此刻也是同样为难的表情。其实自己这个样子，也没有什么精力了。抱病驾驶 EVA 还说得过去。抱病，参演舞台剧的话就……

没想到隔壁的门突兀的就刷得一下开向一边。真嗣不可思议地看着明日香单脚跳着蹦过来，然后看着她插起腰，鼓着嘴，瞪着这边。他没有想到在高烧到 39 度的时候，她会瘸着腿在医疗一课走廊上说教了自己整整 20 分钟。于是他最后毅然决然地拍着胸脯向着明日香和浅井悠保证自己绝对会去的。直到最后将自己摔在床上，才拍着额头想，真是疯了。

碇真嗣微微皱起眉头，询问着什么般地对上了一直微笑着的明日香的眼睛。

当时气势汹汹“劝说”的人现在却说着那些带着不明色彩的语句。“像这种性质的小演出我以前在德国的时候参加过很多次呐，公主、小姐都演麻木了。”“真嗣先生第一次触电肯定有不一样的感触吧！”

“……明日香……”抓着传单的手越收越紧，真嗣觉得静脉里的针管都要因为过分紧绷而破皮而出。

“对了对了，这次你回来后都没有听过你拉大提琴呐，在舞台上一定俘虏了不少女生吧。”应该做点什么阻止她说下去。

“那个，小悠的演技过得去吧！说真的，小悠也是个很不错的女生呐。”好吵！

“小真艳福不浅呢，优生和小悠都……”好吵！

明日香用手撑着床，往真嗣这边倾了倾身：“话说你这次应该没有像上次那么丢脸吧，呐~”

吵死了！悬挂在输液架上的袋子突兀得猛得一震。蜿蜒延伸下来的细细的塑料通道在某一处打着卷儿继而向下。恢复安静的病房里只有仪器轻轻的嘀嘀声。倒置着的透明袋子里水

面小心的冒起一股气泡，噗地一声碎成一摊混进液体里，透过写着只能辨认出氨基酸这几个字样的外壳清晰可见。

彼此都显得有点干燥的唇以一种毫无间隙可言的姿态贴合在一起，那么一块干燥而凸起的死皮硌得有点难受，分不清楚是谁的。

被突如其来的状况搞得瞪大了眼睛的明日香忘记了闭上眼睛，真嗣本来就没有这个打算。所以这个旷日持久却异常平静的亲吻就这样在两人互相对视中酝酿出了惊讶、挣扎、松懈一路的情绪。

碓真嗣发现原来靠的更近一点的话，就不会再去关注那些肤质上的痘痕或是毛孔。所有的心情都揉进了眼前水色的瞳孔里。

明日香倒也没有因为想到没有刷牙或者是碓真嗣期待之外的主动而失声尖叫起来。和排练时相似的温暖甚至显得炽热的男性气息。

谁也没有要深入的意思，最后这个亲密接触在男生缓缓退后中接近了尾声。打着点滴却抓着女生胳膊的手也渐渐松开来。

明日香眨了眨雾气弥漫的眼眸，意识到他们完成了一个漫长的吻。虽然漫长却连对方的牙齿都没有撬开过，仅是像初次那般急切地印上去。然后迟迟不愿放开。

坐回原位的男生沉默了一会儿，缓缓说着：“抱歉，憋不住了。”

你的鼻子呼气弄得我很痒。我摒住了的。一尺开外的人这么说着，神色平静。

这次不是因为无聊，或是角色需要。

如果非要定义的话

It is just an accident.

暂时停在这里吧。

寒假在家看了挺多人的文~其实我个人很好狗血的虐文~

觉得看了几万字是个坑很不爽~怎么着也得结了……

看文的话我自己也是前面很认真后面草草过~

所以后面有什么潦草的地方只能对不住了。

这个学期会有很多事情，自己也要好好学日语了，不会再像上学期一样的。

只是暂时停在这里！

看看反响早说吧。

说时候后面的几章不太想更……

预告：20 话完结~有番外~~~注意是番外不是 sp 喏！

感谢看文的各位！

15. Circle

碇元渡转身走出司令室的时候，心不在焉地对着跟他打招呼的下士文员点了点头，径直朝升降机走去。电梯门开的时候稍稍柔和了一下表情，对着向自己微笑的凌波示意后踏进了狭小的空间。

“丽。”背对而立的人突然开口。

“……嗯？”

“人和人之间的 A.T. Field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消除的。用各种借口来搪塞过去，没有勇气也好，时机不对也好，命中注定这样的说法也有。”凌波只是安静地听着。“即使是靠在一起取暖的时候，也是竖起了身上的刺，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

一段间隔电梯便发出“滴”的声响短暂停留在一个楼层之上。

“事与愿违这样的事情，背道而驰这样的事情，轻易地就会发生。处在不同波线之上，就算周期是一样的，却忽略了彼此运行的轨道是不同的。永远在谷底仰视锋顶，相交不过也就是那么几个点的时刻。”凌波抠了抠手心。

“说到底。心是非常脆弱的东西，”碇元渡并不看向同乘的女孩子，“并且担负着各种牵挂和顾虑。”

电梯停在了终点。凌波终于忍不住关切地问：“有什么困扰的地方吗？”

先一步踏出门口的男人顿了顿：“……大概是我也还没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吧……”

碇元渡回到 A-3 住处的时候还不算太晚，开门进去之后换起了鞋，并没有说“我回来了”这样的话，以前一个人住的时候没有必要，现在也没有这个习惯。

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却没有睡过去的碇真嗣说着“回来了啊”有些倦怠地伸展了下腿脚，从坐得陷下好大一块的地方站起身来：“今天做了一下咖喱，冰箱还有，我去热一下。”

“噢。”

从父亲面前走过时，真嗣揉了揉眼睛，没有特意去看与平时无异的碇元渡，进了厨房麻

利地将咖喱拨进锅子，拧开火。这对于碇真嗣来说一点都不困难，一直都是用乖、听话来定义的男生对于各种家事均很上手。

太久没有打理的抽油烟机有点不好使，呛得男生咳得捂住了嘴。比起用微波炉稍稍慢了几分钟，碇真嗣将冒着热气的盘子端上餐桌的时候抓抓头发就势也在一边坐了下来，感觉有点累了，将脑袋移下靠在搁在桌面的双臂之上。

“身体还没好吗？”碇元渡舀了一勺咖喱送进嘴里。

枕在手臂上的动作显得太无精打采了，真嗣支起身子：“嗯，好得差不多了……还有点头痛。不要紧的。”改成用手掌托着下巴，对于碇元渡难得的嘘寒问暖略略诧异，不过，心里还是莫名地愉悦了一下。

依旧是沉闷表情的碇元渡用依旧沉闷的语气继续说着：“那你明天搬回 NERV 吧。”

一下子沉下去的心情。碇真嗣用脚撑着桌脚，一用力，椅子的前边就脱离地面向上翘起，一下一下转换着力道，身体连同椅子一下一下前后摇摆着。

“噢。好。”

吉成秀崎将藤岗静香精心烤制的点心端进悠的房间，放下后，随手扯了一张纸巾抹了抹沾在手指上的油腻。

“啊！这是那天你们学校文化祭时的照片呐。”靠过去将身体俯在椅背上的男孩伸长食指指向电脑上正以幻灯片形式播放的照片。

“嗯，”浅井悠应和着，抬手随意地抓了一个秀崎端来的甜甜圈，“哦，那个摊位的年糕真的很好吃。”“还有这个脱口秀超级好笑的。”

“姐姐有去试过这个游戏吗？难得不可思议哦。”秀崎点着其中一张一闪而过的相片。

浅井移动鼠标倒回到秀崎所指的那一张：“没有呐，看起来很有趣的样子。”

“对啊”恍然大悟似的秀崎：“小悠姐姐你们要准备那个舞台剧，又怎么会有时间呢。”

这么说着的男孩将脖子伸得更长，饶有意味地说着：“没有想到真嗣哥哥不仅驾驶 EVA 那么出色，大提琴还也拉得很好。穿上礼服的样子帅呆了呐！”

浅井转过头来，轻轻捏了捏秀崎的脸颊：“姐姐我呀，可是耐心等着秀崎你长成美少年的那一天。到时候一定给你量身打造一个超级拉风超级帅气的角色！”

被捏得有点痛痛的秀崎退开一些，摸着自己的脸：“……痛痛……我还小嘞，姐姐不要用那种怪阿姨的口气趁机调戏我！”

浅井满意地看着秀崎的反应，“啧啧”摇了摇食指：“那天你带着那个漂亮的小妹妹过来看表演的时候，我可没看出来你还小哦。”

“……姐！”急促地意图打断这个话题的秀崎。

“对了，叫什么名字来着……嗯……秋……哦……秋姬！”

“啊~我不和你说了，小悠姐姐老是欺负我！”说完就势往外走去。

浅井悠向后仰着，故意大声喊着：“妈！我们的秀崎已经长大了，您趁早可以给他准备‘嫁妆’啦。”吓得秀崎脸红到了脖子后面，藤岗静香在厨房传过话来安抚着他：“秀崎，你不要理她，过来尝尝阿姨新做的饼干。”

浅井调整了一下坐姿，继续浏览起照片来。当行进到舞台剧那一部分的时候，停止了幻灯片放映，改成一张一张地点击查看。瞳孔在电脑屏幕的光亮下同样折射着斑斓的颜色。表情渐渐柔和下来，都没有察觉到何时带上了那种旁人都能感受到甜蜜的笑意。暖气充足的房间里缩在夸张的卡通棉拖里的双脚偶尔动一动。最后停留在其中一张之上。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贴合在一起的颈部线条，年轻而美好。那个浅浅的拥抱将彼此的身躯拉近再拉近。灯光打在两个人身上，将世界的中心施加于上。亲密无间。虽然知道其中的奥秘所在。也可以假装不知道，不在意，不关心。可以留下这样的东西。想要留下除了情绪之外的所有物。就算因此显得卑微也好，丑陋也好。

浅井低下头，让略长的额发遮住眼睛，对着那场剧高潮时主角拥吻的生写垂下了高傲的头。

“对不起”独自回荡在空气。

Pub 总是可以极端喧哗，也总有人要假装在这里可以找到欠缺的宁静，或者只是将自己藏在沸腾之下而已。用着各种拙劣借口搭讪着的 party 动物。耍帅多于技术的调酒师。小众

口味的充盈在昏暗灯光下的背景音乐。也许还有拼命憧憬着艳遇的各种寂寞。

赤木律子脱下那件白袍子患上细长高跟的时候，也可以在这里吸引来几声口哨。

用眼睛大致搜索了一下便发现目标似地径直向一个略带醉意的背影踢踏着走过去。

将金属提包不轻不重地甩在台面上，赤木没有急着点喝的：“是忘了带钱让我来赎你呢？还是和加持吵架了让我来开导你？”

葛城美里仰起头的时候，脸颊上透着艳丽的红晕，“啊，是律子啊！都不是呐。是让你来救救我噢。”

“是指快要被啤酒淹死了找我来救你吗？”

“呵呵……律子陪我啦……就像以前一样……”

“葛城少校不是已经成了典型的居家女人了嘛，就不要再招惹我这样的以养猫来打发时间的老女人了。”赤木小小地泯了一口酒。

“……我还记得上学的时候，我、律子还有加持在我拿到身份证的那天就跑进学校后街的酒吧喝了个烂醉……”

“你不用再强调你比我小6个月这个事实了。”

“……其实也就是我一个人喝醉了……那是加持第一次背我……”

“哦，是吧。”

“……在我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律子和他去了好多次……律子你呀……还回来刺激我……”

“我十分感谢日本制定的不允许未成年人饮酒这条法令。”

“……诶……什么嘛……分明是阻碍造酒业……和、和国民经济发展……”

“起码缩短了一个酒鬼的酗酒年限。”特意加重了“酒鬼”这个词的音。

“……呵呵，律子是在取笑我吗？”葛城咯咯地笑了起来，“不过……我的确是一个可笑的女人。”

察觉出异样的赤木迟疑地问着：“是，和加持出了什么问题吗？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他

了，他什么性子你比我清楚。”

“.....”

“前些天接近宇佐见是工作需要。”

“.....”

“也许做法的确是牛郎了一点.....这大概是加持君的特色了吧。”

“.....嘛，谁知道呢。”虚弱地叹出一口气，“呐~”葛城突然亢奋地说：“你说，人为什么要在一起呢？”

“大概是因为填补空缺吧。”

“律子养猫也是吗？”

“也是的。”

“猜来猜去什么的我最讨厌了！”

“美里一直是个聪明的女孩子。”

“那律子你呢.....”

“.....我嘛.....”赤木转了转手中的杯子，“我是个傻瓜。”

葛城又瘫软下来，窝回凳子上：“律子，我们认识有好多好多年了.....你那么了解我。就像我也那么了解你一样。”

“.....”

“如果可以一直那样下去多好啊。我那个时候喝醉了躺在加持背上这么想着。”

“.....”

“呐，律子.....最近，你家的.....猫对你好吗？”

“.....”

“嗯。”葛城看了看表，“我要回去了，今天没办法做饭了.....外面超市的牛肉便当很好吃的。”

“要不，我送你吧！”

“……不用不用”葛城摆摆手，踉跄着站起来。走了不到两步，又突然顿住了，悠悠地问起来：“律子，你说为什么女人都是傻瓜呢”

“因为男人也都是傻瓜。”

碓元渡抽着烟听着隔壁传来的整理东西的声音，大概需要整理的也不多，不一会儿隔壁就恢复了平静，偶尔会传来一声咳嗽。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想着这幢房子的隔音效果太差，应该找人翻修一下，现在省了这个麻烦了。

回来之前伊藤健一郎对自己讲的话还在耳边。

“真嗣原来房间已经修建完工了。”

“我也知道让他跟着你，对你对他都是好的。”

“不过我不希望像这次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作为 NERV 司令，这是我的职责。”

“你们两个作为 NERV 的一员必须做出让步和牺牲。”

“……接下来我是作为一个父亲要跟你说的话。”

“搬过去之后那孩子状况并不算太好。虽然佐藤回来并没有说什么，但我也有其他途径知道他的近况。”

“也许对你来说只是屋子里多了一个人而已。”

“做饭、打扫什么的，那孩子一向很上手，比起说是和父亲住在一起更容易得到照顾，不如说是他在照顾你。”

“所以，明天我将取消 EVA 初号机专属驾驶员暂居在外的决定。”

16. Snow

早上从一个地方出发，沿着相似的路线行走，做一些事情，晚上又回到同一个地方。感觉就像绕了一个圈。最终回到了原地，却并不意味着中间夹杂着的那些偶然的紊乱的期待之外的事情，就可以当做完全没有发生过。

“监测到使徒刚刚与 EVA 初号机接触里的电波成分没有？”

“还在分析中……”

“……不过还好，初号机好像没有什么损伤。”

葛城漂亮的脸稍稍舒展了一点，“不可以大意。”

赤木转向伊吹，“神经栓深度那边怎么样？有没有精神污染的迹象？——真嗣君，不要紧吗？……真嗣君！真嗣君！”迟迟没有得到的回应让指挥室的众人担忧一分一分的增加。

“真嗣，出了什么事了！”葛城抢到通讯仪前。

“……”突然又开始凌厉动作的 EVA 初号机将损伤的零号机护在身后，将来福枪用肩部稳稳撑住，碇真嗣低着头，咬了咬嘴唇努力将自己的颤抖平息下来。

伊吹迅速敲击着键盘导出数据：“前辈，初号机刚刚的确受到了一定神经性的影响，目前精神污染程度不明！”具象化的担忧变成了无声的沉重。赤木律子俯下身子：“你听我说，不要去相信看到的東西！那并不是真的。”

真嗣松开操作杆，浮上浅浅的苦笑。连亲眼所见都不能相信了吗？

“你极力避免第一类接触呢，你害怕跟别人接触吗？”少年特有的温润如水的声音划开 LCL 的海涌进耳朵里。“只要不认识别人就不会被背叛，也不会彼此伤害”异常白皙的肤质，淡色的发，眉眼细长，瞳色绯红。

“不过，这样并没有办法忘却寂寞，人类不可能让寂寞永远消失”略显忧伤，抑或带着看破一切的不羁，但总归是个非常非常温柔的人——渚薰——是非常非常温柔的人。颤抖着，隔着防护服的手套，怎么也无法再抓紧了。

“真嗣！真嗣！振作一点！”使徒一开始向初号机靠近，葛城的呼喊就愈发焦急起来。

抬起头来用了很长的时间，但其实又或者做出这个决定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随着靠近而在显示器里占据越来越大空间的使徒的影像，在碓真嗣看来，是另一个无法忘却的人的影像。却在马上就要进入危险的接触时，被狠狠按下的扳机击碎了。太过用力而收缩得厉害的手部肌肉一时间像是卡在操作杆上一般，失去了松开的力气。

“使徒沉默。”起伏着胸口，在 LCL 的浸润中呼吸困难。

“干得很好！”那些褒奖砸在身上有点痛。好像刚刚那一下，残忍的决心。还有什么东西也被捏碎了。

“因为人是孤独的。但也因为能够忘记，人才能活下去”渚熏这么说着。

下来初号机的碓真嗣被佐藤裕子及紧随其后的医疗队简单地包扎了一下胳膊上的伤口，跟着一起过来的吉成秀崎关切地挤上前：“真嗣哥哥，没事吧？！”

真嗣仰起头来，抬起胳膊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沉默地笑了笑。

佐藤查看了一下伤口：“没有大碍，待会儿休息一会再进行一下详细检查。”

真嗣点了点再度低下去的脑袋。

秀崎忍不住问着：“呐，熏、渚熏……是什么人啊？”

一下子掀起眉头的佐藤瞧了一眼真嗣，他依旧垂着头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便转而用责备的眼神瞪了秀崎一眼。领会到眼神中含义的吉成秀崎识相地说了句“抱歉”便不再追问了，只是把刚刚在指挥室模模糊糊从通讯器里听到真嗣嘴里说的这个名字压进心里。

扶着男生胳膊企图把他拉起来的佐藤意外地被挡开了手，自己站立起来的少年努力挺直了背脊，发白的嘴唇一字一字清晰地说出让人一震的话语。“渚熏，是我的朋友。被我亲手杀死的朋友。”

四季里面最喜欢的是冬天，最讨厌的是夏天，这些憎恶分明的事情真的说不出一个理由来。

就像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会结结巴巴，面色潮红。

创造出“面目可憎”或是“一见钟情”这样的词语来就是要在词穷的时候理所当然地拿

来解释这些感情的吧。

就算在“憎恨起”或是“喜欢上”之前彼此已经被冠上了相悖的使命。

还是会因为他说喜欢海而想要变成夕阳掉进里面。

还是会因为被他按住了手而忘记了呼吸。

还是会因为听他说喜欢而真心欢喜。

直到他微笑着对自己说，“来，杀了我吧。”

这是一个转折。

就像段落和段落之间有的那一句承上启下。

就像明天和今天之间时钟上会显示的午后 12 时。

就像预示着我喜欢的冬季真正来到的那一场雪。

男生站在树下，有几颗流弹在脚边炸开了花。他笑着，好像自己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

第三新东京市的第一场雪，今年的脾气比较大。他好像成了众矢之的，不过，每一次都可以躲过去，轻松而漂亮的闪避。他蹲下去抓起一大把雪，结结实实地揉成一个团，又掰成两半捏圆。丢出去的时候，雪球化出一个漂亮的弧线。——啪，正中。另一个也一样。毕竟他是被训练出了足够的准确度和杀伤力的。

楼上一堆人顿时散了一些，稍作休整再兴战事。

头顶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还没缓过神来，一阵冰凉刺痛了耳根和脖颈。挤进了围巾里。真嗣慌忙解下来，那雪还是迅速化进身体里了。真不该站在树下。

“喂——小心着凉……哈哈！”楼上的人不无讥讽地笑着。浅井看到明日香狂笑的表情，心里有一点酸。

一分钟前，明日香见到楼下真嗣和男生们的战役，偷偷的，捏一个小雪球，准确地打的真嗣头顶的树枝上，这对她来说并不难。看着雪灌进男生的脖子时，两个女生都笑了。只是一阵笑过，望着缩了缩脖子钻进教学楼的男生背影，明日香轻轻的叹息化作一团烟霭融进冬日的风雪中。这个动作并没有逃过浅井的眼睛：“怎么了，明日香？”

搓了搓刚刚抓过雪而觉得冷的双手，明日香摇了摇头：“没什么，只是觉得……”

“真嗣君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敏感是女人特有的天性。

“……嗯，觉得自从上次战斗后那家伙就不对劲……有、有一点点担心。要是上次我也能上去帮帮他就好了。”

“那么，上次不能并肩战斗，难道是因为……”

明日香将手插进大衣的口袋：“对呀。脚受伤了没办法驾驶二号机，勉强的话说不定只会成为他和优等生的包袱。”

“脚受伤？！不会是因为……因为那天！”那天掉下楼梯的事情。

明日香赶紧指正：“不是！不是！是文化祭之前的一次战斗里受了点伤。”

“噢……这样……你们的工作还真是危险呢。”伸出食指胡乱比划着栏杆上的积雪。

“要说完全没关系倒也不是啦，那个时候掉下楼梯扭到了，没想到战斗时完全被这个给困扰到了呐。”

“……这样么~”裸露在寒冬中的指尖开始有点麻木。

“嗯，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一点点小差错也许就会变成难以挽回的悲剧。”明日香一脸严肃地说。正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担心。

碇真嗣一个人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因为下雪的缘故，车开不了。于是，步行者的队伍庞大起来了。雪很深，陷进去有一种绷紧的生脆。他深一脚浅一脚地慢慢走着，真的很慢，伤口蜷缩在衣物里，受不了那股凉意而发痒，特别难受。

在路边随便找了个栏杆，拂掉雪，把书包扔在地上，用肩膀架住伞，就势坐下来，伸手按住痛痒的地方，有一种无助感随着雪安静地降落在四周。

人类常常会感到心痛。

因为心痛，所以会感到连活着都很辛苦，就像玻璃一样纤细，尤其是你的心。

马路那边最后几下绿灯挣扎着闪了三下，最后覆灭，少量地汽车艰难得行驶在路上，时不时因为路况而爆出几声鸣笛。

斑马线那边的少年在这么冷的天气还是穿着短袖衬衫和黑色的制服裤子。

碓真嗣抬头看他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惊讶或是不解。

短暂的黄灯之后，断开的马路又重新被车流连接上。对面的少年仿佛没有看到行驶着的车辆般径直穿过马路。

真嗣觉得有什么东西混着寒气自脚底往上升起。

天色已经不早，在雪的反射下倒是并不显得很黑。视线停留在面前的白色球鞋上，纷纷落下的雪没有在上面留下痕迹。

缓缓抬起头，沿着脖子，嘴唇，鼻尖，最后停留在赤色的眉眼上。

微笑着的漂亮少年。

“对，值得我对你有好感就是喜欢啊……”

“我说不定就是为了跟你相遇才出生的。”

碓真嗣没有告诉 NERV 众人的一个事实是，自从上次之后，一直一直都可以看到渚熏这件事。

渚熏同学 h11 地登场咯！

我们这边整天下雨啊~没有数学课的这一学期感觉特别奇怪。

不过倒是背日语和英语的时间多了很多~~~

好吧，我碎碎念了，年纪大了！

这一章到此结束。

对了，最近一直有种想法：觉得食草男很难搞很讨厌

所以希望笔下的人物也可以积极主动一点。

好激动啊，第一次有人写这么多来说说了我的文的想法。一直以来都有种只有我在说故事底下却没有回应的感觉。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可以适当考虑进剧情的，就跟日剧拍摄差不多，考虑大众兴趣么（虽然目前没有改变大方向的意思）

不要说什么语言表达能力不强这样的话，其实人家都说我除了也文的时候，平常说话特朴素的。

我是想要写一个很好的故事的，所以希望每一章之所以成为一章的理由是可以在最后留下悬念，比较像是电视剧本，呵呵，所以听到说镜头感强这样的话很开心呐。

唯一可以回报看文的亲的做法大概就是不弃坑，尽快完结了吧~

我会努力的。

17. Kaoru

人类没办法无中生有，人类不依赖某种东西的话什么事也做不了，因为人类不是神呢。渚熏说过的话在现在碇真嗣看来是无比讽刺的。

第一次在早上醒来时看到站在床边静静微笑的渚熏的时候可能还会惊讶得差点又要睡过去，现在不时看到渚熏在自己身边晃荡就像看到跟在身后的影子一样再正常不过。

唯一不同的是，影子不会以如此惨淡的神情俯瞰自己，也不会像无处不在的悲伤一般紧紧相随。

早上再次看到真嗣剩下大半的早餐，佐藤裕子实在困惑不已：“哪里不舒服吗？”男生淡淡笑笑，轻轻摇摇头。

“这样么。”佐藤在笔记上记了几笔：“那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一定要告诉我哦。”

“嗯。好。”简短的回答后低下头继续艰难地扒着和式早饭，尽管已经变着法子换着花样想要自己多吃一点，但是要怎么说呢，比起厌食症来说，精神上对于食物这种东西开始无来由的排斥起来。或者还有其他。

佐藤伸出的手在空中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按在了真嗣头上，揉了揉显得有点泛黄的头发：“不想去学校也可以不去，我去给你请假。”

“不用。我吃饱了。”说着拎起一边的灰色书包走出了门。对着倚在门口的只有自己可以看见的人静静望了一眼，侧身出门。擦身而过时感觉到对方隔着厚厚冬衣传递过来的轻微撞击一下子抽击在心脏之上。

回到 NERV 之后，结束了与浅井悠一起乘电车的经历，恢复到先前三人一起上下学的时光。恍惚间，觉得像是两年的时光其实从未那么汹涌地经过一般。

乘客稀少的电车上，凌波隔着走道坐在另一边的双人座的靠窗那一个。而这边明日香则是紧紧挨着碇真嗣坐着，看着男生略略发白的嘴唇不发一言。

很多人都是这样，只有在两个人的时候才会变得无比勇敢。骄傲如明日香这样的女孩子即使是在那个里程碑式的吻之后也总是在人前大声嚷嚷，嬉笑怒骂着。不会牵手也不会拥抱，

像这样在还有很多空座的车上坐在身边已经是最大的妥协。因为她这样的女孩子，只会大声喊着“想要和加持先生一样的好男人约会”，也不会在心里哪怕有一点点承认那些被她不屑的属于青春该有的闪闪发亮的，怎么说呐，别人称之为爱的情绪。

“感冒？”听到明日香询问的真嗣从发呆状态中缓过来。沙哑着嗓子，鼻音很重的“嗯”了一声。

“傻瓜不会生病这种说法果然只是传说而已。”嘴上这么说着，手却握住了挨着放在腿边的男生的手，比自己大一圈的骨节分明的男生的手只能握住大部分，无论怎么调整都没办法全部放进手心里。直到男生反过来将自己的手严严实实地包裹在手指之间，才发现男女之间真的有着无法逾越的差别。“真冷！”

“嗯。”不知道是在说手还是天气，只是这样用最简单的音节回答着。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人都不是以时间来分割生命的。而是以事件，那些生命中会留下深深划痕的重要的难以放下的事情。就像很多的第一次，某一场重要的抉择，战斗结束时清晰的“使徒沉默。”如果模糊了这些事件，真的是分不清韶光的脚步。

当碇真嗣再次被鼻塞、咽痛和由此引发的中耳炎带来的脑袋里面被挖空的感觉击倒时，上一次重感冒的情形自发浮现上来。模糊掉中间发生的事情的话，就像是得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感冒。从来没有痊愈过。

这样的话，我是不是也可以，在再次见到你的时候红一红脸，低一低头，微笑着说：“好久不见。”当作中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趴在桌子上迷迷糊糊地想着的碇真嗣望着门口将手插在裤袋里的渚熏，慢慢、慢慢握紧了拳头。

曾经也看过那些浪漫主义的文章和电影，里面突破现实，穿越时空出现的奔驰在苍穹的列车和死后还可以看到的想念的人的容颜，也让碇真嗣好好地触动过一次。而现在，要靠张着嘴才能顺下来呼吸的自己，也差不多处于这样一种不清醒的状态了吧。一个漫长的醒不过来的梦境。还是纯粹的臆想。真要这样倒是也没什么不好。

和浅井一起做完值日准备回家时，真嗣对于一直在自己近处徘徊的渚熏，或者说渚熏的

幻象并没有放在心上，隔着两步路有点虚弱地走在女生后面的他疼痛地咽着口水。

感觉到后面视线一直盯着这边的浅井并不知道真嗣只是看着跟随其后的另一个她看不见的人而已。当然这种解释对于她来说没有什么说服力，既然是不会信了，就权当是看着自己好了。

“不和凌波她们一起回去没关系吗？值日这种事，我自己做了也没什么的。”

“嗯，不要紧。”

“秀崎说你最近好像……不太好。”问了一些情况也没有问出个所以然来，自己那个只是一个孩子的弟弟也是不会被告知详情的对象。

“没什么。”

“是嘛，要好好注意身体呐！……不要让人太担心。”

“嗯？！”看到渚熏加快脚步上前挨上了浅井，真嗣忍不住发出困惑的声音被浅井以为是对于自己前面一句话的疑问，于是顿了顿，含含糊糊地说着：“……关心你的人啊……还有，喜、喜欢……你的人……会让他们担心的。”

“哦。”并没有注意听的男生只是本能地反应着，完全没有想到对于女生来说，这样的话意味着怎样的暗示和试探。

有一句没一句说着的两人很快就来到了楼梯拐角，和浅井并肩而立的渚熏作势马上就要撞上准备下楼的女生时，真嗣脱口而出的“等等！”阻止了她的动作。

扶着楼梯扶手转过头来：“诶？怎么了？”

“没，没什么。”惶惶地否认着。对于别人来说，不存在的东西又怎么会造成影响呢。然而就在女生回过脸去时，渚熏抬起头来脸上笑容的幅度却让真嗣感觉格外寒冷。他伸出手去推她的时候，理智还是让真嗣忍着不向前去。但是浅井明显因为受到外力而一步踩空跌下去的情形像是按了慢放的镜头般在眼前上演。

已经说不上去是条件反射还是训练有素，扔下拎着的书包带整个冲上去半抱着女生跌了下去。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抓着扶手停在楼梯中央的时候了，虽然没有摔下整个楼梯，全身到处袭来的疼痛还是让他觉得仅仅只是头疼脑热的感冒真是来得太轻松了。

也不敢乱动地就那么维持着姿势坐着，动了动胳膊，摇了摇怀抱里的女生：“没事吧？”才发现浅井低着头全身颤抖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在抽泣着。胡乱掉下来的眼泪滴在深色的浅色的校服裙子上，滴上了大大小小的墨点。

小心地松开手，试探着问：“哪里痛吗？”

得不到回答，只是越来越多的液体溅在衣服上。

耐着随处而来的细微疼痛站起身来，打量着女生没有什么外伤，在身上摸索着纸巾：“放心，我也没事。”

亏得是冬天衣服穿得多，除了右脚那边的旧伤又开始突突地疼让他有点担心之外，另外的确是没什么大碍。

递了一张纸巾给浅井后，又抽出一张擦了擦鼻子。刚刚因为紧张而疏通了一会儿的鼻子现在又开始塞得难受。想了想还是伸手扶住了浅井的胳膊，低声说着：“站得起来吗？地上冷。”

温柔的带着鼻音和热气的嗓音在耳边响起的同时，心里的秘密在不知是歉疚还是委屈的作用下再也坚持不住破口而出：“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浅井的错啊。”要怎么跟她解释呢。

“……上次……我、我不该推……推……明日香的……”带着浓重哭腔的叙述，“我只是不想，不想她……和你一起……演舞台剧而已……没想要她受伤的……我不是、故意的……因为，因为我很喜欢……”

“我知道了”打断了浅井没有说完的话，“不是浅井你的错。”

摔下楼梯不是你的错。嫉妒不是你的错。喜欢上我也不是你的错啊。

浅井借着对方抓在胳膊上的力量就势站了起来，一直低着头没敢看真嗣的脸。

一边替女生掸着上衣上的尘土，一边喃喃地安慰着“疼吗？校医务室已经关了，要不我陪你去医院吧。”因为眼泪而沾上了更多灰色的裙子没有办法帮她清理，于是又扯了一张纸巾出来，留下放进口袋，将剩下的连同包装袋一起塞进了女生手里。

不要哭了。这样的话说不出口。这句话只能催发更多的眼泪而已。这一点，原本爱哭的

真嗣有着深深的体会。

还不如就这样静静地守在一边等着这一场雨下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这次的并不是什么新的使徒，按照采集到的样本图谱和 MAGI 分析，这次的使徒于上次的是同一个，葛城上校。”赤木律子照样波澜不惊地解释着。

“我知道，所以才问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可能。”

“没有什么事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事实就是事实。还是快点制定作战计划吧。”赤木拍拍葛城的肩膀走出门去，留下有着凌厉眼神的干练身影——或许这才是真正的美里吧——电话联系着医疗科一课精神科的坂本医生：“真嗣的报告我看过了。不过目前来看，把 EVA 初号机的驾驶员改成秀崎还是太冒险了。接下来，还是要麻烦你们继续看着那孩子了，有什么情况及时和我们还有佐藤医生联系。”按下结束键后，皱起的眉头却没有松开来的迹象。

仍旧是用一堆药物和高科技将身体上的疼痛暂时压下去，碇真嗣也就暂且不去考虑疼痛反噬时变本加厉的残酷事实了。只是再次驾驶在 EVA 中看到以使徒姿态出现的渚熏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的理智和冷静去说服自己，那只是一个幻想。

“继续活下去是我的命运，就算结果会毁灭人类。”渚熏也曾这么说过，然后呢？

在一些混乱的回忆片段中，麻木的攻击，装弹，掩护别人。直到耳侧听到清晰的声音说着：谢谢你，能和你相遇，我很高兴。不用转过头去也可以感觉到他银色的头发在风中扬起，嘴角扯出好看的弧度。磁性的嗓音，瞳色如火。那一瞬间，好像听到脑海里有什么碎裂的声响。

“啊！！！！”全力向着他狂奔过去，被他躲开后，嫌后面的外接电源线碍事而不管不顾地将它扯下。

攻击是粗鲁而凌乱的，听不见周围的声音。唯一想做的要做的在做的就是将眼前的渚熏撕碎，打倒在地。

当时对我说自己的死，那是唯一且绝对的自由，那为什么不彻底的死去。为什么还不死去。去死去死！直到手中的高粒子刀被生生地打落，二号机狠狠地将初号机压翻在地，明日香沙哑的声音传进耳朵里，他才真正安静下来。

“笨蛋真嗣！！你到底在做什么，那是零号机，是凌波啊！！”被额头流下的汗水模糊的视线渐渐清晰起来，看到的是被自己攻击的残破不堪的零号机跌到在地上，然后是像上次自己在楼梯上扑过去时一样奋不顾身替自己挡下使徒攻击的二号机以及明日香的惨叫。

这个时候，因为被迷惑而伤害了凌波的自己。因为被保护而让明日香受伤的自己。恨不得就这样晕过去什么都不去管。

吉成秀崎接到替代出战的指令而穿着驾驶服在格纳库等待初号机回收的时候，却从屏幕上看到推开二号机冲向使徒的初号机。

从这边看过去，面部装甲有些许脱落，沾染上了血迹和污秽的侧面看起来绝然而愤怒。

18. Asuka

即使别人永远无法理解，还是要活下去，以痛苦的姿态去战斗。因为有想要保护的东西，有还没有寻找得到的答案。

NERV 总部伊藤司令的办公室，他正连线军部高层人员。“NERV 允许一个受过精神污染甚至将零号机击毁的人继续驾驶 EVA 吗？”

“但是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那个叫吉成秀崎的孩子呢？”

“对付使徒果然还是太勉强了，而且……”

“而且什么，伊藤，军人是绝不允许隐瞒和感情用事的。”

“是。由医疗部神经科方面得来的数据和 MAGI 的分析，使徒不单单是对初号机驾驶员进行了单纯的精神污染，而且有进一步的超越第一类接触的其它接触。换句话说，有一部分使徒的内核像是寄生物一般寄生在他体内。”

“也就是说，使徒一而再，再而三地复生无法彻底歼灭是因为还有一部分是存活在寄主，也就是初号机驾驶员体内了。”

“是。”

“寄生方式呢？或否传染？需不需要将他隔离起来？”

“这倒不需要。目前来看，只是单存依附在心室内，没有外扩的迹象，医疗部正在研究需不需要进行手术将其分离。”

“眼前最大的问题还是正在 Tokyo3 你们 NERV 总部正上方攻击的使徒，失去了零号机和二号机，伊藤司令准备怎么做？”

“真嗣上次鲁莽行为受了伤，现在精神也不稳定。”

“你刚刚也说吉成秀崎太过勉强，初号机的修复已经完成，别的情况暂放一边，当务之急还是灭掉燃眉之火的好。”

正说着，外面一阵喧哗，“哐趟”一声粗鲁门被打开。碇真嗣推开试图扶他的佐藤裕子，

闯进伊藤的办公室。

“让我去吧。”

伊藤健一郎不敢相信第一次所见时那么镇静的男孩子现在会是这样一副狼狈、激动甚至不可理喻的模样。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干什么。”

“我不是还没有死吗！”

“初号机驾驶员暂时改为吉成秀崎，你给我出去，碇真嗣。”

“他会后悔让我活下来的。”恶狠狠地这么说着的男孩子眼睛里面除了愤怒再也看不到其它了，他可以忍受渚熏一直跟在身边，责难他也好，惩罚他也好，毕竟当时的的确确是他亲手杀死了这个会微笑着对自己说认识你真好的男孩子。但是他受不了身边的人一个一个地受到伤害。或许最最受不了的是最后自己对于渚熏的愤怒，甚至是想要将他毁掉的怨恨。将情绪酝酿成毁灭的罪魁祸首，不可饶恕。

被佐藤带出司令房间的真嗣依然没有出离出愤怒来。“应该有那种药物的吧。”他扯着佐藤双臂的袖管。是为了“最后一次”准备的。

“你冷静一点！”佐藤悲痛地看着他。

“控制人的思维和行动，强化机能，感受不到疼痛和恐惧。以玉石俱焚的决心去战斗。”跳一段名为“死亡”的舞蹈。

“但是，如果这次不用，也许就没有下一次了，更不会有你们所想的最后一次。”所以，拿出来吧。

“连 EVA 这样的东西都可以控制的人类，怎么会不懂得去利用人、控制人呢？”

让我像唯一样灵魂永远寄宿在 EVA 里。“即使我今后不在了，初号机还是会保护你们的。”

“啪！”

响亮的耳光声终于扼杀住了更多残忍的话从真嗣嘴巴里倾吐出来。

佐藤裕子随着自身的颤抖掉落下来的眼泪让她的眼睛看起来格外红肿疲倦。

“这里没有人指望着你用死来保护。”

“如果你这么急着要去送死就是因为一点点的迷惑或者冲动的话，你真是幼稚得可笑。”

“究竟为什么要来这里，究竟为什么要让一切开始，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吧！”

丝毫不留力的巴掌打在左颊上，疼痛就像回声一般迟迟不肯散去。先前说了太多不经过大脑的狠话，现在嘴巴干干的，再也没有力气去吵去闹了。在佐藤裕子走后，只剩下真嗣一个人红着半张脸在长长的走廊上愣愣地站着。

没有办法思考，也没有办法移动一步。无能为力的感觉总是最轻而易举地就将人的骄傲彻底击碎。直到右臂吊着绑带的明日香踩着病房里的拖鞋沉默着走到面前来，然后伸出完好的左手插过腰际，侧着身子在不压到自己受伤的手臂的情况下，拥抱着眼前这个难过的男孩子。

真嗣想着，这种时候，自己应当是抬手回抱住这个安静的明日香，然后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大声哭出来，然后冰释前嫌，然后雨过天晴。抱抱就好了。所有的委屈都会因为这个拥抱而烟消云散。全部的怨恨都会因为这个拥抱而化为尘埃。然后皆大欢喜，然后矛盾解开，然后到达所有人都期待的完满结局。如果真能这么简单就好了。

亮晃晃的灯打在两人身上，狭窄的墙壁上印着的 NERV 的字样和枫叶 logo，血色的。用力闻的话，就可以闻得到血腥味。真嗣却始终没有气力去抬一抬手，给予对方一个“我没事”的讯号。

很久很久之后，明日香才拉着他的手慢慢走回房间，面对面坐下，沉默地看着真嗣脸上依稀可辨的手指印红肿地横亘在空气中。一脸哀伤却没有要哭的迹象。

“我宁愿你像以前一样掐我的脖子，或者哭出来。”明日香悠悠的声音轻轻的说。

“对不起。”

“如果觉得自己没错就不要道歉。”听到这句话惊讶得抬起头来，只对上明日香毫不避讳直盯着自己的眼睛。就像我不是两年前的那个我了。你也不是。总有什么东西是时间悄悄

塞进身体里的东西，我们所说的成长。

“你不是问过我吗，像现在这样的世界，我会不会后悔。对于我来说，可以后悔的事情还有很多，像是买了一件和别人撞衫的衣服或者是减肥时期又忍不住偷吃了冰淇淋。但是很多事情不去做的话，说不定结局会更加后悔。”真嗣眼睛干涩得厉害却全然没有流出液体的冲动，只是这样听着明日香说着。

“谁也说不清做过的事情与没有做的到底哪一个来得更加后悔。”

“做得到的事情我想要尽力去做，就算只能改变一点点也好。我常在想，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从一开始的地方重新来过的话，说不定也就只会改变那一点点而已。”不是说教也不是责备，眼前的女生只是全无保留地对自己敞开心扉。

“一开始再见到真嗣你的时候真的是吓了一跳的，的确有变帅，”说到这忍不住笑了一下，“也有变得更加可靠的感觉。说是更加成熟了，相应的也增加了距离感，不明白你的心里在想什么。”明日香小声换了一口气，故作轻松：“干吗装成大人的样子，你看，明明就还是小孩子。”

“对啊，像真嗣这样 14 岁的时候和人接吻还会憋到差点背过气的人本来就是小鬼一个么。所以，才不放心你一个人。”就算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也想要一直一直待在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我会保护你的。”和这个有碇真嗣存在的世界。

“谢谢你，明日香。”最后，真嗣终于觉得自己找到除了“对不起”之外其他表达情绪的方法了。这种时候，只要微笑就可以了。明明教过别人，自己却忘记了。

重新再站在伊藤和葛城他们面前的真嗣让伊藤健一郎觉得几个小时前闯进来吵闹的情形不过是幻觉而已。

脸颊上新鲜的巴掌印突兀地颧骨上，衬得碇真嗣说的话格外不真实：“我想我有必要知道事件的全部真相。包括使徒复生的真正原因还有我的幻觉之间的联系。”冷静下来想一想的话就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葛城抢在伊藤前面说话：“真嗣，有些事情我们不和你说是为了你好。”

“现在不是‘为了你好所以可以瞒着你’这样的小事情，这中间关系着多少人的生死你不会不清楚，葛城少校。”碇真嗣反驳。“伊藤司令，我为我先前的过失和冲动向你道歉，之后也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和惩罚。虽然不清楚精神污染会对我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会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以保护 NERV 为最优先将使徒击败的。”现在可以说出这些话的真嗣在伊藤看来确实有能力做得到。

“那如果说我们这次的使徒定义为碇真嗣你，你还能做得到吗？做得到不惜一切代价以保护 NERV 为最优先将使徒击败吗？”就像东治那时候一样。就像渚熏那时候一样。

佐藤裕子犹豫着还是一边给真嗣打针，一边询问着：“还痛吗？脸上的伤。”

“嗯，没事了。”

当针体离开身体后，真嗣知道可以维持差不多两个小时左右，在自己使用右脚时感觉不到疼痛。

“伊藤司令的话你不用在意。先把地面上的使徒消灭了，然后就交给我们，只是一个小手术而已。”佐藤指了指真嗣的胸口：“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对我们来说就像切除阑尾一样简单。”

“那要是失败了呢，我是说它可以扩散或是繁衍。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不是吗？”听不出话里面的情绪。

“……真嗣。”

“抱歉，不该讲这些话的。”说着站起身来活动了下手脚，“首先还是应该把上面那个家伙解决了再说。没有零号机和二号机的援助，打不过他也说不定的。”

恢复了寻常口气，却说出让佐藤异常担心的话来：“真嗣，你可不要做什么傻事啊。”

摇了摇头“才不会呐。不会幼稚得那么做的，虽然有想要即使去死也要保护的东西，但是真的死了的话不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吗。我妈妈她说为了让我看到光明的未来，然后就那样在我面前消失不见了。我不会那么做的，我想要和大家一起到达光明的未来。”会毫不忌讳得说出唯的事情是在佐藤的意料之外的，一时想不出要说点什么来。

“嗯，那我走了。裕子小姐还是先考虑考虑那个手术的事情吧，到时拜托口子开小一点，我怕疼。”

“喂，等等！”已经走到格纳库准备上机的碓真嗣听到明日香的声音而停下脚步。“怎么了？”

“稍微有点事。”

“什么事？”实在想不出来的真嗣只能老实地问起来。

“果然想了想还是不甘心，是真嗣那样的笨蛋主动的话，感觉我自己特别挫……”

“哈？！”

“就是，就是那个嘛~”已经有点语无伦次的明日香不打算说下去了，也不管面子，直接贴上脸去。

明白女生意思的真嗣看着渐渐靠近的粉色嘴唇，心里晴朗了一些。小心地抓住她的肩膀，截住了这个吻。

不解地退回身子，明日香皱起眉头气鼓鼓地看着自己的反攻计划泡汤。

“为什么……”

“不要生气。”放开肩膀开始解释起来，“……那个两年前的那个时候……美里、美里小姐”说着这个名字的时候羞怯地低下了声音，“……呃……她说那是成人之吻……如果我回来再继续……然后就那么欺骗着我一个人倒下了。”

“什么成人之吻！我看是乘人之危才对！”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不想搞得像是我再也不回来了一样么。”

周围通讯器里传来的声音阻止了两人的吵闹：“喂喂！你们注意一点。”赤木律子的声音透了出来。“我们这里可是可以看到格纳库的景象的。”接着是一阵大伙儿的笑声，还夹着调侃“年轻真好啊。”瞬间红了脸的明日香忿忿起来：“真嗣这个大笨蛋！”

“真嗣准备好了吗？还是说要我给你一个战前之吻啊。”这次的玩笑是葛城。

“美里小姐！”这下连他也红到了脖子根上。

“好了，那我上去了。”

“嗯。可别死啊。”明日香大声对着他的背影喊着。

“嗯。”

做不到的事情就不要答应别人。这是碇真嗣和明日香共同的执着。所以当初号机缠着使徒自爆的时候，明日香觉得自己情绪里的愤怒是大于悲伤的。

填满了整个监视器屏幕的火光和烟尘扼住了咽喉，没有办法呐喊出来。

她只听到自己心里没有来得及转换成日语的声音，用德语咬牙切齿地骂着：骗子！这个大骗子！

19. Shinji

碇真嗣最后一次说出“EVA 初号机，出发。”的时候想像了一下后面的战斗会有多么的困难。但是想象永远只是想象。猜不到对方会给自己出怎样的难题。就像每一次你去猜测一份即将迎接的试卷一样。

同样外貌的使徒已经是第四次看到了，心里想着“真是一点也不想再看到你了。”就拿起一边另一个升降机里射上来的来福枪。对于连续交手数次的对手来说，对于对方的攻击熟门熟路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同样也增加了这场战斗的困难性。

敏捷得躲在预订升起的防护墙后面心里默数到“六”差不多使徒的攻击就会有一个暂停期。等到立起身来向着前方一阵扫射后，烟雾散尽才发觉使徒并没有待在预订的地方，心里小小的惊慌还没有散去，从后方而来的攻击忙乱地用拿在手里的枪托去挡。“哐趟”一声折断了枪身。余力打在额头上瞬间有温热的液体流了下来。

“EVA 初号机头部装甲受损，损伤程度 D”

“美里小姐，再发射一部枪上来。”

“在 4 号出口 30 秒后将发射二号机的来福枪上来。”

“了解。”碇真嗣觉得自己所有的可以被称之为“男子气概”的东西都在此刻被调集上来了。躲闪着使徒的攻击赶在 30 秒前铲球般的一脚踢掉了倒塌下来覆盖在 4 号发射口的巨大建筑物残骸。然后用力攥出卡在地面出口没有全部弹射出来的保护箱，粗鲁地抓出里面的枪。仿佛预料到使徒攻击来的方向一般率先闪避过去，顺带精准地连射了几发子弹。

不会掉进同一个陷阱里面两次的。

额头上的伤因为剧烈运动又开始不住流血。

“律子小姐，将舱内温度下调一点。”

“伊吹，LCL 的液态温度下调一档。需要止痛剂吗？真嗣。”

“不需要，这种程度还没有佐藤医生那一下来得痛呐。热的话感觉痒痒的，这样清醒一点。”

伸手将快要遮住自己视线的血迹抹去。沉了沉气，回忆自己刚学空手道时测试的情形，

只是专注地攻击目标。专心的时候虽然动作凌厉很多，脑中所想却尽是一些让他自己都哭笑不得的事情。

应该把 EVA 开发成远距离狙击型的，拿朗基努斯枪像插鱼一样得把使徒射死，我标枪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或者像漫画里的 GANDAM 那样更依赖于技术，而不是一屁股坐上去就决定了同步率。使徒埋头砸下来，只有吃痛的份了。

还有就是虽然世界上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历史和量产机了，要是足够多的驾驶员和 EVA 机的话，一人一下也可以把他踩死了。

最后意识到自己真是胡思乱想地有点过分的少年重新退到一边喘着气慢慢镇静下来。心脏突如其来的抽痛让他低低地骂了一句脏话，接着一边射击一边问着：“美里小姐，我现在总没有在攻击自己吧？”

“诶？！没有。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阿，”初号机打完子弹曲身藏在一处掩护后面“我又看到渚熏了。”

“没有，那是使徒。”

“那就行了。”一拳砸在使徒，不，在真嗣看来是渚熏的脸上。不留情面。

你不是说过继续活下去是你的命运，就算结果会毁灭人类。但是我也记得你说过你也可以就这样死去，对你来说生和死是等价的。我相信那个时候这么对我说着的渚熏。

被使徒挣脱开来的初号机扑上去继续攻击着。他是我遇到的人之中最善良的那一个。不容许被诋毁和伤害的那一个。胸口顿顿的疼痛让他快要睁不开眼睛了“律子小姐，室温再下调一点。”

“知道了，伊吹。”

“是。”看着眼前熟悉的想念的男生被自己压在身下，露出痛苦的表情，碇真嗣觉得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快要掉下来了。他抽抽鼻子，努力向上昂着头把要哭出来的念头压回去。从那时候就决定了的，再也不会哭了。更不会再在渚熏面前哭的。

再伸手准备打下去的时候，有声音插进来。“打吧，打吧，就这样把他打死呀。”原本以

为又是渚熏，仔细辨认就发现不是。似乎是来自自身某处的另一个意识体。

“反正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还是可以活过来的，无论多少次也好。”就这样停在了半空中的拳头。“你明白的，我在你的身体里面，或者说我就是你。”冰冷的 LCL 让手脚有点僵硬。

“那么，你做好了去死的觉悟了吗？和我一起去死，或者一起永远活下去。”用尽力气握着的拳头让他略略战栗起来。

“你知道的，在 EVA 里面可以永远活下去。其实，保护或者是毁灭是一样的。”动摇使他放下了拳头，使徒趁机初号机格挡开去。

“犹豫了是不是？害怕了是不是？那么，来吧，和我在一起。”迅速缠上来的使徒将躯干紧紧地贴在初号机的紫色装甲之上。

“相位空间开始中和。”

“初号机 A.T Field 被侵蚀。”

“不可能，怎么会这样！”赤木律子扑到电脑前，这对于同步率突破百分百的初号机来说，是不可能的。“难道！”

除非自己放弃。打开称为绝对不可侵犯领域的 A.T Field。

“一起去死这种事我是不想要的。突然发现渚熏说的对，有家可归，这个事实总与幸福同在，多好啊。”有了想要回去的地方。有了可以回去的地方。

“我并不是什么勇敢的人。如果除去 EVA 驾驶员这一点不看，真的是一点才能都没有呢。”就像生存在世的绝大部分人一样。平庸，却找不到去责备的理由。

“也许或者一辈子都是在寻找之所以为人，之所以要活着的理由，就这样在搜寻中走向终点。”有时也会彷徨。会不会死掉比较好。

“起码有一件事情，起码让我做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是我想做才做的。有一件事情不是被安排着的。有一件事情跳出了剧本之外。这件事情，让我自己来决定。

拉起那个开关的时候，碇真嗣揪了揪胸口。

胡思乱想又开始占据了整个意识。NERV 为 EVA 设置这个系统不就是为了这种时候吗？真是抱歉，我不是凌波，没有那么多的后备者。

答应了的事情做不到，明日香一定会狠狠地骂我的。

还有，不能和父亲在一起的话，能和妈妈在一起也是很好的啊。

一般来说，人死前是不是应该许一个愿望呢？这辈子无法实现的话，带着去下辈子也好。如果真的有下辈子的话。

稍稍考虑了一下，又对自己心中琢磨着的想法抱以一笑。

这个愿望，就算是下辈子也不一定能实现的呢。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

继续活下去是我的命运，就算结果会毁灭人类。不过我也可以就这样死去，对我来说生和死是等价的。渚熏从一开始就比自己聪明的多。

那么，再见。

20. Rei

我是凌波。凌波丽。

很多人觉得我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于世。关于这一点，我自己并不清楚。但是，在这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

明日香觉得自己永远都不会再原谅碇真嗣这个人了，让自己在众人面前哭得一塌糊涂，什么风度，什么仪表，什么面子，都统统地扔掉了。像个刚刚死了丈夫的小女人一样哭得喘不上气来，没错，就是那样的女人，所以才生气，所以发疯一样地骂他。

当我站在她的房间，望着坐在地上卸下了所有骄傲和防备的明日香时，我确定自己是没有什么力量将她从地上扶起来的，所以我只是依旧面无表情地对她说四个字。这四个字所蕴含的力量却足以让她猛地抬起头来，随着难以置信的眨眼掉下几大颗眼泪来，然后用手撑着奋面奋力爬了起来。

也许是保持那个动作太久的原因，脚有些发麻，她跑过我身边时，肮脏的脸上重新染上了一层薄薄的光。

那是我所认识的明日香。我只对她说了四个字：“他还活着。”说完之后，大概我就该重新回到旁观者的位置上去了。

“你为什么还活着！”一脸担心跑进碇真嗣病房的明日香并没有看到想象中浑身绷带的样子，仍旧像是每天早上叫他一起去上学时一样回过头来懒洋洋地看向自己，结果情不自禁地喊出这样的话。

“啊，不过把初号机弄成那个样子，也许伊藤司令会杀了我也不一定。”

被他这么一说又破涕为笑的明日香敲了他缠着绷带的脑袋一下：“你什么时候学的像加持先生一样油嘴滑舌了。”心里想着“你不就喜欢加持先生的油嘴滑舌嘛。”最终没有说出口，再也藏不住的疼痛让他蜷缩成一团，轻轻呻吟起来。吓得明日香再也不敢乱碰他了。

“很严重吗？”

“裕子小姐说我差点就死了，”并没有对她有所隐瞒，“我才刚刚醒过来不到半天而已。”

那种程度的爆炸造成气胸、腹部积水等的情况十分正常。“这次是内伤，我现在大概像

是一个里面坏掉的橘子了吧”察觉到明日香越来越难看的脸色，又半开开玩笑来“以后你可要对我温柔一点，轻拿轻放。”

被说得哭笑不得的明日香还是松了一口气：“总之是没事了吧？”

真嗣摸了摸胸口：“只是炸弹的第一根导线被剪断了而已。”现在连初号机都失去了，要是这里面的东西再作祟的话，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过还好，没有缺胳膊也没有少腿。以前男孩子就曾经考虑过，要是变成残废变成别人的拖累的话，还是不必再活下去了。不要给别人惹麻烦，是他的另一个执着。尤其是自己在乎的人。

高木直树作为与佐藤裕子齐名的著名医生，对于要不要给真嗣进行手术这件事十分为难，又或者，这已经不是为难不为难的问题了。他其实并不自信自己是否可以顺利完成这次的，任务。从两年前开始，身为碇真嗣的主刀医生之一的高木中尉一直都很感激他可以活下来，每一次对躺在手术台上的人进行救治，他都觉得是在缝补一个破旧的洋娃娃。大概戴着白手套的双手已经将他身上所有器官摸了个遍了吧。他很庆幸自己身为一名专业的并且职业精神出众的男性医生，可以沉着地应对鲜血以及死亡，而不像佐藤医生上次那样失态地俯在手术台上哭得不能自己。

晚上例行寻房时，盯着男生均匀呼吸的脸出神，这就是他一次一次拯救过来的人了吗？医生不可以感情用事，手术刀下，在他们看来，只是一块组织，一个器官而已。只是别的医生不会如此长的时间只对着一个人。大部分的时候元气满满，定期做着各项指标的检查。也有像这样虚弱地躺在那，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彻底坏掉的时候。

高木深深叹出一口气，对于医院里的其它医生来说，所谓一个好医生，就是可以做到尽量少失误。然而，手术成功率对于 NERV 来说一点儿意义都没有，再小的失败落到一个人身上就是 100%生，或者死。但是，无论对于医者或者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没有办法接受死亡这一结论的。整个世界的希望就这么压在一个男孩身上，而他们需要负担起这个男孩的生死。想要这里，任何坚强的人都不免脚软。

这几天，高木常常失眠，来自 NERV 上层的命令像是摘去了他的一半肺叶般让人呼吸困难。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一个动作会不会就会让瘦弱胸腔里的那颗心脏再也不跳动。恐惧密密麻麻包扎着他所处的空间。他很害怕，可是他不能表现出来，无论是身为医生的骄傲，还是

身为军人的尊严。他害怕到不想拿起手术刀。捋了捋真嗣的额发，细细听来，睡梦中的人似乎也并不好受，艰难地吞吐着空气，嘴唇蒙上了薄薄的一层白色。

生或者死都要拿来衡量衡量利弊。真是卑鄙的人类。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他有时候心疼男孩子活得太累。心想，要是自己真的仁慈一点的话，说不定应该用手术刀杀了他。这个想法让他全身寒冷地发抖。不要再醒过来了。为什么拼了命还要活下来。

“佐藤……哦……是高木先生。”

“怎么了，吵醒你了，不好意思。”

“没有……睡得很浅而已。” 嗯，憋得难受。“真嗣……你……”

“你想说什么，高木医生？”

“关于那个手术……你害怕吗？”

“……”

还是害怕的吧，明明有着强烈的求生欲。

“抱歉，不该跟你将这些的，你不用担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高木医生，经过那个手术，我就可以好好睡觉了吧。”无论成不成功。“我很开心呢。”男孩淡淡的笑容看得高木心里生疼。

他调整了下呼吸，说：“还是睡会儿吧，离天亮还早。”

“嗯。”

医生转身关上门后，脱力地倚在门上出神。今天早些时候单独从 NERV 高层得到的命令是，这次手术当做是医疗科首次对使徒的正面作战，一切行动也歼灭使徒为最优先。换句话说，哪怕牺牲掉 EVA 初号机的专属驾驶员，也一定不可以让使徒有继续存活下去的机会。这场手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考验。考虑到佐藤医生难以控制情绪这一点，主刀医生是高木直树中尉。他知道门外面布置的火力足以把这个房间里的人和东西毁灭三次，但是他真正颤抖的原因却不完全来自于此。

“准备好了吗？”

“哦。”

只是轻轻应了一声便闭上了眼睛，这对于碓真嗣来说是最简单的一次对弈了。真的能够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去做。盖上手术专用的布罩之后，手术刀划下的只是一块普通的组织而已。而他，高木直树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指挥着众人，分割着脉络，直到用肉眼识别到那个敌人所在地。高木的手术刀停在那里，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的动作吓得无法动弹。唯一听起来轻松一点的声音大概就是真嗣均匀的呼吸声了。手握生杀大全的大夫低了低头，埋在口罩之下的脸神情难辨。

直到时间足够久之后，他才咬了咬牙说出一句话来：“准备缝合吧。”随后下刀。

一周之后，这辆开在箱根公路上的普通大巴车带着 NERV 的众人行驶在郊区小路上，平稳的车速和下午两点半的阳光使得车上大多数人昏昏欲睡。

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之后，难得让大家放松一次的温泉之旅。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才带上了真嗣。老实说，他的身体不好，非常不好。如果有人在爆炸现场逃生出来又被人开胸挖出一块之后还能像以前一样，那绝对是不可信的。本来应该在重症监护室的人现在却在去温泉的路上，伊藤方面会答应下来在众人看来简直不可置信。不过，真嗣本人对于这次安排却显得特别开心，一路上都显得很愉快。病人终究是病人，现在在长途颠簸中打起盹来。

真嗣柔软的头发被阳光染得浅浅的，脸颊因为光线直射而略略发烫，浸在阴影里的下半身却因为半睡半醒的状态感到些许寒意。

佐藤裕子走过去替他盖上毯子，看了一下时间该要为真嗣注射了。于是，捋起真嗣的衬衫袖子，熟练地抹了抹酒精，真嗣理所当然地接受着这一系列的动作。闭着的眼睛始终没有睁开来。

一个不留神，消毒棉花掉落在地上。佐藤只得走回前排自己的座位处去拿新的。而真嗣总觉得阳光打在眼睛上特别扎眼，让人睡不安稳。但身体又懒得动弹。于是，当脚步声离自己越来越近时，不自觉伸出手，抓住来人的袖子。喃喃道：“阳光太刺眼了，帮我把窗帘放下来。可以吗？”

迟疑了一会儿后，探过身去拉拢着窗帘，真嗣被笼在影子里，终于感觉不到刺目的光线。

一会儿，感觉到身前的人缩回了动作，窗帘已经被拉好，没有那种违和感了。真嗣满意地将身体往毯子里缩了缩，以更加舒适的姿势斜靠在椅背上。“谢谢你啊，裕子小姐。”

佐藤什么都没说，熟练地扎针，这中间真嗣只是轻轻皱了皱眉头。拿着新的棉花擦拭了针眼，便替他放下衣袖并将左臂塞回毛毯内。

她站起身来，看着去后排拿饮料的碓元渡从她身边走过，依旧面无表情。还有睡梦中的男孩子。也许不说才是最好的。对谁来说都是。但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在某个春日的下午，男孩拉着父亲的胳膊，撒娇似地要求以及男人俯身替他拉下窗帘的事情，是的确存在着的。即使没有留在任何人的记忆中，他也是存在着的。

还有一些别的事情，也只有在旁观者的位置上才能知晓，像是碓真嗣睁开眼睛，从缝隙中看到朝自己这边走过来的碓元渡，然后伸出手抓住他的胳膊。就像每个孩子小时候会做的一样。就像唯还在的时候自己会做的一样。提出请求。可以吗可以答应我吗答应我吧没有回答，只感觉到笼罩在头顶的小心翼翼的动静。很满足呐。真的很开心。谢谢你啊，“再见”那样的话，我记得说过了的。这样我就可以没有遗憾地一个人离开。也不再怨念。也不留下思念。这样就好了。就让我这么任性一次吧！

我是凌波。凌波丽。

我所认识的我所喜欢的碓真嗣死在那个下午，那节车厢，那个昏昏欲睡的梦境之中。

死因是佐藤裕子所注射的那只针剂。或者从更早之前高木直树切开他的胸口并没有发现类似使徒那样的东西时就已经注定。

旁观者永远只是旁观者而已。就算几天前与他有过这样的对话，我也什么都改变不了。

“凌波你觉得最悲伤的事情是什么？”

“死亡，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那是对于活着的人而言的，失去心爱的人会觉得缺失了重要的一角，人生也不再圆满了。”

“我不知道，我没有亲人，也不知道死亡。”

“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一个人活着或者一个人去死是相同的。”

所以他才会在知道实情之后主动去找伊藤健一郎，像出色的编剧一般安排着自己的死亡，让人换掉佐藤的针剂。

我突然为他感到高兴，能够回到这里来，让一切重新开始，做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关门，亲手终结掉一切。

The last thing

浅井悠塞着耳机坐在疾驰而过的电车之上，漫不经心地翻着杂志，看到自己上心的男星时一下子被那些线条完美眼神温柔的照片逗得无声笑起来。

事实上生活中还有许多要烦的事情，譬如那门翘掉了很多节的专业课程的期末考，譬如略略有透支的银行卡欠款单，譬如身边这个总是感觉缺乏安全感的男朋友，都 25 岁的人了总是像个小男孩一样。

翻到娱乐杂志心理测试版面时，在心里默念着上面的测试题：“如果世界末日到来了，你会许什么愿望？”

这个世界每天都有很多流言，说地球在新千年的时候会灭亡之类的，说是第四次冲击会让人类全灭之类的，听起来也并不比自己的闺中密友在失恋时说着“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来得可信。

原来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坚强得多。

不是失去了谁就活不下去的。

只要有足够久的时间，痛哭着的人就会恢复力气重新站起来。

哪一天甚至会忘记了自己丢失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感觉到坐在旁边的男友撞了撞自己的肩膀，浅井拔下耳机，看向对方，稍稍不耐烦地抱怨着：“干嘛？！”

男友也不做声，只是向车窗外努努嘴。

因为内外温差而在窗户上结起的一层雾气，被划开了一道道的沟壑。在尽头聚集起来的水因为重力滑落下来。一晃而过的夜幕中的城市霓虹斑驳，笼罩在一片寂静之中。

“下雨了呐。”这么说着的男人回过头来，一脸诧异，他不知道自己的女友为什么突然将脸埋在双手之中，哭得直不起身来。

也就只有思念这种东西了。

只有思念这种东西，让人变得愚蠢无比。

The end

哇，鼓掌庆祝此坑填完！

谢谢认真看文的每一个人！

以上 kiku

在这个文的前半部分都没有别人的声音，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老实说，这个文里面有很多场景是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臆想出来写到日记里面去的，渐渐就有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想必就是那个 beautiful world 了吧。

好了，如果真的有什么要说的话，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十代（十几岁的时光）和所有看过或者以后会看到的人。

至于其它 eva 的文，写了这么多恐怕不会再有了，要写的全写进去了。其它的同人文倒是也说不定会写（萌的东西很多，像是一些比较经典的动画或者是 j 家的美少年们）但是我自认为是那种优等生，学日语、各种经济学的专业课都要忙，不晓得还有没有时间。就算写别的文，大家也不一定会喜欢的说。而且虽然自己是爱看狗血的文，让我写没有剧情的文，或者太矫情的却是很困难的。（你们要相信，在我原来的设定中，真嗣君可是特别小受特别娇弱……呵呵）

对了，请不要忘记这篇文章还有个番外哦~正常的话，下周五晚放出！让我们穿越时光，一起去到 another story 中吧。

又到暑假了啊，这文好歹也是去年暑假开始动笔写的。

原创了几个比较丰满的角色，其实秀崎很像 TV 里的真嗣啊，就是想做个对比么

当时破还没有出，所以我想自己做点改变试试，对于破的改变，我很欣慰呢

本来想虐一虐秀崎的，后来还是放过那小子了，还是幸福地生活下去吧。

刚写的时候没人看还是挺痛苦的，有段时间快弃坑了，不过我本来也是那种看了喜欢的文也不会回帖的人啊，总之，有人认真看过这个故事我就很开心了

番外 (Another story)

总是可以在电视上、街头广告上看到这样那样关于战争、佣兵的宣传。

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抱以的究竟是不屑还是担忧的表情。这是离我太遥远的事情。幸好我活在和平的年代。那边的小孩好可怜哦，对了，今天的那个访谈节目要开始了，我要快点回家才行。再怎么看都是与我无关的事。对，只要与我无关，就无所谓了。

这不是碇真嗣第一次离家出走了。上次是迎战第五使徒时候的事情了。

他漫无目的地在异国的街道上闲逛着，MP3 因为没电已经自动关机了。耳机胀胀地塞在耳廓里，并没有要摘下来的意思。这样子，就可以假装注意不到周边人对自己的注视了。

入夜的这条不算是市中心的街道已经慢慢在时针的推移中渐渐被冷清所占领。

没有目的地的话，心里称不上犹豫，但其实动作却始终在踟蹰着什么，在每一个分岔路口，脚尖的去向都要在停滞很久之后才能有所抉择，有时候在朝一个方向走了几步之后又没来由的掉转向相反的方向。

想找一个可以停下来的地方。

眯起眼睛来，眼前的路两侧路灯在不安地闪啊闪，随着自己的靠近，那盏大概是坏掉了的路灯在灯芯的地方微弱地挤出一点蓝光来，小气巴交的样子。

真可怜呐。这是碇真嗣对这盏路灯本能的情感判定。在这么多灯当中，只有我是不一样的。明明已经很努力的发着光，你们还是可以一眼就看穿我的不同。虽然我们有很多个，但为什么还是那么孤单呢。

偶尔擦身而过的金发碧眼的人总会假装无心的多看真嗣一眼。男孩习惯性地低头，好让对方看不到自己现在糟糕的表情。而其实，他们不过是多留心了一下这个碰到的稀有的东方脸孔罢了，非常正常的。

为什么要来这里，远离 EVA，远离 NERV，远离那些熟悉的名字的地方？好不容易自己做了一次决定，现在和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做决定的权力了。

在第三次冲击发生之前，碇真嗣一直在苦恼，人为什么非要猜来猜去，我没有那么聪明，

你不说的话，根本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不是那么高尚的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想要回报的，并且想要拿心里的那杆秤来掂量掂量那个回报，是否值得，是否满意。我们面前的竖起的高墙，虽然看不见，虽然摸不到，但我就是知道它在。

被 A.T Field 包裹的那颗心，被彩色糖衣包裹的那颗果实，是软的，还是硬的？至于现在为什么要逃到这里来？好吧，是因为软弱。原本以为被接到美国来之后会像玻璃娃娃一样供奉起来，没有想到在腿动完手术后不久就被送到了那个同样要用“少尉”“大佐”称呼人却和 NERV 有着本质区别的地方。

我是个孩子。我是个伤员。这些理由在那些长官面前不用说出口就可以预见它们碰完壁弹回来的情形。

“IKARI SHINJI，我从今天起是你的专属承教官。我想首先告诫一点，在我这里，是不允许任何借口存在的。并且我想忠告你一点，我不会对你的训练有任何的把关不严或是包庇纵容，也不允许你有任何敷衍了事的行为发生。以上。”

第一次见面的日本籍上校远山弘一对着碓真嗣这么说的时候，后者还沉浸在先前的恍惚中，不明所以的愣愣看着这个军装笔挺的男人。后来想想，当时正确的反应应该是张开嘴巴让惊讶和诧异写满整张脸才对。

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候，似乎略略有点晚了。

军训和军事训练有着本质的区别。碓真嗣第一天的训练下来就在军医给自己换药的时候哭了鼻子，并且亲身体验到了这种区别所带来的附属产品。所以逃走了。在被远山弘一上校不留情面的打了一巴掌之后，所有忍耐都用尽了一般的哭着、咒骂着逃离了那个地方。

现在冷静下来想想，自己的确也有不对的地方。说出“以为自己打过几次胜仗就了不起了，也只是在有仗打的时候才能威风一下，像你这样的人，是踩着多少人的尸体才能站在这里的。”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有多锋利，碓真嗣是体会不到的。他所清楚明白知道的是，手上磨出的茧和脚上磨出的水泡，还有隐隐作痛的右腿处的伤口，以及内心巨大的足以吞噬一切理智的愤怒和怨恨。

独自行走在慢慢夜色中，可以呼救的人。美里小姐、明日香、凌波、父亲、妈妈，一个

可以都没有。只能在心里默默喊着：谁谁来救救我、然后又没有出息的自怨自艾：为什么偏偏，是我。

一家还未关门的夜店里淡淡泛出的光，颓废地射到路中央，没有理由地靠近那光源，呆呆地在玻璃橱窗外站了一会儿，女店主突然打开门，操着疑惑的英语：我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吗？“

在脑海中转换成日语，听明白这句话后，真嗣摇了摇头快步离开了。因为小跑而变急促的呼吸，在黑暗中轻轻喘着气，低着头呢喃：我跟你们回去了。

话音刚落，就从隐蔽处出来几个穿着便装的高大男子。

被带回去后，远山弘一一脸“你玩够了吗？”的表情是在意料之中的，至于会受到怎么样的惩罚，禁闭什么的，已经是顾不上的事情了。

无所谓了。随便你们吧。

长时间的沉默后，真嗣硬着嗓子说的“够了，我要回去！”也没能改变远山上校富士山一样的表情。

“听不到吗，我要回去。”大声喊出来的话因为丧失了底气而在音量低下里之后软绵绵的落下来，变成了小声的抽泣。

“真是难看。”远山弘一毫无避讳的意思。

回日本这样的要求最终没有得到允许，但真嗣坚持说要离开这个地方。权衡之后，军方决定将他转属到南极研究所接受保护。

“到哪里都无所谓，只要不再见到你们这些穿军装的人就好了。”少年最后那句拧着眉头说出来的话砸到远山上校的脸上，对方铁着脸什么也没有说。

坐在去往南极研究所的联合国军用运输机上的碇真嗣仍然没有任何轻松下来的意思，原来以为只有逃离那个地方一切就会好起来的，这种天真的想法，在现实面前只能默默攥着拳头而已。不是为了避开某个人。不是为了逃离某块土地。只是想要甩掉自己。这种愿望，真的可以实现吗？

当飞行机越过广袤的太平洋，出现在非洲大陆上空时，塞着耳机的少年侧头望了一眼云海下方隐约可见的土黄色大地，思绪里并没有冒出任何要判定好坏的想法来。

只是大块大块枯黄的颜色分割着浮云占据的视野而已。欢喜也罢，厌恶也罢，一点也惊不起波澜来。就像那些长途公车上沿途的风景，只有一面之缘而已，那是和我目的地无关的东西，也就不必抱有多少的情绪了。

那块土黄土黄的大地，并不是我想要降落的地方。是和我无关的。离我遥远的。曾经，是这样的。

在强烈的冲击和震荡后，碓真嗣反应着“撞上乱流了”还是“使徒攻击”，很可惜，这两种合情合理的解释并不是正确答案。护送人员北田武在确认了真嗣的安全后询问者飞行员：“怎么回事？”飞行员摆弄着各种仪器，发送求救信号成功后，一边努力维持着飞行姿态，一边应答着后座的询问：“我也不打算隐瞒你们，我们遭到了地面导弹的攻击，虽然没有正中，但是很不幸，我们的引擎损坏了。

这种完全超越了真嗣常识的事件完全不给他准备的时间就摆在了面前。随行的大人也并不清楚这种时候应当的措施：“那我们该怎么办？”

“看来……”飞行员尽量保持着冷静：“……只能迫降了。”

“和这边领空的国家政府取得联系了吗？擅自迫降可是会被当做入侵处理的。”

飞行员头上沁出了汗，看着总部给自己的反馈信息：“不用担心这一点了，下面领土不属于任何政府。”

“咦？！”

“下方区域目前正处于战乱中，北非国家联盟和当地游击反抗组织这几年来纷争不断，现在只能祈祷我们不要降落在反抗组织的据点去了。”飞行员的话听起来简直是非常荒唐的。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众多选项中选中最差的那一个，或者说，被迫选了最差的一个。

当面前那堆各种种族人都有的持械人员找来一个翻译和真嗣他们沟通时，他才发现他们

不仅迫降到反抗组织的据点了，而且在未和联合固总部相关部门取得联系之前，将被当做俘虏处置。

在被丢进那件破屋子之前，碓真嗣无法区分俘虏和人质有什么区别，也不甚清楚这个和第三新东京市或者 NEW YORK 有着天壤之别的地方到底落后到什么程度。本来想要让他换上俘虏衣服的士兵在听到移交人员的嘱咐后将这个打算作罢，但真嗣还是在刚被推进那件屋子就被一哄而上的众多手推倒在地，肆意撕扯着衣服。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他们意图的男孩惊恐得胡乱踢打着拥挤着的和自己差不多年纪的人们。没有修剪过的指甲在身上划开了一道道口子，从发生迫降事件到现在都一直被恐惧控制着的真嗣忍无可忍得奋力拉过一只胳膊，用空手道摔翻在地。

吓了一跳的众人散开一点，依旧围绕着男孩。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顾不上听不听得懂日语就冲他们喊着。

一个脸色铁青，衣着破旧的黑人少年怯怯地看着惊恐的看着四下的真嗣，小心地伸手指指他的外套。

真嗣不解地脱下自己几处已经被扯得掉线的夹克，抓在手里观望了一会儿，警惕得扔到一边。随即围着他的男孩女孩们就像夺食的野兽般扑上去争抢起来。最终力气大个头高的一个得胜般得将它套在了身上，尽管对于他来说，真嗣的外套小了一圈，还是足以让他满足得招摇着离去。

不死心继续等着真嗣的孩子们在他示威性的恐吓后终于散去。

我们的少年被折腾得筋疲力尽，等到因为害怕而流出的冷汗干透之后才抱着只穿着长袖汗衫的胳膊感到了阵阵寒冷。

在沙漠性气候的非洲内陆，昼夜温差之大，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切身的体会。斜靠在角落里看着其他人扎堆扎群地围在一起取暖，他像只小兽般地缩着身子抱着膝盖瑟瑟发抖。

当面前的人将泛黄的布块伸到真嗣眼前时，他眯起眼睛看了好一会儿才看清楚那是用废弃的旗帜拼接起来的大块布料，从臂弯里抬起头来回看着站在面前的人。

十二三岁的样子，黑人女孩，头发以一种看起来就很疼的方式编成小股扎在头皮上。此时她正向真嗣举着那块布料，看对方没有动静又伸手往前送了送。

缓缓伸手抓住摸起来质地极差的布，感觉到对方渐渐松手后，厚重的布料移交到了真嗣手里，散落下来的部分垂在地上，煽起的风扬起了地上厚厚的灰尘。

明白了小女孩用意的真嗣不知道怎么回应，只顾将布拉过来，裹在自己的肩膀上，小女孩有点不悦，她努了努嘴然后走开了。

其实真嗣并没有明白她真正的用意，不知道她只是过来和他公用一张“被子”的，不明真相的他将她和其他两个孩子的避寒用具据为己有了。

扎得皮肤生疼的毯子盖过头顶，一股黄沙混着异味充斥着嗅觉。眼泪不争气得流了下来，让一整天没有喝过水的真嗣觉得更加口渴了。

原本以为自己会那么坐一晚上的真嗣醒过来的时候发现已经是早上了，脸上风干的泪痕横七竖八，贴在脸上很不舒服。胡乱地抹了抹企图站起身来，才发现自己的球鞋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偷走了。赤脚站在凹凸不平的沙质土地上，因为白天来临而变得温暖的泥土让他搓着脚不知所措。

当他发现那个还算不错的“小偷”为自己留下的另一双破旧的军用鞋时，脸上脏兮兮的真嗣忍不住苦笑出了声。

在那个地方待到第三天的时候，真嗣甚至放弃了会被接走的想法。自暴自弃地觉得军部那些家伙留着自己也没什么用。远山上校更加不会为自己接受任何妥协和退让，巴不得远远地将他丢弃在这里。

他也再次相信了人类强大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仅仅三天的时间，他已经和那个昏暗房间里的任何一个孩子无异，同样哄抢着不多的水和食物，同样在晚上紧抓着可以附体的一切东西睡过去，同样小心不去惹怒高大的坏孩子们和那些看门的警卫。真嗣想，会不会就是因为人太容易为了生存而妥协，所以才会有永不消失的纷争，各种腐朽的思想，和像这里一样，存在着少年佣兵和卑贱俘虏的地方。

那个面黄肌瘦却格外有力气的卫兵将碇真嗣从地上拎起来的时候，他像是一条被挑选出来的小狗一样伸长胳膊被拽了起来。整条右臂从抓着的腕部延伸出去的疼痛让麻木的意识清晰起来，他瞬间变得无比恐慌。本能地挣扎着赖到地上去，也因此获得了更多的源自拉扯和反抗的疼痛。

“该死，你安静一点！”卫兵不耐烦地用生硬的英语说着。

“放开！放开！你们要干什么！”纤细的胳膊被死死地抓着，一点放松的余地都没有。胡乱的挣扎着，一脚踹在卫兵的小腿骨上，随后胳膊终于在对方一声惊叫后被放开了，顾不上手腕上火辣辣的疼转身向反方向逃，却被随即而来的一巴掌煽得重重跌倒在地上。说是巴掌，不如说是男孩子被过于宽大的手掌整个砸到了脸上，这个时候，真嗣才发现自己的脸是那么的小，劈头盖脸下来的重击没有放过左面脸颊的全部地方，严严实实地被“啪”地一声扎得疼痛无比。也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远山上校那一记耳光，那记让自己委屈的要负气出走的耳光，绝对是收起了七分力道的。

追过来的卫兵举起了手里的枪托，眼看就要砸下来的样子。条件反射地伸起手背横在身前想要抵挡，等待着落在身上的那一下重击。卫兵却突然想起什么似地泄了气，放下了武器，继而粗鲁地将坐在地上的男孩拖起来往外走。

这次虽然嘴上仍然带着哭腔喊着“放手！”却没有什么实际性的反抗。反而是边上忽然扑过来一个和真嗣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子，抱住卫兵的胳膊奋力嚷嚷着什么，接着是卫兵操着当地话恶狠狠地骂着她，驱赶着她。这边的喧闹在这个宽大的破屋子里只引来了一大群人的围观，没有人敢上前。

碇真嗣不知道那个女孩子和卫兵在说着什么，只是觉得脸上红肿着的地方疼痛在突突地跳着，不知是因为疼痛还是害怕流下来的眼泪淌在上面，弄脏了整张脸。

被两个孩子搞得忍无可忍的卫兵抬起脚不留力地踹在女孩子腹部，加厚的军靴砸在瘦弱的腰上发出惊悚的响声，随后卫兵上前没有丝毫犹豫用枪托狠狠打了她一下。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就瘫软在地上不动了的女孩子让真嗣忘记了哭泣，只看到涓涓的血液从被砸开的头部流出来，从黑色头发里渗出的鲜血不是想象出的艳丽色泽，而是浓重的深色。

碇真嗣又开始哭了起来，他揪着卫兵的手哀求着：“我听话了，你不要这样。我跟你走。”

冷冷看了他一眼后，卫兵径直将他连拖带拽弄出了屋子。

离开前回头匆匆望了倒在地上的女孩一眼，摇晃中的视线只来得及看到地上的一片赤色。

一路上碇真嗣都在担心和自责，他以为是自己让那个女孩子被打得半死。其实那个孩子

只是看到上次将自己刚刚才 17 岁的哥哥带出去的卫兵冲上去问他“为什么哥哥这么久都没有回来？”

“你们把他弄哪里去了。”

“爸爸妈妈都死了，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她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已经和其他十几个强壮的男孩子一起死在了一次自杀性袭击中。他在带着身上的炸药冲向敌方阵营的时候，他在被炸得四分五裂的时候，他在还感觉得到灼烧的疼痛的时候，还在相信着“起码可以让妹妹自由”这样的谎言。

看到随行的护送人员出现在自己面前时，真嗣有些神情呆滞地喃喃叫着“北田先生……”

心疼地替他抹了抹脸上的眼泪，为他肿起的半个脸责怪着：“不是跟你们说了不要伤害他的嘛！”

对方的翻译叽叽咕咕了一阵后，并不对此有所反应，只是自顾自说着：“对于你们的身份已经得到了证实。”

“那就快点放了我们。”飞行员不平地说。

“关于交换条件，联合国方面和我们还没有谈妥，只要有关组织可以答应我们的要求，马上就可以安排你们回去。”

这次，插进来的一个英语对话却落入了沦为俘虏的众人耳中。

“这就是这次行动预计会炸毁的地区。”“我们的人都已经确保撤离了吗？”

“是的。一切都已准备妥当，明日凌晨 2 点就可以执行。请问还有什么指示？”

“再确认一遍那些家伙中还有没有什么人，”说着这个的时候，望了真嗣他们一眼，“是可以榨出‘石油’来的。”

“知道。”边上的人突然插上话去：“需不需要再在那些小鬼中挑些‘武器’出来。”

看起来可以做主的那个人想了想：“不用了，不是还有其他据点的后备嘛。”

“伪装工作以及事后的舆论诱导事宜那就拜托了，务必做成好像是北非联盟那些家伙违背契约，炸毁俘虏区的样子。”

“是。”

大概听出异样的北田武忍不住插嘴：“你们要干什么？准备杀了那些俘虏诱发纷争吗？”

“你们这些家伙不要管我们的事。有人愿意赎你们回去不用和那些人死在这就偷着乐吧。”

“这么说是真的了，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做。”终于明白那些大人们在说什么的碓真嗣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刚刚还身处的那个地方正在被人谋划着炸成废墟。那些裹着度过寒冷夜晚的粗糙毯子。那些拿走自己衣服和鞋子的强盗和小偷。那些被虐待在地的可怜的孩子。要被炸成灰飞。想起这些的男孩子也厉声叫喊着：“住手！住手！你们放过他们吧。”

北田拉住真嗣：“如果有什么条件还可以和对方谈，或者我们向联合国反应。”

不理睬他们的劝阻，仍旧部署着骇人的计划。

北田慌了起来：“即使你们的计划成功了，到时候我们回去真相就会公诸于众。你们嫁祸给别人的丑陋行径就会被世界知道。”

飞行员制止了北田武：“喂喂，你这么说就不怕人家把我们杀了。”

“那又怎么样，被人知道又怎么样，我们需要的只是现在可以拼杀的理由而已。”

“你们这么做还是人吗！”对方终于被惹怒了，冲着真嗣他们吼道：“你们这些生活在富裕地方的人知道什么。你们知道没有水和食物的冬季吗？你们知道土地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吗？你们又知不知道那些北非联盟的人背地里都做了什么。”

“我们是不知道。这就是你们随意杀人的理由了吗？”碓真嗣突然挤到前面去。

“小鬼，你大概连什么是疟疾都不知道吧。你知不知道一周前我们抓回的逃犯回来后就染上了传染病，不得不将全部染病的俘虏和我们的人杀死。焚烧的时候用了多少的火药你知道吗？”翻译也失控起来。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们这么做是错的。”

“那些逃跑的人是因为喝了这附近唯一一个绿洲的水才生病的。那是北非联盟辖区内的水源，是这里唯一的淡水储蓄。它是被人投毒污染的，蓄意的。”

碓真嗣觉得自己的理解能力无法梳理出话里面的意思来了。

“种族，宗教，领土，这些在你们看来可笑的东西就是我们战斗的全部原因了。”

“.....”

“不！我们只是想要生存下去，就和你们一样。”

“.....”

“可是你们这么做的话，那些被杀死的人真是太可怜了。”

“你也会可怜别人吗？我还以为你们这些不知冷暖的人从来都是以为只有自己是最可怜的。”

这句直插心脏的话让碓真嗣再也没有力气反驳下去。他突然觉得好累好累。双手空空，没有一点挽回的能力。原本他想要闭上眼睛等凌晨2点的那声残忍巨响过去，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如果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就好了，说不定还会庆幸只有自己逃出升天了。

环抱着自己的北田武也想不出什么来安慰男孩子，只能沉默地祈求着奇迹发生。

直到刚刚入夜的时候将桌上的东西尽数抖到地上的巨大震动也将三人从压抑着的绝望中挣脱出来。

最开始以为是地震的碓真嗣反应过来这里不是日本之后猛得惊慌起来。直到北田看了表之后对他说：“放心，才9点20。”

接连而来的类似巨大烟火爆破的声音让三人都处于一种惊弓之鸟的状态。透过厚重窗帘射进室内的时暗时亮的光线照得每个人的脸都很苍白。

很快，有人撞开房门，一边推着他们几个出去，一边和看守的人说着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干了什么？”就在近处还有射过来的流弹，天空中弥漫着的硝烟让人睁不开眼睛，远处有大火汹涌地燃烧着。直到被推进一辆越野车上，翻译才红着眼睛冲他们吼道：“现在你们满意了吧，是联盟军的突袭。”

突袭在碓真嗣的意识中，就是空手道的时候从背后攻击。就是使徒来袭的时候 MAGI 没有侦查到。而不是现在这样，到处都弥漫着让人作呕的死亡的气息。

“不过非常抱歉，他们的炮弹也是正中俘虏区。”翻译咬着牙说：“倒是给我们省了火药的钱呐。”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他们先上手为强，毁掉了拦在自己面前的阻碍。”

轰隆隆地类似打雷的声音让真嗣听不清他们接下来说的话。他只是非常非常想念 EVA 初号机，他现在只想驾驶它，毁掉正在自己耳边嗡嗡讲着话的这些人，毁掉那些可以发射炮弹的坦克和轰炸机，毁掉所有让自己发疯的所谓人类。然后，他突然将脸埋在自己的膝盖上方。结果眼泪却怎么也出不来。泪腺的地方生疼生疼的，像是长在眼睛里的两根刺。怀着这个想法的自己，又和他们有什么两样呢？

第二天凌晨他们被转移到另一处战线后方的据点。有点暗黄的白衬衫，并不十分贴身，有点大，低口的靴子。

他半蹲在土坡上，从残旧的铁丝网看向另一边，同样的荒芜。

战争很残酷，而他所从事的是另一种形式的残酷，天真的少年在硝烟中走失了，或者是死掉了。一个炸弹还可以足够炸死一个孩子幻想世界。在这里，没错，他根本不能阻止战争或者治疗伤病。什么也做不到。想到这里，碇真嗣笑了笑。

腿有点麻了，那些陌生的大人不喜欢他在这里待太久，于是起身，想抖掉鞋面上的黄土，这样做结果却是扬起了更多的土黄，因为鲜血让一棵草都冒不了芽。

一不小心，那只宽大的不合脚的靴子脱离了左脚。慢动作式地翻滚。倾滑到了土丘底部，左脚尴尬地露在外面，没穿袜子。

那双滚落下去的靴子染了一身黄泥，被一个看上去和他差不多大的黑发孩子捡了去。与其说捡，不如说是抢来的合适，因为还有另外几个虎视眈眈者。

附近站哨的士兵赶了过去，跑了一小段路才扯住那个逃奔的孩子。理所当然地被打了，他原本想叫“住手”的，可是张开口，干燥的风让他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少年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表情，什么动作，当那个士兵把靴子提过来时。然后，士兵把靴

子大致擦拭了一番，蹲下去放在真嗣脚边，抬头等着他将脚放进被他撑开的鞋子里。

裹着热浪的风吹进眼睛里，胸口堵着的什么东西像是被点燃了导火索一般化成了珍贵的水滑落下来。

碇真嗣把眼泪压在眼眶里的努力彻底失败，干燥的面颊上趟过一股滚烫。从鼻腔到口腔到胸腔满满地盛着无处宣泄的情绪。

在草木稀少的这个地方，砸落下来的水滴迅速渗进沙质土壤中，不留痕迹。

这是碇真嗣流下的最后一滴眼泪。

The end

Vertical line of text,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chapter indicator.

